

歐陽文忠公文集

一



歐陽文忠
公全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
館縮印元刊本

歐陽文忠公文集總目

居士集五十卷

卷第一 文集一

古詩三十八首

卷第二 文集二

古詩二十首

卷第三 文集三

古詩三十一首

卷第四 文集四

古詩二十四首

卷第五 文集五

古詩一十八首

卷第六 文集六

古詩二十五首

卷第七 文集七

古詩二十二首

卷第八 文集八

古詩二十一首

卷第九 文集九

古詩三十首

卷第十 文集十

律詩六十首

卷第十一 文集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卷第十二 文集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卷第十三 文集十三

律詩五十五首

卷第十四 文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卷第十五 文集十五

賦五首

卷第十六 文集十六

論三首

卷第十七 文集十七

論六首

卷第十八 文集十八

經旨十一首

卷第十九 文集十九

詔冊七首

辯一首

卷第二十 文集二十

神道碑銘三首

卷第二十一 文集二十一

神道碑銘四首

卷第二十二 文集二十二

神道碑銘二首

卷第二十三 文集二十三

神道碑銘二首

卷第二十四 文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卷第二十五 文集二十五

墓表六首

卷第二十六 文集二十六

墓誌銘四首

卷第二十七 文集二十七

墓誌銘五首

卷第二十八 文集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第二十九 文集二十九

墓誌銘六首

卷第三十 文集三十

墓誌銘四首

卷第三十一 文集三十一

墓誌銘五首

卷第三十二 文集三十二

墓誌銘三首

卷第三十三 文集三十三

墓誌銘四首

卷第三十四 文集三十四

墓誌銘五首

卷第三十五 文集三十五

墓誌銘三首 墓碣一首

卷第三十六 文集三十六

墓誌銘七首 墓碣一首

卷第三十七 文集三十七

墓誌銘一十七首

卷第三十八 文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卷第三十九 文集三十九

記十首

卷第四十 文集四十

記八首

卷第四十一 文集四十一

序七首

卷第四十二 文集四十二

序九首

卷第四十三 文集四十三

序七首

卷第四十四 文集四十四

序六首

卷第四十五 文集四十五

通進司上書一首

卷第四十六 文集四十六

準詔言事上書一首

卷第四十七 文集四十七

與人書八首

卷第四十八 文集四十八

策問十二首

卷第四十九 文集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卷第五十 文集五十

祭文十七首

外集二十五卷

卷第一 文集五十一

樂府七首 古詩四十首

卷第二 文集五十二

古詩二十七首

卷第三 文集五十三

古詩三十首

卷第四 文集五十四

古詩三十七首 聯句三首

卷第五 文集五十五

律詩五十八首

卷第六 文集五十六

律詩七十三首

卷第七 文集五十七

律詩七十首

卷第八 文集五十八

古賦四首

頌一首 辭二首 贊一首

章一首

卷第九

文集五十九

論一十一首

辨二首

卷第十

文集六十

經旨一十三首

卷第十一

文集六十一

神道碑銘一首

墓誌銘六首

卷第十二

文集六十二

墓誌銘六首

石槨銘一首

墓表一首

卷第十三

文集六十三

記二十首

卷第十四

文集六十四

序一十二首

卷第十五

文集六十五

序七首

傳一首

卷第十六

文集六十六

書八首

卷第十七

文集六十七

書一十一首

卷第十八

文集六十八

書一十二首

卷第十九

文集六十九

書一十四首

卷第二十

文集七十

策問五首

論議一首

齋文一首

祭文六首

卷第二十一

文集七十一

歐陽氏譜圖

卷第二十二

文集七十二

硯譜

牡丹記

卷第二十三

文集七十三

雜文二十七首

卷第二十四

文集七十四

近體賦一十三首

官題詩二首

卷第二十五

文集七十五

論三首

策八首

易童子問三卷

卷第一

文集七十六

問答二十一章

卷第二

問答一十五章

文集七十七

卷第三

問答一章

文集七十八

外制集三卷

卷第一

敕二首

文集七十九

卷第二

制五十首

文集八十

卷第三

制五十首 拾遺一十五首附

文集八十一

內制集八卷

卷第一

詔七首

文集八十二

敕書二首

國書二首

口宣一十五首

批答一首

青詞七首

春帖子詞二十首

齋文三首

密詞一首

功德疏右語一首

祝文五首

卷第二

文集八十三

制一首

詔四首

敕書一首

批答五首

口宣一十五首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

上梁文一首

青詞九首

密詞一首

齋文四首

祭文四首

卷第三

文集八十四

制一首

詔三首

國書四首

敕書四首

御札一首

口宣一十七首

表一首

青詞六首

密詞一首

齋文三首

祝文二首

祭文四首

功德疏右語一首

卷第四

文集八十五

制一首

詔八首

詔敕四首

敕書七首

批答二首

口宣一十三首

青詞五首

密詞二首

齋文一首

卷第五

文集八十六

詔八首

詔教三首

國書三首

敕書二首

批答一首

口宣一十三首

青詞三首

密詞二首

默表一首

齋文一首

祝文三首

卷第六

文集八十七

制四首

詔一十一首

國書二首

批答六首

口宣五首

端午帖子二十首

青詞六首

密詞三首

表六首

默表一首

冊文三首

卷第七

文集八十八

制二首

詔一十首

國書二首

敕書四首

批答三首

口宣七首

青詞六首

齋文二首

祝文四首

功德疏語五首

內中御侍賀節詞語二首

卷第八

文集八十九

制三首

詔一十二首

敕書八首

批答六首

口宣二首

表三首

密詞一首

齋文二首

祝文一首

祭文三首

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

卷第一

文集九十

表一十八首

狀五首

劄子一首

卷第二

文集九十一

表九首

狀一十二首

劄子九首

卷第三

文集九十二

表一十三首

劄子一十首

卷第四

文集九十三

表一十一首

狀一首

劄子二十首

御札二首附

卷第五

文集九十四

表一十二首

狀三首

劄子一十五首

卷第六

文集九十五

書二首

啓三十六首

卷第七

文集九十六

書三十二首

啓七首

奏議集十八卷

卷第一

文集九十七

劄子六首

狀四首

卷第二

文集九十八

劄子九首

卷第三

文集九十九

劄子六首

狀三首

卷第四

文集一百

劄子十首

狀一首

卷第五

文集一百一

劄子八首

卷第六

文集一百二

劄子九首

狀一首

卷第七

文集一百三

劄子十首

卷第八

文集一百四

劄子十首

狀一首

卷第九

文集一百五

劄子十首

卷第十

文集一百六

劄子六首

狀一首

卷第十一

文集一百七

狀四首

卷第十二

文集一百八

劄子四首

狀二首

書一首

卷第十三

文集一百九

劄子二首

狀三首

卷第十四

文集一百十

疏一首

狀五首

劄子六首

卷第十五

文集一百十一

劄子十一首

疏一首

書一首

卷第十六

文集一百十二

狀九首

劄子三首

卷第十七

文集一百十三

劄子八首

卷第十八

文集一百十四

劄子六首

狀一首

雜著述一十九卷

卷第一

文集一百十五

河東奏草上

卷第二

文集一百十六

河東奏草下

卷第三

文集一百十七

河北奏草上

卷第四

文集一百十八

河北奏草下

卷第五

文集一百十九

奏事錄

卷第六

文集一百二十

濮議一

卷第七

文集一百二十一

濮議二

卷第八

文集一百二十二

濮議三

卷第九

文集一百二十三

濮議四

卷第十

文集一百二十四

崇文總目敘釋

卷第十一

文集一百二十五

于役志

卷第十二

文集一百二十六

歸田錄上

卷第十三

文集一百二十七

歸田錄下

卷第十四

文集一百二十八

詩話

卷第十五

文集一百二十九

筆說

卷第十六

文集一百三十

試筆

卷第十七

文集一百三十一

長短句一

卷第十八

長短句二

卷第十九

長短句三

集古錄跋尾一十卷

卷第一

周

前漢

卷第二

後漢

卷第三

後漢

卷第四

魏

晉

齊

梁

後魏

北齊

文集一百三十二

文集一百三十三

文集一百三十四

秦

後漢

文集一百三十五

文集一百三十六

文集一百三十七

吳

宋

南齊

陳

東魏

後周

卷第五

隋

卷第六

唐

卷第七

唐

卷第八

唐

卷第九

唐

卷第十

唐

書簡一十卷

卷第十一

五十一首

卷第十二

五十六首

卷第十三

四十八首

卷第十四

文集一百三十八

唐

文集一百三十九

文集一百四十

文集一百四十一

文集一百四十二

文集一百四十三

五代

文集一百四十四

文集一百四十五

文集一百四十六

文集一百四十七

四十一首

卷第五

文集一百四十八

六十二首

卷第六

文集一百四十九

四十五首

卷第七

文集一百五十

四十四首

卷第八

文集一百五十一

三十三首

卷第九

文集一百五十二

四十九首

卷第十

文集一百五十三

二十三首

附錄五卷

卷第一

祭文

行狀

諡誌

卷第二

墓誌銘

神道碑

卷第三

傳

卷第四

傳

卷第五

事迹

中丞先生景



像讚

賢矣文忠直道大節起龜起瓊既明且哲陸韜論韓愈文

韋李杜歌詩云無不長當世大儒艷家之元

穎與無靈蚌无澆靈昭祭政通何勞鍾蘆藏祭望之希世一

遷萬斯方書逢坡益注

宋李端叔

惟我昭陵云乃得升无下無勿國有魏云三乃得容不勿以

忠風沒既散高山獸見小人是嘆答賢在是靈論厭此間某

百世

宋晁悅之

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

真宗景德四年丁未

是歲皇考鄭國公薨為綿州軍事推官六月二十

一日寅時公生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是歲鄭公終於泰州軍事判官公叔父暉時任隨

州推官因卜居焉公母夫人鄭氏年方二十九携

公往依之遂家于隨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公書字

稍長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為詩叔父後歷閬州推

官江陵府學書記仕至二千石終都官員外郎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是歲葬鄭公于吉州吉水縣瀧岡其後至和元年

思鎮置永豐縣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公年十歲在隨家益貧借書抄誦州南大姓李氏子好學公多遊其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為詩賦下筆如成人都官曰奇童也它日必有重名

天禧元年丁巳

天禧二年戊午

天禧三年己未

天禧四年庚申

天禧五年辛酉

軋興元年壬戌

二月仁宗即位

天聖元年癸亥

是歲公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略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地鬪而外地傷新鬼大而故鬼

小人已傳誦坐賦逸官韻黜

天聖二年甲子

天聖三年乙丑

天聖四年丙寅

公年二十自隨州薦名禮部

天聖五年丁卯

是春試禮部不中

天聖六年戊辰

是歲公携文謁胥學士僅於漢陽胥公大奇之留置門下冬携公泛江如京師

天聖七年己巳

是春公從胥公在京師試國子監為第一補廣文館生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

天聖八年庚午

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公珠知貢舉公復為第一三月御試崇政殿公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授將

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士歐陽某右可持授稱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於仲商來年二月滿闕俟見任官以限滿日即得赴任教前辦貢進士郭景先等咸特以郭舉踐于貢闈為親校於藝文俾各升於科級任宜思勗勵無瀆乃官可依前件

天聖九年辛未

三月公至西京錢文僖公推演為留守幕府多名士與尹洙師魯梅堯臣聖俞尤善日為古文歌詩

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初胥公許以女妻公是歲親迎于東武

明道元年壬申

議事飛章第揚風木命為朝論至簡朕心宜速宜
賜往參謀列爾其勳乃節行賜于忠誠姑務整
詳之錄數陳而亡提宜宜持庸廣之計優選以
自安勉膺寵光式遵明初可休前行附錄

月至京九月戊辰賜緋衣銀魚己巳同詳定國朝
勳臣名次丙戌同修三朝典故十月戊申擢同修
起居注十二月己亥召試知制誥公辭辛丑有旨

不試直以右正言知制誥仍供諫職附錄勳命裁成

典諸號令風布為法宜度所以炳煥堂業附錄賢
著匪我俊又曷胥是選宜德即守太常丞充集賢
校理同修起居注知制誥事朝都尉賜緋魚袋
陽某高才敏識照於當世特立不倚拔乎其倫秉
心抑中履遺吏坦學端陸詞皆體遠慮不及私評
而自抱藥書林替筆端陸詞皆體遠慮不及私評
之代言必能復古用進七人之列遂參曰藥之嚴
宜惟序陰斷自余志其於發揮藻潤之業坦明嚴
厚之體皆修起居注知制誥事散官勳賜如故

丁未同詳定編勅是月立春祭西太一宮為獻

官尋例賜紫章服

慶曆四年甲申

三月庚午兼判登聞檢院四月乙未押伴契丹賀

生衣人使御筵於都亭驛己亥命公使河東計度

廢麟州及盜鑄鐵錢并替課虧額利宮七月還京

師八月甲午保州軍叛契丹聲言討西夏癸卯除

公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附錄宣德
言知制誥駢都尉賜紫金魚袋歐陽某右可特授
休前行右正言充龍圖閣直學士河北諸州水陸

許路都轉運按察使兼西路管田都大勳置七
守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知兗州輕車都尉賜紫
金魚袋梁道等四方有專才者當為國家馳騁夫
自夏人列得無同我此憂者陳爾等並以其名器
侍從近列得無同我此憂者陳爾等並以其名器
蓋備時英俊為用也三城西洛切之禁延山北道
之吹喉河朝委翰事任三城西洛切之禁延山北道
皆方面之要官朝廷所屬意處也各遷近職于蕃
望可依前件附錄九月三朝典故成書以公

常預編纂賜詔獎諭十一月南郊恩進階朝散大

夫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附錄初三年而

不難考據我吾左右近者宜乎首被數澤者矣以爾
正言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宣德郎行無
畏避艱辭輸於西掖董獻與於北道而能計國用
詳成百禮具有可其中講舊典專用指紳所推今嚴
品增之封邑以均禮社以對勳蓋以永朝家之休
士河都轉運按察使特封作都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數賜如故

仍改朝謝附錄

慶曆五年乙酉

是春莫定帥田況移秦州公權府事者三月時二

府社正獻范文正韓忠獻富文忠公以黨論相繼

去公上書辨之小人素已憾公會公孤甥張氏犯

法諫官錢明逸因以財產事及公下開封鞠治府

尹揚日嚴觀望傳會上命戶部判官蘇安世入內

供奉官王昭明監勘得無他八月甲戌猶落龍圖

閣直學士罷都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

知夫賞不遺功罰不阿近有邦之彛典也河北

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右正

陽陽某博學通曉國子監丞五百戶賜金紫

而乃不能以通事奉使出非已族心勤於私

門連張氏之皆寡而由之奉使無所馳驅其

近侍先取深文止除是間之名運序右垣之

聞直學士特授休行右正言知制誥散官龍圖

勳如故仍就差知滁州軍州兼管內十月甲戌至

郡是歲子奕生

慶曆六年丙戌 公年四十自號醉翁

慶曆七年丁亥 十二月以南郊恩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

邑三百戶 親考勅朕禮天事神以祈生民之佑尊

制誥騎都尉信都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賜金

魚袋殿陽某詞藻茂麗風韻俊爽委任諫垣

辭飲處屬修大祀俾洽蕃華國之文求勉致

邑封之數中外之寄待過無殊深體敷求勉致

封開國伯食邑三百戶散官賜如故仍放朝謝

是歲子棊生

慶曆八年戊子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外甲之勅求治道優延近著學惟何禁之行右

言制誥特推涇陽縣丞某智慮淹通文藻敏麗

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之班直予意而良

分北道世之奇務司方近便易良史之筆授之

俾官儀而致遠記言動者良史之筆授之

對寵靈可特授之榮委之良史之筆授之

散官兼管內提舉如故仍放朝謝二月庚寅至

皇祐元年己丑 正月丙午移知潁州二月丙子至郡樂西湖之勝

將卜居焉四月丙戌轉禮部郎中

右且進升外官秩亦足表待遇之意焉

擢伯居舍人知制誥兼知開國侯食邑五百戶

尚書朝臣諱之任屢以寮諤之言陳闕失朝奉

崇洽之學王洙由經籍開闢侍講外奇嚴助守

博洽之學王洙由經籍開闢侍講外奇嚴助守

久去用稱之宜見於品秩俾仍本朝之職

旗體益聰曰留滯詩曰心乎愛矣迨不謂夫

尚書朝臣諱之任屢以寮諤之言陳闕失朝奉

事皆內提舉如故仍放朝謝二月庚寅至

月辛未復龍圖閣直學士住籍同屬構之定朝

近

職之華所以冠名儒討治道我國俊特望上時惟
親亮之右安讓禁夫楊公議都林岐山治端開
子食大五百議禁夫金魚袋楊安知憲庫處穎川
而方不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金魚
上駟野尉信都尉開國伯食八百戶賜紫不
聖宣光外物之學峻屢條高行榮於信賜紫不
歷心弗忘嘉時運忠乃名承子茂興校身有外
朕讓大官給封賜如故仍放朝謝士依舊知是歲
前尚書禮部郎中充龍圖直學士依舊知是歲
穎州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士依舊知是歲

子辯生
皇祐二年庚寅
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已酉至
府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轉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

惟而物於開朕奉若尊其考欲以祀天緣考之意故
大讓禮備法物樂和八音必近之列方取股肱之郡
服辟群罔不家氣春言必近之列方取股肱之郡
天諫之福夫上騎不均以兩兆聖開國侯士朝邑一大
古諫之福夫上騎不均以兩兆聖開國侯士朝邑一大
國戶賜紫金魚袋曰况懷歲象彝博郎見強志以爾
信論權古忠正無私並為當世之宗精究百家之
術論權古忠正無私並為當世之宗精究百家之
以尊廟而賁令況合宮之師古欲立於朝延發門專
臺安馬之重德爾述職推吾老左省瑣闈之廉此
車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士依舊知是歲

歐陽文忠公文集 年譜

史部郎中休府充龍圖直學士加輕車都尉是歲約
都尉散官封賜如故仍放朝謝士依舊知是歲約
梅聖俞買田於穎

皇祐三年辛卯

皇祐四年壬辰

三月壬戌丁母夫人憂歸穎州四月起復舊官公

固辭八月許之

皇祐五年癸巳

八月自穎州護母喪歸葬吉州之瀧岡胥揚二夫

人祐焉是冬復至穎

至和元年甲午三月改元

五月服闋除舊官職赴闕

不及故先王設禮以為之制喪者不呼其門蓋為

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輕車都尉信都

章開國伯食八百戶賜紫金魚袋殿任自雁家

難歸伏閭里今祥禱南軍資然斯末文昌皆習淵

爾其稱武可持技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直學

士康官散官賜 六月癸巳朝京師乞郡不許七月

甲戌權判洺內銓會小人詐為公奏請洺內侍其

徒怨怒以胡宗堯不當改官事中公戊子出知同

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為公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鎮

一再枉言而參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

留公修書八月丙午沈拜相戊申詔公修唐書九

月辛酉遷翰林學士發號出令一日萬世其代子

言必資才皆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

郎中輕才皆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

金魚袋殿其言忠信行篤恭文參典謀心固全

石項在諫列以直諫盡規彌縫宸闕連登禁省以全

深諷大綱起國風出投易退有賢者之節又文

余即新外補朕嘉其難進易退有賢者之節又文

學舊老宜居業中是炳廷登玉堂典司翰墨代也

四反成曰傳人當使炳廷登玉堂典司翰墨代也

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中知制誥充

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中知制誥充

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中知制誥充

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中知制誥充

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中知制誥充

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中知制誥充

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中知制誥充

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中知制誥充

翰林學士散官勳封賜中知制誥充

留公七月戊午復領舊職八月辛丑假右諫議大

夫充賀契丹國母生辰使將持送仁宗御容會虜

主祖癸丑改充賀登位國信使十二月庚戌宿虜

界松山

嘉祐元年丙申九月改元

公年五十二月甲辰使還進北使語錄閏三月丁

亥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孟夏薦饗攝太尉行事五

月癸未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乙未免勾

當三班院六月甲子奉勅祈晴醴泉觀八月壬戌

知益州張方平除三司使甲子詔公權發遣三司

公事以俟其至而命李淑代知銀臺司乙亥車駕

詣景靈宮朝拜天興殿充贊導禮儀使又朝謁真

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太常卿九月辛卯大慶

殿行恭謝禮為贊引太常卿禮成加上輕車都尉

進封樂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而報豐雖人

之常臨至而禮簡事天之宜朕承先烈之玉基故

畏勤紹帝承先聖勞維我於昭降康四海萬靈

高質之享欽翼覆共陶範以薦合祐大禋示格于

祖考明靈降臨休應顯乎膺受福慶均有近始翰

至和二年乙未

三月同孫抃考試諸司寺監入吏六月己丑上書

論宰相陳執中已而乞外改翰林侍讀學士集賢

殿修撰出知蔡州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劉敞上疏

靈宮天興殿攝侍中捧盤取水十二月庚戌臘饗

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廟攝太尉行事

兼判一松閣秘書上親奉書尉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性資純良識用明采直道自奮至忠不回向自禁林尹正京邑推柳權幸寺獎善屢屢形表封爵至無所展惟此宗之益不可使遠外而煩劇之任宜有以均勞延登項開以備制門館其修服充輪馬士持龍圖閣事判中休前在制館司庫務仍舊刊修唐書是月學士授舉在京諸司庫務仍舊刊修唐書是月判判秘閣秘書者散官勳封賜如故

充御試進士詳定官賜御書善經二字四月丁卯奏告今冬太廟親行袷饗之禮癸酉孟夏薦饗並攝太尉行事丙子兼充群牧使六月甲申刪定景祐廣樂記九月丁酉奉勅祈晴相國寺十月壬申

車駕朝饗景靈宮癸酉袷饗太廟並攝侍中行事丁丑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戶

至重者美如大裕服祿率舊禮親朝祀事仲人以和祖考來格此皆辟公師士肅雍顯相之幼也福祿大夫給事中安職制誥充文信備撰圖脩唐書兼判秘閣秘書者兼充羣牧使上輕率都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性資純良識用明采直道自奮至忠不回向自禁林尹正京邑推柳權幸寺獎善屢屢形表封爵至無所展惟此宗之益不可使遠外而煩劇之任宜有以均勞延登項開以備制門館其修服充輪馬士持龍圖閣事判中休前在制館司庫務仍舊刊修唐書是月學士授舉在京諸司庫務仍舊刊修唐書是月判判秘閣秘書者散官勳封賜如故

嘉祐五年庚子 四月丁卯孟夏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七月戊戌

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

物嘗賦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與壞成敗之迹晦而不

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與壞成敗之迹晦而不

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與壞成敗之迹晦而不

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與壞成敗之迹晦而不

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與壞成敗之迹晦而不

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與壞成敗之迹晦而不

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與壞成敗之迹晦而不

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與壞成敗之迹晦而不

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與壞成敗之迹晦而不

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與壞成敗之迹晦而不

正奉大夫俸前尚書禮部侍郎來知政事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封食實封賜如故

十二月丙申上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至待制三

司副使以上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觀

三聖御書又幸寶文閣親飛白書分賜群臣公得

雙幅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寶王珪夾題八

字云嘉祐御札賜歐陽脩仍於絹尾書翰林學士

臣王珪奉聖旨題賜名又出御製觀書詩一首令

群臣屬和在公和篇遂宴羣玉殿庚子再召近臣及

三館臣僚赴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太宗真宗御集

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公金花牋字復燕羣

玉殿後數日公以狀進詩謝狀在四六集

按兩宴皆有賜書而實錄及范蜀公東齋記事

止載丙申有賜當時王岐公親奉詔為序亦不

及庚子再賜而實錄及序又不及館職預召惟

東齋記事言之公記陸子履家藏飛白字明言

羣玉殿所賜時子履任集賢校理與東齋記事

合但不知是日公得何字其為金花牋則無疑

然陳無己六一堂圖書詩乃云黃絹兩大字又

何也韓忠獻公謝詩云鸞拂宮綃舞胡文恭公

亦有謝御飛白扇子詩得非預坐者眾所賜或

不同耶實錄二十三日丙申二十七日庚子而

歧公存乃作戊申壬子不應差誤如此殆傳寫

訛可此公再觀書詩於金塗殿看揮毫又

是月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八年癸卯

二月乙亥奉勅充沈貴妃冊禮使行禮四月壬申

英宗即位甲戌奉勅書大行皇帝哀冊謚寶甲申

單恩轉戶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五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

勅朕受命先帝傳昇大寶如初踐阼居士民之上

與二三丞輔講求天下之理思慮之及宜先老成

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

事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

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氣清神深學足以飾

經治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

知政事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

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趙鼎性識遠言足以

濟成謀皆祀梓良材廟堂重器久列亮於大本方

以英君克弁之任無俾專美於前人所望焉

知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

事七月戊申押伴契丹祭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八月癸巳奉勅纂大行皇帝謚實其文曰神文聖
武明孝皇帝之實十月乙酉增修太廟成命告七
室十二月庚午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

亭驛

治平元年甲辰

四月甲午奉勅祈雨社稷閏五月戊辰特轉吏部
侍郎初先皇帝遣大臣于歐陽修等以

侍郎蓋惟是一二政事之巨輔朕不逮以

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杜國

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

歐陽素精誠顯於古今高名起於日月文之以禮

樂濟而定策之先為寡說之過差感疾疢之甚其

醫濟備至疊疊批麻苟非與在之良易見師成之

手在爾其夙夜茂勉左右期蹈用又我王家爾亦
有無窮之聞豈不任哉可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
封食實封如故

於都亭驛

治平二年乙巳

是春上表乞外不允四月辛丑景靈宮奉安仁宗
御容車駕行酌獻之禮攝侍中八月以大雨水再

乞避位不允九月辛酉提舉編纂太常禮書百卷
成詔名太常因革禮賜銀絹十一月庚午車駕朝

饗景靈宮幸未饗太廟壬申祀南郊攝司空行事
進階光祿大夫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

享熙寧文成臨臨閣而首均禮中區奉徽號而推
文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

事杜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
八百戶歐陽素精誠顯於古今高名起於日月文

以既開勞進文獻之崇嘗承祭未四之盛禮乃順
明命其賜承之可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

百戶功臣封食實封如故

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六十三月三日賜上巳宴時初頒明天曆適
值丁巳是月以言者指濮議為邪說力求去不允

七月癸酉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十二月癸未奉
教纂皇帝尊號實其文曰體乾膺曆文武廣孝皇

帝之寶乙巳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
驛

治平四年丁未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戊辰覃恩轉尚書左丞進階
特進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
謀同德佐理功臣於大柳惟觀先帝命許人定比

於四袖者言惟作之始宜首懸官之恩推忠恪謹
 任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等知政事
 上柱國歐陽某開國公食邑三千石食鹽三百石
 八柱國歐陽某開國公食邑三千石食鹽三百石
 體學通治象之原躬其兩明獎賜萬壽封
 爵深仰成履升庸於臺榭推尊庸於台榭封
 爵既嗣而籍之休賴巨壽而協恭方求小寇之功
 前宜賢業茂對寶微可待授封進封尚書左丞
 直學加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左丞
 直學加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左丞
 直學加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左丞

是月御史彭思永蔣之奇以飛語汙公上察其誣
 斥之公力求去三月壬申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

尚書知亳州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

惟圖之大臣此倚於內獨同體之朕朕懷雲之羽
 翼莫之重也至於辭隆自深則必徇其雅志而尊
 顯之蓋以病白均其勞遠也乃取守文之初而一
 顧老以病白均其勞遠也乃取守文之初而一
 退之節手推忠協謀同復佐理功臣持進行尚書
 左丞參知政事上柱國歐陽某開國公食邑三千
 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開國公食邑三千
 直名重當世士林師法錄恒權之相任贊師朝之
 全誠兩受頭凡之託聖聖新上之謙踐不可三朝出
 入八歲需頭凡之託聖聖新上之謙踐不可三朝出
 念確是用進職書殿增秩秩官授符于外乃分
 不聞奇寶勉備所無不云于離爾身在外乃分
 不在王室勉備所無不云于離爾身在外乃分
 書充翰文勉備所無不云于離爾身在外乃分
 崇仁胡歲功臣散官駐封食實封知故百員
 閏三月辛巳宣簽書駐泊公事陸辭乞便道過穎
 少留許之五月甲辰至亳六月戊申視事

熙寧元年戊申

是歲連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乙巳轉兵部尚書

改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

人之都也近世兩府出入為均逸九州之地非者德

士持運刑部尚書知亳州上柱國歐陽某開國公

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開國公

識遠益堅能守藩方早銳通威統乃速更奏封

臨海盛之區一過兵農急統足賴肅子近服無

功臣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仍秋謝符

九月丙申至青十一月丁亥郊祀恩加食邑五百

戶食實封二百戶

三元老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推恩行爵

持先行兵部尚書上柱國歐陽某開國公食邑三

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歐陽某開國公食邑三

三朝艱難之時實賴其力進退之節不崇於位

朕近鎮五帛勤王茲朕所以推神休而疏朝寵也

觀文殿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功臣

是歲築第於穎

熙寧二年己酉

三月內侍王延慶便道傳宣撫問仍賜香藥一銀

合又遞賜新校定前漢書以公嘗預判定也冬乞

壽州便私計不允
 熙寧三年庚戌
 四月壬申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

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

兵馬都總管河汾之一道國家規畫邊疆並建紳領惟

某道賢文章為時於武備謀猷忠虎預政與海其官

解於台司已再更於薛奇委達時梅爾雖樂守臣

安從任賢能朕豈忘於榮寐言遠大由方擇守臣

俾從任賢能朕豈忘於榮寐言遠大由方擇守臣

麗於舊勳節制諸成近胡之鎮守遠關惟可待實

德體太子宜徽南院陞至河東路經略安撫

檢校太子宜徽南院陞至河東路經略安撫

都總管功臣散官魚封故路兵馬公堅辭不受

一居士

熙寧四年辛亥

公在蔡累章告老六月甲子以觀文殿學士太子

少師致仕者其去就進退莫不有義與命而朝

廷優寵遇待不伏之禮意故也以兵部尚書上柱國

典義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以兵部尚書上柱國

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祿一千二

百歲以宜當世隆降秘近踐揚茲先王德義雖參

次大政乃能照天之命克勤王家均休外落年德

方茂而加安於義不能易爾志重以先帝顧命輔朕

躬躬勤勞問望願可以無解辭或是用度越常典

以善俗歸俾進東宮之師仍無或可持換太子少師

依前充觀文殿學士致仕功臣散官七月歸穎八

月將祀明堂詔赴闕陪位公上章乞免從之禮成

賜衣帶器幣牲餼

熙寧五年壬子

閏七月庚午公薨年六十六八月丁亥贈太子太

師初物大臣還官告老以高秩兩朝定策援立朝

之延所甚盛也別居年未至大政有兩朝定策援立朝

厚追榮故推誠保德崇仁胡歲功臣觀文殿學士

四連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百戶安郡開國公食邑

特洋靡之風以道總鎮流體榮一俗挺端亮職而將

桃官明辯而美奪志冲榮一俗挺端亮職而將

數任官老上在大義難盡其力故勳請所以未

惟長首舉以爲贈用子太師尚其有知

享此嘉命可持贈太子太師尚其有知

熙寧七年八月諡文忠諡議見附錄

熙寧八年九月乙酉葬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

元豐三年十二月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太尉初

以祀得獻于神維顯及幽並受多祉奉讓幣乾車

每射賜鮮魚袋歐陽發父皇任觀文殿學士太子

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更事任奮發冠為薛舉

以重德令名進參謙更事任奮發冠為薛舉

公忠簡於辰志出日逾遠賢聲不忘岳後昆命

朝持籍丁時慶資懸錫有加尚其管理膺此明命

元豐八年十一月贈太師追封康國公初宗祀之澤充塞

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充國公初宗祀之澤充塞

某弟適直即飛騎尉理故父任觀文殿學士太子

崇寧三年追封秦國公政和三年追封楚國公

以樂

少師致仕贈太師追封秦國公某名世之才出應
期運明於誠詞事樂而克享茲壽特贈
命或國重推不沒尚克享茲壽特贈
太師追封秦國公

文忠公年譜不一惟桐川薛齊誼廬孫謙益

曾三異三家為詳雖用舊例每歲列其著述考

文力之先後然篇章不容盡載次存寧免疑混

如公會孫建世以告勅宣劄為編年尚多差互

况餘人乎今參稽眾譜傍採史籍而取正於公

之文凡居士集外集各於目錄題所撰歲月而

闕其不可知者奏議表章之類則隨篇注之定

為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公所定

也故冥于首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問三

卷詩本義別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

啓四六集七卷奏議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

古錄跋尾十卷又次之書簡十卷終焉考公行

狀惟闕歸榮集一卷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

別有附錄五卷紀公德業此譜專敘出處詞簡

而事粗備覽者當自得之慶元二年二月十五

日郡人登仕郎胡柯謹記

居士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奉直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眾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揚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

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

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

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二字為固然而

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

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問其上上之人

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

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

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

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

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

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

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

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子以是知邪說

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眾人乎自漢以來

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棊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

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作三
年十二月是時
任翰林學士

不知其功一作不可納說
知其功
紛說

此非予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一作六一居士云蘇州重刻大觀本及眉州本皆無歐
陽子以下
十七字
作故此
有兩碑本其一六月作三
月其序作引蓋蘇公諱序

居士集目錄
卷第一



古詩

顏跖

猛虎

景祐三年

仙草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

明道元年

上山

石樓

伊川泛舟

步月

白傳墳

山槎

鴛鴦

魚鷹

伊川獨遊

同前

三遊洞

景祐四年

下牢溪

同前

蝦蟆碚

同前

黃牛峽祠

同前

千葉紅梨花 同前

金雞 同前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 同前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

寶元元年

贈杜默

康定元年

送呂夏卿

慶曆二年

憶山示聖俞

慶曆元年

送唐生

康定元年

送任處士歸太原

慶曆元年

聖俞會飲

慶曆元年

送胡學士

宿知湖州同前

哭曼卿

同前

送晏穎歸廬山

同前

送孔秀才遊河北

同前

送黎生下第還蜀

慶曆二年

古詩

送楊闢秀才

慶曆三年

送孔生再遊河北

慶曆二年

送慧勤歸餘杭

慶曆三年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同前

絳守居園池慶曆四年

晉祠同前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同前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同前

病中代書寄聖俞慶曆五年

鎮陽殘杏同前

班班林間鳩同前

暮春有感同前

洛陽牡丹圖慶曆二年

鎮陽讀書慶曆五年

留題鎮陽潭園同前

讀蟠桃詩寄子美同前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同前

白髮同前

永陽大雪同前

送章生東歸慶曆六年

卷第三

古詩

啼鳥慶曆六年

遊瑯琊山慶曆六年

讀徂徠集慶曆六年

大熱二首同前

幽谷泉同前

百子坑養龍同前

憎蚊同前

重讀徂徠集慶曆七年

汝癭答仲儀同前

滄浪亭同前

寶劍

秋晚凝翠亭慶曆六年

菱溪大石同前

送姜秀才遊蘇州寶元元年

送孫秀才慶曆六年

新霜二首同前

豐樂亭小飲慶曆七年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同前

秋懷二首寄聖俞同前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同前

拒霜花同前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 同前

瑯琊山六題 同前

歸雲洞

瑯琊谿

石屏路

班春亭

庶子泉

惠覺方丈

卷第四

古詩

贈無為軍李道士二首 慶曆七年

拜赦 慶曆七年

彈琴效賈島體

酬學詩僧惟晤

別後寄聖俞 慶曆七年

紫石屏歌 同前

聚星堂前紫薇花 皇祐二年

獲麟贈姚闢先輩 皇祐元年

喜雨 皇祐二年

飛蓋橋詠月 皇祐元年

竹間亭 皇祐二年

答呂公著見贈 皇祐元年

送榮陽魏主簿

青松贈林國華 慶曆八年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皇祐二年

橄欖

鸚鵡螺

食糟民

送焦千之 皇祐元年

伏日贈徐焦二生 同前

寄生槐 皇祐二年

韓公閱古堂 皇祐元年

永州萬石亭 同前

卷第五

古詩

答原父 皇祐二年

蟲鳴

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 皇祐二年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 同前

寄聖俞 同前

有馬示徐無黨 至和元年

天辰

再和聖俞見答 皇祐二年

感春雜言同前

廬山高贈劉中允漢歸南康 皇祐三年

送徐生之澠池至和元年

葛氏鼎

太白戲聖俞

邊戶

梅聖俞寄銀杏至和元年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

同前

述懷同前

和劉原父澄心紙至和二年

卷第六

古詩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至和二年

年二

書素屏同前

馬齒雪同前

風吹沙同前

重贈劉原父嘉祐元年

贈沈遵同前

答聖俞同前

感興五首同前

吳學士石屏歌同前

初食車螯同前

送裴如晦之吳江同前

盤車圖同前

答聖俞莫登樓嘉祐二年

答聖俞莫飲酒同前

思白兔雜言答梅公儀憶鶴之作同前

戲答聖俞同前

和梅龍圖公儀謝鵬同前

和聖俞感李花同前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同前

刑部看竹效孟郊體同前

卷第七

古詩

贈沈遵博士歌嘉祐二年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同前

送吳生南歸嘉祐五年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嘉祐二年

奉酬揚州劉舍人原父見寄 同前

西齋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呈聖俞 同前

於劉功曹家聽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

聖俞 同前

長句送子履學士赴宿州 同前

送公期得假歸絳 嘉祐三年

送宋次道學士赴太平州 同前

謝王尚書 奉正惠西京牡丹 同前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 同前

嘗新茶呈聖俞 同前

次韻再作 同前

樂郊詩 同前

洗兒歌 同前

鳴鳩 嘉祐四年

代鳩婦言 同前

看花呈子華內翰 同前

啼鳥 同前

和聖俞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 同前

答原父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

并簡聖俞之作 同前

卷第八

古詩

有贈端溪綠石枕蘄州竹簟呈原父聖俞 嘉祐四年

夜聞風聲有感呈原父聖俞 同前

答聖俞大雨見寄 嘉祐二年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嘉祐四年

清明風雨三日不出因書所見呈聖俞 同前

答原父見過寵示之作 嘉祐五年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嘉祐四年

依韻酬聖俞見贈之作 同前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 同前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 嘉祐三年

送刁紆推官歸潤州 嘉祐四年

夜坐彈琴有感呈聖俞

二月雪 嘉祐五年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嘉祐三年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嘉祐四年

盆池 同前

再和明妃曲 同前

奉送原父侍讀出守永興 嘉祐五年

哭聖俞 同前

卷第九

古詩

寄題劉義叟家園効聖俞體

西齋小飲贈別冲卿學士 嘉祐五年

答原父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同前

答梅公儀歸鴈亭長韻 嘉祐元年

寄題洛陽張少卿靜居堂 嘉祐六年

鬼車 同前

感二子 嘉祐二年

讀書 同前

鵬鴟詞 同前

初食雞頭有感 同前

雙井茶 同前

贈李士寧 治平四年

明妃小引

感事四首 熙寧元年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昇天檜 同前

憶焦陂 同前

贈許道人 同前

送龍茶與許道人 同前

馴鹿

留題齊州舜泉 熙寧元年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熙寧三年

朝少年惜花 熙寧二年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有感 熙寧二年

射生戶 熙寧二年

戲石唐山隱者 熙寧二年

卷第十

律詩

送王汲宰藍田 景祐元年

徽安門晚望

送孟都官知蜀州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 明道二年

逸老亭

廣愛寺

平黃學士鑑三首 明道元年

雨後獨行洛北 同前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 同前

智蟾上人遊南嶽 天聖九年

送左殿丞入蜀

秋郊曉行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僚友 明道元年

過緱氏縣作 同前

又行次作 同前

送梅秀才歸宣城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 明道二年

送謝學士歸闕 同前

河南王尉西齋 明道元年

張主簿東齋 同前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呈府中同僚 同前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寄希深聖俞

景祐元年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 同前

春晚同應之至普明寺小飲

黃河八韻寄聖俞 明道二年

和應之登廣愛寺閣寄聖俞 同前

晚過水北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景祐元年

寄西京張法曹 同前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 同前

朱家曲

行至樞澗作 景祐元年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同前

送賈推官赴絳州 景祐二年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同前

送威勝軍張判官 同前

送同年史襄之武功尉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景祐元年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 同前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 同前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 同前

送王尚恭隰州幕 同前

送王尚喆三原尉 同前

送餘姚陳寺丞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景祐元年

夏侯彥濟武陟尉 同前

遠山

宋宣獻公挽歌詞三首 康定元年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景祐三年

江行贈鴈同前

松門景祐四年

下牢津同前

龍溪同前

勞停驛同前

黃溪夜泊同前

望州坡景祐三年

卷第十一

律詩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景祐三年

冬至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同前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同前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同前

縣舍不種花因戲書景祐四年

至喜堂北軒手植楠木呈元珍表臣同前

戲答元珍同前

初晴獨遊東山寺同前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景祐三年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景祐四年

戲贈丁判官同前

寄梅聖俞同前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寶元元年

再至西都慶曆四年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同前

謝公挽詞三首康定元年

愁牛嶺

寄子山待制二絕慶曆五年

寄秦州田元均同前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同前

樂城遇風效韓孟聯句體同前

過中渡二首同前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同前

自勉慶曆五年

席上送劉都官同前

又寄劉都官

書王元之畫像側慶曆六年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同前

寄題宣城縣射亭同前

豐樂亭遊春三首慶曆七年

謝判官幽谷種花 同前 一云六年

畫眉鳥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慶曆七年

送張生 同前

田家

別滁 慶曆八年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同前

招許主客 同前

金鳳花

鷺鷥

野鵲

木芙蓉

樵者

詠雪 慶曆八年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 皇祐元年

穎州西湖種瑞蓮黃楊寄呂度支許主客 同前

三橋三首 同前

答通判呂公著 太傅 同前

祈雨曉過湖上 皇祐二年

卷第十二

律詩

送謝中舍二首 皇祐元年

酬張器判官泛溪

西園石榴盛開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 皇祐元年

夢中作

贈歐世英 皇祐元年

送楊君之任永康

上太傅杜相公二首 皇祐二年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同前

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風

雅可流傳因輒成 同前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 皇祐三年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 同前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同前

答杜相公寵示去恩堂詩 同前

答大傅相公見贈長韻 同前

借觀五老詩次韻為謝 同前

答杜相公惠詩 同前

答杜相公惠詩 同前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至和元年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至和二年

內直對月奉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同前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同前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馬上口占同前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至和元年

憶滁州幽谷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嘉祐元年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至和二年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同前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同前

送渭州王龍圖同前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

送鄆州李留後

子華俾直未滿遽出館伴遂當輪宿輒成嘉祐二年

禮部貢院閱進士就試同前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同前

再和同前

又和同前

憶鶴呈公儀同前

答王禹玉見贈同前

答王內翰范舍人同前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同前

小桃同前

戲書同前

春雪同前

和梅公儀嘗茶同前

和較藝書事同前

和公儀贈白鷗同前

再和同前

和聖俞春雨同前

出省有日書事同前

和較藝將軍同前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同前

和出省同前

卷第十三

律詩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嘉祐二年

和原父揚州六題同前

時會堂二首

春貢亭

竹西亭

崑丘臺

蒙谷

內直寄聖俞博士 至和二年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嘉祐二年

送沈學士康知常州 同前

聖俞監印南宮試卷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有感

蕪簡子華景仁 嘉祐三年

答聖俞歲日書事 嘉祐四年

夜聞春風有感寄子華長文景仁 同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同前

酬長文出城見示之句 同前

唐崇微公主手痕和韓內翰子華 同前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嘉祐五年

寄閣老劉舍人 同前

詳定幕次呈同舍 嘉祐四年

禁中見輕紅牡丹 同前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 同前

送襄陵令李君 同前

景靈宮致齋 同前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同

送王平甫下第 同前

對雪十韻 同前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 同前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嘉祐六年

應制賞花釣魚 同前

清明賜新火 同

明堂慶成 嘉祐七年

羣玉殿賜宴 同前

永昭陵挽詞三首 嘉祐八年

續作五首 同前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有感 同前

夜宿中書東閣 同前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 同前

早朝 治平元年

下直 同前

齋宮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有聞鶯詩寄原父有

感四首 同前

攝事齋宮偶書 同前

早朝感事 同

集禧謝雨同前

下直呈同行三公同前

東閣雨中同前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御容有感治平二年

卷第十四

律詩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治平二年

定力院七葉木同前

秋陰同前

秋懷同前

初寒同前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同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同前

聞潁州通判知郡唱和因以奉寄同前

南郊慶成同前

和昭文相公上巳賜宴治平三年

三日赴宴口占同前

讀楊端章安集同前

蘇主簿挽歌同前

寄題沙溪寶錫院嘉祐五年

宋司空挽詞治平三年

感事治平四年

永厚陵挽歌詞三首同前

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同前

送張職方知道州同前

再至汝陰三絕同前

郡齋書事寄子履同前

答子履見寄同前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同前

贈隱者同前

戲書示黎教授同前

書懷同前

渦河龍潭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熙寧元年

太清宮燒香同前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杖治平四年

答黎教授二首同前

寄許道人熙寧元年

酬扶溝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詩同前

晚發齊州道中二首同前

表海亭 同前

歲晚書事 同前

謁廟馬上有感 同前

毬場看山 同前

殘鴈 同前

歲暮書事 同前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同前

春晴書事 熙寧二年

遊石子澗 同前

讀易 同前

水磨亭子 同前

寄題相州榮歸堂 熙寧三年

畫錦堂 同前

觀魚軒 同前

狎鷗亭 同前

休逸臺 同前

青州書事 熙寧二年

留題南樓二絕 同前

答和王宣徽

答和呂侍讀 熙寧四年

答子履見寄之作 熙寧三年

謝景平挽詞 熙寧四年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同前

卷第十五

賦

黃楊樹子賦 景祐三年

鳴蟬賦 嘉祐元年

秋聲賦 嘉祐四年

病暑賦 同前

憎蒼蠅賦 治平三年

雜文

醉翁吟 嘉祐元年

山中之樂

雜說三首

卷第十六

論

正統論三首 康定元年

或問一首

卷第十七

論

本論二首 慶曆二年

朋黨論 慶曆四年

魏梁解論

為君難論二首 慶曆二年

卷第十八

經旨

易或問三首 景祐四年

明用一首 同前

春秋論三首 同前

春秋或問二首 同前

泰誓論 同前

縱囚論 康定元年

辯

怪竹辯 康定元年

卷第十九

詔冊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嘉祐八年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同前

賜大正宗司詔 治平元年

賜夏國詔書 治平元年

英宗遺制 治平四年

尊皇太后冊文 治平二年

卷第二十

神道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象 神道碑銘 寶元元年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文惠陳公堯佐 神道碑

銘 慶曆四年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仲淹 神道碑

銘 至和元年

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

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致堯 神道碑

銘 慶曆六年

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質 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冀國程公元白 神道碑

銘 至和二年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程公琳 神道碑銘 嘉祐四年

道碑銘 嘉祐四年

卷第二十二

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贈司空晏公神道碑銘 同前

卷第二十三

神道碑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武恭王公慈用神道

碑銘 嘉祐三年

工部尚書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治平四年

卷第二十四

墓表

石曼卿 延年墓表 慶曆元年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 仲芳墓表 寶元元年

內殿崇班薛君 塾墓表 慶曆元年

連處士 舜賓墓表 慶曆八年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 谷墓表 至和一年

龍武將軍薛君 睦墓表 至和元年

永春縣令歐君 慶墓表 天聖元年

河南府司錄張君 汝士墓表 嘉祐二年

卷第二十五

墓表

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 冶墓表 至和二年

太常博士周君 堯卿墓表 皇祐五年

左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 拱墓表 嘉祐四年

胡先生 瑗墓表 嘉祐六年

瀧岡阡表 熙寧三年

集賢校理丁君 寶臣墓表 熙寧元年

卷第二十六

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尹公 仲宣墓誌銘 寶元元年

知制誥謝公 絳墓誌銘 康定元年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薛公 奎墓誌銘 元

度支員外郎張君 思墓誌銘 嘉祐四年

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 詢墓誌銘 慶曆二年

都官員外郎歐陽公 晞墓誌銘 慶曆四年

向容縣令贈兵部員外郎王公 代恕墓誌銘 同

張子野 先墓誌銘 康定元年

孫明復 復墓誌銘 嘉祐二年

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墓誌銘

蔡君山高墓誌銘慶曆三年

黃夢升注墓誌銘同前

大理寺丞狄君栗墓誌銘慶曆五年

薛質夫直孺墓誌銘實元二年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士元墓誌銘慶曆八年

尹師魯洙墓誌銘同前

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主客郎中劉君立之墓誌銘皇祐二年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偕墓誌銘皇祐三年

年三

供備庫副使楊君琪墓誌銘皇祐三年

太子中舍王君汲墓誌銘康定元年

工部郎中歐陽君載墓誌銘嘉祐二年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德谷墓誌銘同前

卷第三十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

錫墓誌銘皇祐元年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杞墓誌銘至和二年

比部員外郎陳君漢卿墓誌銘至和二年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文簡程公

琳墓誌銘嘉祐二年

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衍墓誌銘嘉祐二年

太常博士尹君深墓誌銘至和元年

太子中舍梅君讓墓誌銘皇祐元年

湖州長史蘇君舜欽墓誌銘嘉祐元年

翰林侍讀學士王公洙墓誌銘嘉祐二年

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

亮臣墓誌銘嘉祐四年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

公有墓誌銘同前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懿墓誌銘嘉祐五年

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尚書工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 許公元墓誌銘嘉祐

年二

尚書刑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 孫公甫墓誌銘嘉祐

年五

梅聖俞堯臣墓誌銘嘉祐六年

江鄰幾休復墓誌銘同前

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尚書駕部員外郎 致仕 薛君長孺墓誌銘治平三年

國子博士 薛君良孺墓誌銘同前

徂徠石先生介墓誌銘治平二年

文安縣主簿 蘇君洵墓誌銘治平四年

贈太子太傅 胡公宿墓誌銘同前

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

永州軍事判官 鄭君平墓誌銘慶曆四年

端明殿學士 蔡公襄墓誌銘熙寧元年

集賢院學士 劉公融墓誌銘熙寧二年

零陵縣令 贈都官員外郎 吳君舉墓碣銘嘉祐三年

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

南陽縣君 謝氏墓誌銘慶曆五年

萬壽縣君 徐氏墓誌銘同前

長沙縣君 胡氏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 李氏墓誌銘慶曆八年

廣平郡太君 張氏墓誌銘嘉祐元年

渤海縣君 高氏墓碣同前

北海郡君 王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長安郡太君 盧氏墓誌銘治平四年

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

皇從姪 衛州防禦使 遂國公宗頴墓誌銘嘉祐五年

皇從姪 筠州團練使 安陸侯宗訥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 右領軍 衛大將軍 博平侯世融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 康州刺史 高密侯宗師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 右監門衛將軍 廣平侯宗沔墓誌銘同前

皇從姪 右監門衛將軍世衡墓誌銘同前

皇從孫 右屯衛大將軍 武當侯世宣墓誌銘同前

安陸侯夫人 長樂郡君 賈氏墓誌銘同前

雍國太夫人 馮氏墓誌銘同前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同前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同前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同前

卷第三十八
行狀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壽行狀寶元二年

司封員外郎許公遜行狀同前

卷第三十九
記

泗州先春亭記景祐三年

夷陵縣至喜堂記同前

峽州至喜亭記景祐四年

御書閣記慶曆二年

畫舫齋記慶曆二年

王彥章畫像記慶曆三年

穀城縣夫子廟記寶元元年

吉州學記慶曆四年

豐樂亭記慶曆六年

卷第四十
記

醉翁亭記慶曆七年

菱谿石記慶曆六年

海陵許氏南園記慶曆八年

真州東園記皇祐三年

浮槎山水記嘉祐二年

有美堂記嘉祐四年

畫錦堂記治平二年

仁宗御飛白記治平四年

卷第四十一
序

峴山亭記熙寧三年

章望之字序慶曆三年

秘演詩集序慶曆二年

惟儼文集序慶曆元年

詩譜後序熙寧三年

集古錄日序 嘉祐七年

蘇氏文集序 皇祐三年

鄭荀改名序

卷第四十二

序

韻總序

送揚真序 慶曆七年

送曾鞏序 慶曆二年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景祐四年

謝氏詩序 同前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慶曆二年

送王陶序

孫子後序

梅聖俞詩集序 慶曆六年

卷第四十三

序

送宋秘丞歸太學序 皇祐元年

送徐無黨南歸序 至和元年

廖氏文集序 至和二年

外制集序 慶曆五年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

內制集序 嘉祐六年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卷第四十四

序

思穎詩後序 治平三年

歸田錄序 治平四年

仲氏文集序 熙寧元年

續思穎詩序 熙寧三年

江鄰幾文集序 熙寧三年

薛簡肅公文集序 熙寧四年

傳

六一居士傳 熙寧三年

卷第四十五

書

通進司上書 康定元年

卷第四十六

書

準詔言事上書 慶曆二年

卷第四十七

書

答陝西安撫范龍圖辭辟命書康定元年

答李誦書二首

與荆南樂秀才書景祐四年

答吳充秀才書康定元年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景祐二年

與曾鞏論氏族書慶曆六年

答宋成書至和二年

卷第四十八

策問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慶曆二年

問進士策三首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嘉祐二年

問進士策四首

卷第四十九

祭文

求雨祭文寶元元年

求雨祭漢景帝文同前

祭桓侯文景祐四年

北嶽廟賽雨祭文慶曆五年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慶曆七年

又祭城隍神文同前

祈晴祭城隍神文同前

又祭漢高祖文同前

祈雨祭漢高祖文同前

漢高祖廟賽雨文同前

祈雨祭張龍公文皇祐二年

祭薛尚書文寶元元年

祭謝希傑文康定元年

祭薛質夫文

祭叔父文慶曆四年

祭尹子漸文慶曆五年

祭尹師魯文慶曆八年

祭蘇子美文同前

祭鄭宣徽文

皇考焚黃祭文

卷第五十

祭文

祭程相公文嘉祐元年

祭資政范公文 皇祐四年

祭杜祁公文 嘉祐二年

祭吳尚書文 嘉祐三年

祭梅聖俞文 嘉祐五年

焚黃祭文三首 嘉祐七年

祭宋侍中文 治平二年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治平四年

祭石曼卿文 治平四年

祭胡太傅文 同前

祭劉給事文 熙寧元年

祭丁學士文 治平四年

祭吳大資文 嘉祐三年

祭蔡端明文 治平四年

青州求晴祭文 熙寧二年

居士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

古詩三十八首

顏跖

顏回飲水陋巷卧曲肱盜跖獸人肝九州恣橫行
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
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
思其生所得豺犬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
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一作如
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量誰
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猛虎

猛虎白日行心開貌揚揚當路擇人肉熊一作豬不
形相頭垂尾不掉百獸自然降暗禍發所忽有機埋
路傍徐行自路之機翻天穿腸怒吼震林立瓦落兒
墮床已死不敢近目睛射餘光虎勇一作恃其外爪
牙利鉤鋸人形雖羸弱智巧一作乃中藏恃外可推
折藏中難測量英心多決烈自信不猜防老狐足姦
計安居一作穴垣墻窮冬聽冰渡思慮豈不長引身
入扱中將死猶跳踉狐姦固堪笑虎猛誠可傷

仙草

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况無文
嗟爾得從誰不辨偽與真持行入都市自謂術通神
白日攫黃金磊落揀奇珍旁人掩口笑縱汝暫權忻
汝方矜所得謂世盡盲昏非人不見汝乃汝不見人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

上山

躡蹻上高山探險慕幽賞初驚澗芳早忽望巖扉敞
林窮路已迷但逐樵歌響

下山

行歌翠微裏共下山前路千峯返照外一鳥投巖去
渡口晚無人繫舸芳洲樹

石樓

高灘復下灘風急刺舟難不及樓中客徘徊川上山
一作山上夕陽洲渚遠唯見白鷗翻

上方閣

聞鍾渡一作寒水共步尋雲嶂還隨孤鳥下却望層
林上清梵遠猶聞日暮空一作山響

伊川泛舟

春谿漸生溜演漾迴舟小沙禽獨避人飛去青林杪
宿廣化寺

橫槎渡深澗坡露採香薇
樵歌雜梵響共向松林歸
日落寒山慘浮雲隨客衣

自菩提步月歸廣化寺

春巖瀑泉響夜久山已寂
明月淨松林千峯同一色

八節灘

亂石瀉湍流跳波濺如雪
往來川上人一作寒川上朝暮
愁灘闊更待浮雲散孤舟弄明月

白傅墳

芳荃真蘭酌共弔松林裏
溪口望山椒但見浮雲起

晚登菩提上方

野色混晴嵐蒼茫辨煙樹
行人下山道猶向都門去

山槎

古木卧山骨危根老盤石
山中苦霜霰歲久無春色
不如崑下桂開花獨留客

石笋

巨石何亭亭孤生此巖側
白雲與翠霧誰見琅玕色
惟應山鳥飛百轉時來息

鴛鴦

畫舫一作船鳴兩槳日暮芳洲路
泛泛風波鳥雙雙弄
紋羽愛之欲移舟漸近還飛去

魚漁一作畧

春水弄春沙蕩漾流不極
筇筓苦難滿終日沙頭客
向暮卷空罾棹歌菱浦北

魚鷹

日色弄晴一作清川時時錦鱗躍
輕飛若下韞豈畏風
難惡人歸晚渚靜獨傍漁舟落

伊川獨遊

東郊漸微綠驅馬竹獨往
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響
身閑愛物外趣遠諧心賞
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

三遊洞

漾槎沂清川捨舟緣翠嶺
探奇冒層峻因以窮人境
弄舟一作舟終日愛雲山徒見青
蒼杳靄間誰知一室

煙霞

煙霞裏乳竇雲腴凝石髓
蒼崖一徑橫查渡翠壁千
尋當戶起昔人心賞為誰
留人去山阿跡更幽青蘿

綠桂

綠桂何岑寂山鳥嘒嘒不
驚客公鳴澗底自生風月
出林間來照席仙境難尋
復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

惟應

惟應洞口春花落流出巖
前百丈谿即下平溪也
隔谷聞溪聲尋溪度橫嶺
清流涵白石靜見千峯影

巖花無時歇翠栢鬱何整安能懸潺湲俯仰弄雲景

蝦蟇磬吟字叔佩作

石溜吐陰崖泉聲滿空谷能邀弄泉客繫舸留巖腹
陰精分月窟水味標茶錄共約試春芽槍旗幾時綠

黃牛峽一峽字本無祠

大川雖有神神靈一作因淫祀亦其本一作風俗石馬繫祠門

山鷄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

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

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

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一作

然行見黃牛徒使行一作誰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

猶見不是黃牛難一作滯容舟牛語曰朝一暮黃牛如故

言江不能過也

千葉紅梨花峽州署中舊有此花前無賞者

如那朱郎中始加欄檻命坐客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

折一日千帀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

節異愁煙苦霧少芳菲野卉蠻花鬪紅紫可憐此樹

生此處高枝絕一作紅艷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

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真賞今纔過使君

風輕絳雪罽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產天
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騫為漢使辛勤西域徒
榴花

金雞五言十四韻

蠻荆鮮人秀厥美為物恠禽鳥得之多山雞稟其粹

衆綵爛成文真色不可繪仙衣霓紛披女錦花綵縹

輝華日先亂眩轉目睛億高田啄秋粟下澗飲寒瀨

清啖或相呼舞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掛

及禍誠有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志斷尾亦前戒

不羣世所驚甚美衆之害稻梁雖云厚樊紲豈為泰

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鍛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為誠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寺在臨江一山對

江上孤峯蔽綠蘿樓終日對巖峩叢林已廢姜祠

在事迹難尋楚語訛亦有姜詩泉一泓詩與漢人疑泉

此不在空餘一派寒巖側澄碧泓涵玉色野僧豈解

惜清泉蠻俗那知為勝迹西陵老縣一作今好尋幽時

共登臨向此遊歌危一逕穿林樾盤石蒼苔留客歇

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栢巖松度歲歲青谷裏花開知地

暖林間鳥語作春聲依依渡口夕陽時却望層巒在

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一作舟弄月歸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

太華之松千歲青嘗聞其下多茯苓地靈山秀草木
 異往往變化為人形神仙不欲世人採覆以雲氣常
 冥冥臺郎何年處一作得真訣服餌既久毛骨清汝陽
 音見今十載丹顏益少方瞳明郡齋政成鐫俎樂高
 談日接無俗情詔書忽下褒美績使車朝出行屬城
 職清事簡稱雅一作意蠹書古篋九辭豐晨裝輕洛
 陽花色芙蓉日錦衣畫歸閭里驚自云就欲一作謝
 官去烏紗白髮西臺卿他年我一作亦老嵩少願乞
 仙粒分餘馨

贈杜默學一本注云默師太
先生石守道介

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
 杜默東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
 携之入京邑欲使衆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
 先生領首遣教以勿驕矜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
 杜子來訪我欲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卑未足當豪英
 豈如子之辭鏗鏗間鏞笙淫哇俗所樂百鳥徒一作
 嚶嚶杜子卷舌去歸衫翩以輕京東聚羣盜河北點
 新兵饑荒與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發聲通
 下情上聞天子聰次使宰相聽何必九包禽始能瑞

一作堯庭子詩何時作我耳久已傾願以白玉琴寫
之朱絲繩

送呂夏卿

夏卿父造字公初有名進士也一
本云遠呂先輩起端州高要尉

始吾尚幼學弄筆群兒爭誦公初文嗟我今年已白
 髮公初相見猶埃塵傳家尚喜有二子始知靈珠出
 淮濱一作海濱去年束書來上國欲以文字驚衆人
 駕駘羣馬斂足避天衢讓路一作騰先騏驎尚書禮部
 奏高第斂衣襍視趨嚴宸瞳瞳春日轉黃牽藹藹賦
 筆搗青雲我時寓直殿廡外衆中迎子笑以忻明朝
 晨一作失意落人後我為沮氣羞出門得官高要幾千
 里猶幸海遠一作海無惡氛英英帝國多鸞鳳一作上
 下羽翼何續紛期子當呼丹山鳳為瑞相與來及群

憶山示聖俞

吾思夷陵山山亂不可究東城一堠餘高下漸岡阜
 群峯迤邐接四顧無前後憶當祇吏役鉅細悉經親
 是時秋卉紅嶺谷堆纈繡林枯松鱗皴山老石脊瘦
 斷徑履頽崖孤泉聽清溜深行得平川古俗見耕耨
 澗荒鶩麇奔日出飛雉雉盤石屢歌眠綠巖堪解綬
 幽尋數獨往清興思誰侑其西乃三峽嶮恠愈奇富
 江如自天傾一作岸立兩崖闔黔巫望西屬越嶺通

南秦時時懸樓對雲霧昏白晝荒煙下牢戍百何寒
溪漱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耐亦嘗到黃牛泊舟聽
猿狖巉巉起絕壁蒼翠非刻鏤陰崑下攢叢岫穴忽
空透送岑聳孤出可愛欣欲就惟思得君詩古健罵
奇秀今來會京師車馬逐塵香顏冠各白髮舉酒無
情袖繁華不可慕幽賞亦難遺徒爲憶山吟耳熱助
朝話

送唐生

秀一本作送唐生
才歸永州

京師英豪域車馬日紛紛唐生萬里客一影隨一身
出無車與馬但踏車馬塵日食不自飽讀書依主人
夜夜客枕夢一作北風吹孤雲翩然動歸思旦夕來
叩一作我門終年少人識逆旅一作意惟我親來學媿道
贈一作贈歸慚一作囊貧勉之期不止多獲由力耘
指家大嶺北重湖浩無垠飛鴈不可到書來安得作
能頻

送任處士歸太原

計天兵方
趙元昊

一虜動邊陸用兵三十萬天威豈不嚴賊首猶未獻
自古王者師有征而不一作戰勝敗繫人謀得失由
廟筭是以天子明咨詢務周徧直欲採奇謀不爲人
品限公車百千輩下不遺僕賤況於儒學者延納宜

無間如何任生來三月不得見方茲急士時論擇豈
宜慢任生居太原白首勤著撰閉戶不求聞忽來誰
所薦人賢固當用舉繆不加譴一作賢固當用賞罰
兩無文是非奚以辨遂令拂衣歸安使來者勸有其
胡餘由辨兩句所責嗟吾筆與舌非職不敢諫

聖俞會飲

時聖俞赴湖州一本
作送梅堯臣赴湖州

傾壺豈徒彊君飲解帶且欲留君談洛陽舊友一時
散十年會合無二三京師早又塵土熱忽值晚兩涼
織纖一作纖滑公井泉釀最美赤泥印酒新開絨更吟
君句勝啖餽杏花妍媚春酣酣詩有春風酣吾交
豪俊天下選誰一作得衆美如君兼一本有雙辭文
武庫戈戟詩工鏡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鈐遺編
最愛孫武說往往曹杜遭夷莫關西幕府一作不能
辟隴山一作敗一作將死可慚嗟余身賤不敢薦四
十白髮猶青衫吳興太守詩亦好往一作奏玉瑄和
英威五行到手莫辭醉明日一本舉棹天東南
送胡學士知湖州一本云送胡
宿武平學士
武平天下才四十滯鈇槩忽乘使君舟歸榜一作不
可纜都門春漸動柳色綠將暗掛帆千里風水闊江
灘灘吳興水精宮樓閣在寒鑑橘柚秋苞繁烏程春

寃讎清談越客醉屢舞吳娘豔寄詩母憚頰一作以

慰離居念

嗟我識君晚君時猶壯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
軒昂懼驚俗自一作隱酒之徒一飲不計斗傾河竭

崑墟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瑤時時出險語意外研
精麤窮奇變雲煙搜恠蟠蛟魚詩成多自寫筆法類

與虞旋弃不復惜所存今幾餘往往落人間藏之比
明珠又好一作題屋壁虹蜺隨卷舒遺蹤處處在餘

墨潤不枯胸山頃歲出我亦斥江湖乖離一作四五
載人事忽焉一作殊歸來見京師心老貌已癯但驚

何其衰豈意今也無才高不少下闊若與世踈驛驢
當少時其志萬里塗一旦老伏櫪猶思玉山芻天兵

宿西北狂兒尚稽誅而令壯士死痛惜無賢愚歸魂
渴上田露草荒春燕

送曇穎歸廬山

吾聞廬山久欲往世俗拘昔歲貶夷陵扁舟下江湖
八月到湓口停帆望香爐香爐雲霧間杳靄疑有無

忽值秋日明彩翠浮空虛信哉奇且秀不與瀟霍俱
偶病不時往中流但踟躕今思尚髣髴恨不傳畫圖

曇穎十年舊風塵客京都一旦不辭訣飄然卷衣作
長裾山林往不返古亦有吾儒西北苦兵戰江南仍
早枯新秦又攻寇京陝募兵夫聖君念蒼生賢相思
良謨嗟我無一說朝紳拖舒舒未能膏鼎鑊又不老
菰蒲羨子識所止雙林歸結廬

送孔秀才遊河北

吾始未識子但聞楊公賢及子來叩門手持贈子篇
賢愚視所與不待交子一作得言子文諧律吕子行

送黎生下第還蜀

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扶王貶吳楚大法加諸侯
妄儒泥於魯甚者云黜周大旨既已矣安能討一作

源流遂令學者迷異說相交鉤黎生西南秀挾策來
東遊一作有司不見採春霜滑歸轉自云喜三傳力

方一作欲探微幽凡學患不彊苟至將焉度聖言簡且
直慎勿迂其求經通道自明下筆如戈矛一敗不足

矟後功掩前羞

居士集卷第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猛虎詩引身入板中朝佐考字書板音插取也獲

也舉也引也收也義與詩不類按韓文公城南聯

句云靛妖藤索紆時景通云布活套於孤徑而倚

其足謂之靛靛板聲相近公用板字義或取此

蝦蟆碇詩諸本皆作碇朝佐考字書無此字按東

坡集決因經歷詩忽憶尋蟆培其字從土又南行

集二蘇皆有蝦蟆培詩藥城作培東坡作背今秘

書正字項安世嘗自蜀來云土人寫作背字音佩

石樓 川上山一作

魚胃菱浦 菱一作

三遊洞 沂一作 嘜嘜 夷陵石本作膠膠

下牢溪 靜石本

蝦蟆碇 茶錄錄一作

紅梨花 猶勝石本

金雞厚 石本

送呂夏卿 文字學一作

憶山綠巖 石本 奏石本 陰崑石本 岫穴一作

送任處士 採奇一作

送雲顛 僧一作

送黎生 已矣一作

居士集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

古詩二十首

送楊闢秀才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鷄

既又得揚生群獸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識慚未博

楊生初誰師仁義而禮樂天姿樸且茂羨不待追琢

始來讀其文如渴飲醴一作 酪既坐即之談稍稍吐

鋒鏘非唯富春秋固已厚天爵有司選群材繩墨困

量度胡為謹毫分而使遺磊落至寶異常珍夜光驚

把握駭者弃諸塗竊拾充吾橐其於獲二生厥價玉

一穀嗟吾雖得之氣力獨何弱帝閣啓巖巖一作 欲

獻前復却遠今扁舟下飄若吹霜籜世好競辛鹹古

味珠淡泊一作 否泰理有時惟窮見其確

送孔生一本生 再遊河北

志士惜白日高車無停輪孔生東魯儒年少勇且仁

大軸獻理匪長裾弊街塵門無黃金聘家有白髮親

寒風八九月北渡大天津玉塞積精甲金戈耀秋雲

孔生力數斗其智兼千人短褐不自暖高談吐陽春

北州多賢侯待一作 七誰最勤一見贈雙壁再見延

上賓丈夫患不遇豈患長賤貧

送慧勤歸餘杭

越俗借官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
 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
 胡為弃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_{一作類驚}
 巢梁南方精飲食_{一作筍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調
 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
 具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栗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
 水澄清_{一作鮮}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
 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染成霜三者孰若
 樂子奚_{一作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奔走不自違始知
 仁義力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樂_{一作嘉}及時宜自彊
 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
 歸兮能來否送子以短章

讀張李二生文贈_{一本作謝張}石先生_{先生石}

先生二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續與李
 常剖琢珉石_{一作如剖珉石}得天璞大圭雖不假雕
 琢_{一作}但未磨礪出圭角二生固是天下寶豈與先
 生私褚橐先生示我何矜誇手携文編謂新作得之
 數日未暇讀意欲百事先_{一作屏却夜歸獨坐南窓}
 下寒燭青熒如熠燿病眸昏澁乍開絨燦若月_{一作}

星明錯落辭嚴意正質非俚_{一作高}古味雖淡醇不
 薄千年佛老_{一作佛}賊中國禍福依憑群黨惡拔根掘
 窟期必盡有勇無前力何犖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獨
 詞特_{一作}言堅由志確朝廷清明天子聖陽德彙進羣陰
 剝大烹養賢有列_{一作鼎}鼎豈久師門共藜藿_{一本有}
 兩句又_{一作}一本在作居朝作時予_{一作}慚職諫未能薦

絳守居園池 _{一本上有留題字}

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_{一作覽}周四隅異哉樊子
 恠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_{一作}
 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
 幾_{一本有}發_{一作}舌_{一作}譯_{一作}從_{一作}象_{一作}胥_{一作}兩_{一作}句_{一作}荒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
 祇_{一作}止_{一作}得其_{一作}餘_{一作}栢_{一作}槐_{一作}端_{一作}莊_{一作}偉_{一作}丈_{一作}夫_{一作}蒼_{一作}顏_{一作}鬱_{一作}鬱_{一作}老_{一作}不_{一作}枯
 靚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鬪虎搏豈足
 道記錄細碎何區區虛氏八卦畫河圖禹湯臯虺_{一作}
 陶鑿唐虞豈不古奧萬世模倣世_{一作}姣_{一作}巧_{一作}習_{一作}卑_{一作}汗
 以奇矯薄駸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為躊
 躇作詩聊謹為坐娛

晉祠_{一本作過井}

古_{一作}城_{一作}南_{一作}出_{一作}十_{一作}里_{一作}間_{一作}鳴_{一作}渠_{一作}夾_{一作}路_{一作}何_{一作}潺_{一作}潺_{一作}行

人望祠下馬謁退即祠下窺水源地靈草木得餘潤
鬱鬱古一作松栢舍蒼煙并兒自古事一作重豪俠戰爭

五代幾百年天開地闢真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頑

民盡遷高壘削秋草自綠埋空垣一作自并人昔

遊晉水上清鏡照耀涵朱顏晉水今入并州裏稻花

漠漠澆平田廢興髣髴無舊一作故老氣象寂寞餘山

川惟存祖宗聖功業千戈象舞被管絃我來覽登作

登為歎息暫照白髮臨清泉鳥啼人去廟門闔還有

山月來娟娟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

羣峯擁軒檻竹樹陰漠漠公胡苦思山規構自心作

惟予一作亦愛山者初仕即京洛嵩峯三十六終日對

高閣陰晴無朝暮紫氣常浮泊雄然九州中氣象壓

寥廓亦嘗步其巔培塿視一作四岳其後窺荆蠻始

識峽山惡長江瀉天來巨石忽開拓始疑茫昧初渾

池死鶴鑿神功夜催就萬仞成一作或一削尤奇十二

峯隱見入冥邈人蹤斷攀緣異物宜所託顧瞻但徘徊

想像逢綽約嵩山近可愛泉石吾已諾終期友幽

人白首老雲壑荆巫惜遐荒詭恠香難貌至今清夜

思鳧夢輒飛愕偶來玩茲亭塵眼刮昏膜况逢秋兩

霽濃翠新染濯峯端上明月且可留幽酌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一本題上有補成字

寒一作雞號荒林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夜攬戀念

行一作邁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高河瀉長空勢

落九州外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一作餘緬懷京

師友文一作酒邈一作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

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磨一作蓋子美氣尤雄萬竅

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露霈一作如千里馬

足一作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東汰梅翁事

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一作後輩

文詞愈清新心意雖一作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

餘態近詩尤古硬一作咀嚼苦難嚼初如食橄攪真

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轡一作舉世徒一作驚駭梅窮

獨我知一作我古貨今難賣一作二子雙鳳凰百

鳥之嘉瑞雲煙一翱翔羽翻一摧鍛安得相從遊終

日嗚噓噓問胡一作相問苦思之對酒把一作新蟹

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及下四字

憶君去年來自越值我傳車催去闕是時新秋蟹正

肥恨不一醉與君別今年得疾一作因病因酒作一春不

飲氣彌劣飢腸未慣飽甘脆一作甘肥一作九蟲寸白

乃知賦子分有涯一作不憤適分自然無天閼昔在洛陽年少

時春思每先花亂發萌芽不待楊柳動探春馬蹄常

踏雪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顏侵塞下

風霜色病過鎮陽桃李月兵閑事簡居可樂心意自

衰非屑屑日長天暖惟欲睡一作睡美九歌春鳩聒

北潭去城無百步淥水水銷魚撥刺經時曾未著脚

到好景但聽遊人說官榮雖厚世味薄始信衣纓乃

羈細故人有幾獨思君安得見君憂暫豁公厨酒美

遠莫致念君賞一作飲衣屢脫郭生書來猶未到想

見新詩甚飢渴少年事事今已去惟有愛詩心未歇

君閑可能為我作莫辭自書藤紙滑少低筆力客作

我一作和無使難追韻高絕

鎮陽殘杏一本有寄重俞字

鎮陽二月春苦寒東風力弱冰雪頑北潭跬步病不

到即常山官後池也何暇騎馬尋郊原鵬一作丘新

晴暖已動砌下流水來潏潏里以長濕引走城中但

聞簷間鳥語變不覺桃杏開已闌人生一世浪自苦

盛衰桃杏開落問西亭昨日偶獨到一作猶有一樹

當南軒殘芳爛漫看更好皓若春雪團枝繁無風已

恐自零落長條可愛不可攀猶堪携酒醉其下誰肯
伴我頽巾冠

班班林間鳩寄內

班班林間鳩穀穀命其匹迫天之未雨與汝勿相失

春原洗新霽綠葉暗朝日鳴聲相呼一作呼應答

如吹一作若律深棲柔桑暖下啄高田實人皆笑汝

拙無巢以家室易安由寡求吾羨拙之佚吾雖有室

家出處曾不一一本有差如鳴鳩樂荆蠻昔竄逐奔

走若鞭扶山川瘴霧深江海波濤颶跬步子所同淪

弃甘共沒投身去人眼已廢誰復嫉山花與野草我

醉子嗚瑟但知貧賤安不覺歲月忽還朝今幾年官

祿霑兒姪身榮責愈重器小憂常溢今年來鎮陽留

滯見春物北潭新漲淥魚鳥相聾魚已切我意

不在春所憂空自咄一官誠易了報國何時畢高堂

母老矣衰髮不滿櫛昨日寄書言新陽發舊疾藥食

石一作子雖勤豈若我在滕又云子亦病蓬首不加髻

書來本慰我使我煩憂鬱思家春夢亂妄意占凶吉

却思夷陵囚其樂何可述前年辭諫署朝議不容乞

孤忠一許國家事豈復一作郵橫身當眾怒見者旁

可慄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輔弼君恩優大臣進退禮

有秩小人妄希旨論議爭操筆又聞說朋黨次第推
甲乙而我豈敢逃不若先自劾上賴天子聖必未作
冰加斧鑕一身但得貶羣口息啾唧公朝賢彥衆避
路一本當揣質苟能因謫去引分思藏密還爾禽鳥
性樊籠免驚林子意其謂何吾謀今已必一本有試
便可齊升無兩句子能如一作甘藜藿我易解簪綬嵩峯三十
六蒼翠爭聳出安得携子去耕桑老蓬華

暮春有感

幽憂無以銷春日靜愈長薰風入花骨花枝午低昂
往來採花蜂清蜜未滿房春事已爛漫落英漸飄揚
蛺蝶無所爲飛飛助其忙啼鳥亦屢變新音巧調篋
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天工造化萬物感春陽
我獨不知春久病卧空堂時節去莫挽浩歌自成傷

洛陽牡丹圖

洛陽地脉花最宜牡丹尤爲天下奇我昔所記數十
種於今十年半忘之開圖若見故人面其間數種昔
未窺客言一作近歲花特異性往變出呈新枝洛人
驚誇立名字買種不復論家實比新較舊難一作優
劣爭先擅價各一時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
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一作朱砂玉版人猶一作未知

傳聞千葉昔未有只從左紫名初馳四十年間花百
變最後最好潛溪緋今花雖新我未識未信與舊誰
妍媸當時一作所見已云絕豈有更好一作此可疑
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世好隨時移輕紅鶴翎豈不
美飲色如避新來姬何況遠說蘇與賀有類異世誇
嬌施造化無情宜一槩偏此著意何其私又疑人心
愈巧僞天一作欲關巧窮精微不然元化朴散久豈
特近歲允澆漓爭新一作闕麗若不已更後百載知
何爲但應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

鎮陽讀書

春深夜苦短燈冷焰不長塵蠹文字細病眸溢無光
坐久百骸倦中遭群慮找尋前顧後失得一念一作
十忘乃知學在少老大不可彊廢書誰與語歎息自
悲傷因憶石夫子徂徠有茅堂前年來京師講學居
上庠青衫綴朝士面有一作數畝桑不耐群兒嗤束
書歸故鄉却尋茅堂在高卧泰山傍聖經日陳前第
子羅兩廂大論叱佛老高聲一作誦虞唐賓朋足囊
栗兒女飽糟糠雖云待官闕便欲解朝裳有似蠶作
繭縮身思自藏嗟我一何愚貪得不自量平生事筆
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退之嘗有

云名聲暫羶香誤蒙天子知侍從列班行官祭日已
寵事業聞不彰器小以而一作任大躋顛理之常聖君
雖不誅在汝一作豈自違不能雖欲止一作若失
其方却欲尋舊學舊學已榛荒有類邯鄲步兩失皆
茫茫便欲乞身去君恩厚須償又欲求一州俸錢買
歸裝譬如歸巢鳥將棲少徊翔自覺誠未晚收愚老
縑細

留題鎮陽潭園

官雖鎮陽居身是鎮陽客北園潭上花安問誰所植
春風無先後爛漫爭紅白一花聊一醉盡醉猶須百
而我病不飲對花空歎息朝來不能歸暮看不忍摘
謂言花縱落漏地猶可席不來纔幾時人事已非昔
芳枝結青杏翠葉新奕奕落絮風卷盡春歸不留迹
空餘綠潭水尚帶餘春色一作春竟何之意謂追
可得東西遠潭行蜂鳥已寂寂惘然無所依歸駕不
停軛寓興誠可樂留情豈非感至今清夜夢猶遠北
潭北

讀一本有蟠桃詩寄子美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一本有偶以在自戲篇章
綴談笑雷電擊幽荒衆鳥誰一作敢和鳴鳳呼其皇

孟窮苦累累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
發生一為宮摯斂一為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銜銜
天之產奇恠希世不可常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
郊死不為島聖俞發其藏惠世愈不出孤吟夜號一作
清號 霜霜寒入毛骨清響哀一作愈長玉山禾難熟
終歲苦飢腸我不能飽之更欲不自量引吭和其音
力盡猶勉彊而子得玉骨英靈空北印四句誠知
非所敵但欲繼前芳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發我
衰病思藹如得春陽忻然便欲和洗硯坐中堂墨筆
不能下况况一作若有亡老雞甯爪硬未易犯其場
不戰先一作自却雖奔一作未甘降更一作欲呼子
美子美隔濤江其人雖憔悴其志獨軒昂一作昂氣力
誠當對勝敗可交相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銜我亦
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醕宜百觴乖離
難會合比志何由償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北園數畝官墻下嗟我官居如傳舍淶池北渡馬踏
一作冰西山病歸花已謝落英不見空繞樹細草初
長猶可藉空園一鎖不復窺不覺芳蹊繁早夏隔墻
時時聞好鳥如得嘉一作客聽清話今朝試去繞園

尋綠李橫枝礙行馬蒲萄憶見初引蔓翠葉陰一作成
陰還滿架紅榴一作花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葉罅一作

一本有雖無桃李競繁華 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
因有竹相資瀟酒兩句

了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歸况今著令許沐假能來
解帶相就飲為子掃月開風榭

白髮喪女師作一本無下四字

吾年未四十三斷哭子腸一割痛莫忍屢痛誰能當
割腸痛連心心碎骨亦傷出我心骨血灑為清淚行
淚多血已竭毛膚冷無光自然鬚與鬢一作鬚未老
先蒼蒼

永陽大壺

清流關前一尺雪鳥飛不度人行絕冰連一作谿谷

麋鹿死風勁野田桑柘折江淮旱濕殊北地歲不苦

寒常疫癘老農自言身七十曾見此雪纔三四新陽

漸動愛日輝微和習習東風吹一尺雪幾尺泥泥深

麥苗春始肥老農爾豈知帝力聽我歌此豐年詩

送章生東歸

窮山一作荒僻人罕顧子以一身千里來問子之勤
何所欲自慚報子無瓊瑰非徒多難學久廢世事漸
懶由心衰吳興先生富道德先先弟子皆賢材鄉閭

禮讓已成俗餘風漸被來江淮子年方少力可勉往
與夫子為顏回

居士集卷第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楊闢秀才詩如渴飲醴酪諸本同惟衢本作潼

酪韻佐按列子乳潼有餘謝承後漢書乳為生潼

潼乳汁也音種訛而為潼史記匈奴傳潼酪之美

今正之

送慧勤歸餘杭詩箇笋郵羔羊衢本建本吉本作

箇從竹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蜀本作箇從竹

朝位按箇籜美竹也箇草也呂氏春秋越駱之箇

注竹筍也本亦從竹今兩存之

送慧勤未飯一作歸兮一作歸去

絳守居園池駁羣一作駁羣

晉祠窺

一作觀 豪俠游使高壘孤壘

登萬五亭朝暮

石本作暮朝 綽約莊子竹海約

水谷夜行輓

一作

病中寄聖俞冰消

一作消消

班班林間鳩官祿

一作官祿

鎮陽讀書官榮

一作官榮 躋顛願躋

讀端桃詩

子美有蘇字一寥寞

初伏小飲殘花

一作殘花

永陽大雪鳥飛

一作飛鳥

此卷班班林間鳩寄內云次第推甲乙廣韻第字注云次第說文云本作第第束之次第也今為兄弟字又漢複姓玉篇亦謂第字今為第幾明非古也然則古惟用第字未嘗加竹史傳皆然故公集凡言次第兄弟之類並用第字近世既分而為二印本從之今難盡正書此以示後人

居士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

古詩三十一首

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密撩亂紅一作紅紫開繁英花深葉暗耀朝日日作一暖眾鳥皆嚶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窓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啞如嬌嬰竹林靜啼一作青竹笋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遠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兩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啗異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為交一作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遊瑯琊山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馱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

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劈琴寫幽泉
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時始覺遠明月高峯巔

讀徂徠集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差幾
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
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葉偶自錄滄溟之一蠹
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
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音羅官學三十年六經老研
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
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
麼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
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勤蠶未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
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績猗那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
家施爲可恠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
梭上賴天子明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
波生徒日盈門飢坐列鴈鴒絃誦聒鄰里唐虞賡詠
歌常續最高第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
儲夭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詼詼者又忍加詆
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誼諱生爲舉世疾死也一作
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大熱二首

四時成萬物寒暑迭鈞陶壯陽當用事大夏蒸炎歊
造化本無情怨咨徒爾勞身微天地闊四顧無由逃
九門閭闔開萬仞崑崙高積雪寒凜凜清風吹寥寥
嗟我雖欲往而身無羽毛

陽暉爍四野萬里織雲收羲和困路遠正午當空留
枝條不動影草木皆含愁深林虎不嘯卧喘如吳牛
蜩蟬一何微嗟爾徒啾啾

幽谷泉

踏石弄泉流尋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
漑稻蒲春疇鳴渠遠茅屋生長飲泉甘蔭泉栽莢禾
潺湲無春冬日夜響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慣逢朱轂
顧我應可恠每來聽不足

百栢一作子坑賽龍

嗟龍之智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更壇平樹古潭水
黑沉沉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擎
空虛龜魚帶去半空落雷鞠電走先後驅傾崖倒澗
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涵濡青天却掃萬里靜但見綠
野如雲敷明朝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
醉飽廟門闔狼藉烏鳥爭殘餘

憎蚊

授授萬類殊可憎非一族甚哉蚊之微豈足汙簡牘
 乾坤量廣大善惡皆含育荒茫一作三五前民物交
 相黷禹鼎象神姦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
 川陸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患已云除細微遺
 不錄蠅蚤蚤虱蟻蜂蝎蛇蝮惟爾於其間有形纒
 一粟雖微無奈衆惟小難防毒嘗聞高郵間猛虎死
 凌辱衣裁露筋女萬古讎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恠窮
 邊俗晨殮下帷幃盛暑泥駒犢我來守窮山地氣尤
 卑溽官閑懶所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席狀
 綠撲煙簷一作若煙埃燁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
 氣飛炎鳩義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輟清風得夕涼如
 救脫囚桎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禾汝寧無他時一作
 忍此見一作此迫促翻翻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填空
 來若翳聚隙多可掬叢身疑陷圍聒耳如遭哭猛攘
 欲張拳暗中甚一作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
 盤餐勞扇拂立寐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瞑雙目
 於吾固不較在爾誠為酷誰能推物理無乃非人欲
 騶虞鳳皇麟千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重讀徂徠集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連漣
 勉盡三四章杖浹輒忻懽切切一作善惡戒丁
 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
 謂已一作沉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
 子開卷子在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爍而
 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一作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
 書百本一作傳百一作為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
 於深山待彼誇焰一作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
 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
 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
 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
 出自然見姪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
 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一作不難當
 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
 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我
 欲犯衆怒為子記此冤下紆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
 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
 歲不見報有辭未能銓一作忽開子遺文使我心已
 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鑄

汝嬰答仲儀 一作答王素汝嬰

君嗟汝癯多誰謂汝土惡汝癯雖云苦汝民居自樂
鄉問同飲食男女相媒妁習俗不為嫌譏朝豈知作
汝山西南險平地猶磽确一作确舉一作確汝樹生擁
腫一作腫根株浸溪壑山川固已然風氣宜其濁接境
化襄鄧餘風被伊雒思予昔曾遊所見可驚愕喔
聞語笑纍纍滿城郭樞婦懸壘盎嬌嬰包知穀無由
辨肩頸有類龜縮殼噫人稟最靈反不如鳧鶴駢枝
雖形累小小固一作可略癰瘍暫畜聚決潰終當涸
贅疣附支體幸或不為虐未若此巍然所生非所託
咽喉繫性命鍼石難一作破一作削農皇古神聖為世名
百藥豈不有方書頑然莫銷燦一作温湯汝靈泉亦
不能渝淪君官雖謫居政可瘳一作民瘼奈何不哀
憐而反恣詞一作諛文辭騁新工醜恠極名貌汝士
雖多奇汝女少纖弱翻愁太守宴誰與唱清角乖離
南北殊魂夢山陂邈握手未知期寄詩一作聊一噓

滄浪亭

一本上云寄題子美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賦一作滄浪篇滄浪有景
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
阜相回環新篁抽筍添夏影一作老枿亂發爭春妍
水禽閑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與

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
無緣窮奇極恠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
入蒙密豁目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
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一有
性往聞鳴船兩句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
錢又疑此境一作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
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瀰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
身試蛟龍淵豈如一作扁舟任飄兀紅渠淥浪搖醉
眠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一作聊窮年雖然
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寶劍

寶劍匣中藏暗室夜常一作明欲知天將雨錚爾劍有
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常恐躍匣去有時暫開
鑄疑止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此劍在人間百
妖夜收形姦兇與佞媚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
光射攬槍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柰何狂胡兒尚
敢邀金縷

秋晚凝翠亭探韻作

黃葉落一作空城青山遶官廨風雲淒已高歲月
驚何邁陂田寒未收野水淺生派晴林紫榴坼霜日

紅梨曬蕭疎喜竹勁寂寞傷蘭敗叢菊如有情幽芳
慰孤介嘉客日可携寒酷美新醅音登臨無厭頻冰
雪行即屆

菱溪大一本無石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垠苔昏土蝕禽鳥
啄出沒溪水秋復春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
殷勤愛之速徒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行穿城中
罷市看但驚可恠誰復珍荒煙野草埋沒久洗以石
竇清冷泉朱欄綠竹相掩映選一作致佳處當南軒
南軒旁列千萬峯曾未有比奇嶙峋乃知異物世所
少萬金爭買傳幾人山河百戰變陵谷何為落彼荒
溪濱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
初鍛鍊融結一氣疑精純仰視蒼蒼補其缺染此紺
碧瑩且温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為炮燔苟非
神聖親手迹不爾孔窳一作誰雕剜又云漢使把漢
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閩得寶玉流入中國隨
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鐫鑿無瑕痕嗟予有口
莫能辨歎息但以兩手捫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
恠無雄文爭奇闕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原天高
地厚靡不有一作醜好萬狀奚足論惟當掃雪席其

側日與嘉客陳清罇

送姜秀才遊蘇州

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弱齡君秀發同時並薦幾存
亡一夢十年如倏忽壯心君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
白髮山花撩亂鳥綿蠻更盡一罇明日別

送孫秀才

高門煌煌如赭勢利聲名爭借假一作嗟哉子獨
不顧之訪我千山一羸馬明珠渡水覆舟失贈我璣
貝猶滿把見訪渡江而失遲遲顧我不欲去問我無
窮慚報寡時之所弃子獨嚮無乃與世異取捨

新霜二首

天雲慘慘秋陰薄卧聽北風鳴屋角平明驚鳥四散
飛一夜新霜群木落南山鬱鬱舊可愛千仞巉巖如
刻削林枯山瘦失顏色我意豈能無寂寞衰顏得酒
猶彊發可醉豈須嫌酒濁泉傍菊花方爛漫短日寒
輝相照灼無情木石尚須老有酒人生何不樂
荒城草樹多陰暗日夕霜雲意濃淡長淮漸落見洲
渚野潦初清一作收澱澹蘭枯蕙死誰復弔殘菊籬
根爭豔豔青松守節見臨危正色凜凜不可犯芭蕉
芟荷不足數狼藉徒能污池檻時行收斂歲將窮冰

雪巖凝從此漸啣兒女感時節愛惜朱顏屢窺鑑
惟有壯士獨悲歌拂拭塵埃磨古劍

豐樂亭小飲

造化無情不擇物春色亦到深山中山桃溪杏少意
思一作有自赴時節開春風看花遊女不知醜古粧
野態爭花紅人生行樂在一作當勉彊有酒莫負瑠瓠
鍾主人勿笑花與女嗟爾自是花前翁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

經年種花滿幽谷花開不暇把一卮一作人生此事
尚難心况欲功名書鼎彝深紅淺紫看雖好一作顏
色不奈東風吹緋桃一樹獨後發意若待我留芳菲
清香嫩蕊含不吐日日恠我來何遲無情草木不解
語向我有意偏依依羣芳落盡始爛漫榮枯不與衆
豔隨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盛開比落
猶數日清芳一作樽尚可三四筇

秋懷二首寄聖俞一本梅孟郊體秋懷

孤管叫秋月清砧韻霜風天涯遠夢歸一作歸驚斷
山千重群物動已息百憂感從中日月矢雙流四時
環無窮隆陰夷老物摧折壯士甯壯士亦何爲素絲
悲青銅

羣木落空原南山高巖巖巖巖想詩老瘦骨寒愈聾
詩老類秋蟲吟秋聲百種披霜一作掇孤英泣古弔
荒冢琅玕叩金石清響聽生悚何由幸見之使我滌
煩冗飛鳥下東南音書無日捧

希真堂東一本無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當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勿謂春枝滿園爛張
錦風雨須臾落顛倒看多易歇情不專鬪紫誇紅隨
俗好豁然高秋天地肅百一作物衰零誰暇乎君看
金藥正芬敷曉日浮霜相照耀一本有後時單與竹
句笑而煌煌正色秀可餐鵲鵲清香寒愈峭高人避喧
守幽獨淑女靜一作容修羞一作窈窕方當搖落看轉
佳慰我寂寥何以報時勢一罇相就飲如得貧交論
久要我從多難壯心衰迹與世人殊靜躁種花勿一作
不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

拒霜花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愛鮮鮮弄霜晚裊裊含風態
蕙蘭頌秋香桃李媚一作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
一致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憔悴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一本作奉和徐

晚飲一本示字

滁山不通車，滁水不載舟。舟車路所窮，嗟誰肯來遊。
念非吾在此，二子來何求。不見忽三年，見之忘百憂。

問其別後學，初若繭緒抽。縱橫漸組織，文章爛然浮。
引伸無窮極，卒斂以軻丘。少進日如此，老退誠可羞。
弊邑亦何有，青山遼城樓。冷泠谷中泉，吐溜彼一作

山幽石醜，駭溪惟天奇。瞰龍湫子初，如可樂久乃歎。
以嶽云此譬，圖畫暫看已。宜收荒涼村，一作草樹間暮

館城南，陬破屋。仰見星憲風，冷如鏤。歸心中夜起，輾
轉卧不周。我為辦酒肴，羅列蛤與蚌。酒酣微探之，仰
笑不領頭。曰：子非此儂，又不負譴。尤自非世不容安。

事此為囚幸，以主人故。崎嶇幾摧軸，一來勤已多。而
況欲久留，我語頓遭屈。顏慚汗交流，川塗冰已壯。霰
一作雪行將稠，羨子兄弟秀。雙鴻翔高秋，嗈嗈飛且

鳴。歲暮憶南州，飲子今日歡。重我明日愁，來貺辱已
厚。贈言媿非酬。

瑯琊山六題

一本作山中六題
注云瑯琊山中

歸雲洞

洞門常自一作起，煙霞洞穴傍。穿透谿谷朝，看石上
片雲陰。夜半山前春，雨足

瑯琊谿

空山雪消谿水漲，遊客渡谿橫。古槎不知谿源來，遠
近但見流出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雲外，石路久無人跡行。我來携酒醉其
下，卧看千峯秋月明。

斑春亭

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野僧不用相迎
送，乘興開來興盡歸。

庶子泉

庶子遺蹤留此地，寒崑徒倚弄飛泉。古人不見心可
見，一片清光長皎然。

惠覺方丈

青松行盡到山松，一作門亂峯深處。開方丈已能宴坐
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居士集卷第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汝癭詩平地猶確磬衡本作確聲吉本作磬磬建
本作確磬蜀本羅氏本作磬確朝位按字書磬通
作境確通作埔磬磬磬確不平也磬駁牛也磬石
相扣聲確磬磬磬確磬字各不同今從蜀本羅氏
本作磬確而以諸本注其下 語笑笑一語

啼鳥花開一作

讀徂徠集唐虞廉詠歌反仁一作仁

幽谷泉日夜石本夜

僧奴出壁屋一作

女癭有類一作

滄浪亭到不遠一作去紅渠一作

寶劍照曜一作

艾溪大石初鍛一作數息一作

送孫秀才爭借一作與世一作

新霜風鳴一作歲將一作

幽谷見鮮桃一作人生此事尚難必一作世間小

秋懷吟秋一作琅玕一作下東南一作

懷萬樓晚飲一作日如此一作且欲又留一作南州一作

居士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四

古詩二十四首

贈無為軍李道士二首名景仙

無為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如石上瀉流
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
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

李師琴紋一作如卧蛇一彈使我三咎嗟五音商羽

主蕭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鍾回暖律當冬草

木皆萌牙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

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停啞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

目明秀光如霞問胡以然一作試問胡以笑語我慎

勿辛苦求丹砂惟當養其根自然燁其華上二本無又

云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未云足

野鶴何事還思家抱琴揖我出門去獵獵歸袖風中

斜

拜赦一作

拜赦一作古州南山大明烈烈州人共喧喧兩外扶

白髮丁寧天語深曠蕩皇恩闕乃知天地施幽遠無

間別欣欣草木意喜氣消殘雲

彈琴效賈島體

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為一作琴古曲聲如與一作

聞古人言琴聲雖可聽琴意誰能論橫琴置牀頭當

午曝背眠夢見一丈夫嚴嚴古衣冠登牀取之坐一作

或調作南風絃一奏風雨一作雨來再鼓變雲烟烏獸

盡嚶鳴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時未遠可追還方彼

夢中樂心知口難一作難傳既覺失其人起坐涕洟瀾

酬學詩僧惟晤

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羈臣與弃一作妾桑濮乃

淫奔其言苟一作可取疵雜不全純子雖一作為佛

徒未易廢其言其言在合理但懼學不臻子佛一作

與吾儒異轍難同輪一作論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

苟能知所歸固有路自新誘進或可至拒之誠不仁

維詩於文章太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一作爛

成文拾其裁剪餘未識衮服尊嗟子學雖一作勞徒

自苦骸筋一作涉江津一作遠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門惟一作

何求一言榮歸以耀一作輝其倫與夫榮其膚不若啓

君一作習一作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斂加以一作冠中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作俞一作本一作訓一作道堂一作聖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作俞一作本一作訓一作道堂一作聖

長河秋雨多夜挿寒潮一作湖一作入歲暮孤舟遲客心飛

鳥急君老忘卑窮文字或綴緝余生苦難陀一作世

險蹈已習離合二十年乖睽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今

別輒飲泣君曰吾老矣不覺兩袖濕我年雖少君白

髮已揖揖一作入憶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遭一作

穿一落誰引汲顛危偶脫死藏窟甘自繫一作但令

身尚在果得手重執聞來喜迎前貌改驚乍揖別離

纜幾時舊學廢百十殘章一作與斷葦草草各收拾

空窻一作語青燈夜兩聽囊囊一作明朝解舟南歸

翼縱莫載還期明月飲幸此中秋又酒耐弄篇章四

坐困供給歡言正喧譁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

醪聊一作共挹輕一作橈動翩翩晚水明熠熠行心

誰一作去雖迫訣語出猶澁歸來錄君詩卷軸多臍臍

常事知之莫予深力不足呼吸歎吁偶成篇聊用綴

君什

紫石屏歌一作本一作作月石碾

屏歌寄蘇子美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丈潭

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

淨一作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

曜分為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緘天公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作俞一作本一作訓一作道堂一作聖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作俞一作本一作訓一作道堂一作聖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作俞一作本一作訓一作道堂一作聖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作俞一作本一作訓一作道堂一作聖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作俞一作本一作訓一作道堂一作聖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作俞一作本一作訓一作道堂一作聖

呼雷公夜持巨斧隳巖墮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
鏡在玉盃蝦蟇白兔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一作
景山得之一作州判史一作號惜不得贈我意與一作千金兼自
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大哉天地間萬怪
難悉談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
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尤尊巖若令下
與物爲比一作聲擾擾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
口欲說嗟如鉗吾奇一作蘇子曾羅列萬象中包含
不惟曾寬膽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
見蘇子心懷慚不經老匠先指決有手誰敢施鐫鑿
呼工畫石持寄似一作幸子留意其無謙

聚星堂前紫薇花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晚溟濛清露晨點綴
豈無陽春月所得時節異靜女不爭寵幽姿如自喜
歲將期誰顧躬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彊飲繁英行亦
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慰

獲麟贈姚闢光輩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爲之說聞者未免非
而子獨曰然有如墳應麓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
春秋二百年文一作約義甚夷一從聖人沒學者自

爲師崢嶸衆家說平地生嶮巖相公益透怪各闕出
新奇爾來千餘歲一作千載一作舉世不知迷焯哉聖
人經照耀萬世疑自從蒙衆說日月遭蔽虧常患無
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子昔已
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卑近又脫
賦一作格飛黃擺街羈聖門開大道夷路肆騰嬉便
可勦衆說旁通一作異端塞多歧正途趨一作簡易慎勿
事嘔崎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苟思垂後世大禹
尚胼胝顧我今老矣兩瞳一作一作眼蝕昏眇大書難久
視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弃今縱悔可追戒我以勉
子臨文但吁嘻

喜雨

大雨雖霽需隔轍分晴陰小雨散浸滂爲潤廣且深
浸滂苟不止利澤何窮已無言兩大小一作言兩小
兩農尤喜宿麥已登實新禾未抽秧一作又時一日
兩終歲飽豐穰夜響流霖霖晨暉霽蒼涼川原淨如
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誰云田家
苦此樂殊未央

飛蓋橋翫月

六月十四夜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

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
 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
 而我於此時脩一作然發孤詠紛昏析洗滌俯仰恣
 涵沐一本句無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一作迴惟恐清
 夜闌時時瞻斗柄

竹間亭

啾啾竹間鳥日夕相嬰鳴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萍
 水竹魚鳥家伊誰作斯亭翁來無車馬非與彈戈并
 潛者入深淵飛者散縱橫奈何翁屢來浪使飛走驚
 忘爾榮與利脫爾冠與纓還來尋魚鳥傍此水竹行
 鳥語弄蒼翠魚遊說清澄而翁乃何為獨醉還自醒
 三者各自適要歸亦同情翁乎知此樂無歇日來登

荅呂公著見贈

為一本作奉荅通判太博
為子不飲見贈之作

晉人歌蟋蟀孔子錄於詩因知聖賢心豈不惜良時
 行樂不及早朱顏忽馬衰馳光如驥褭一去不可追
 今也不彊飲後雖悔奚為三年謫永陽陷窅不知危
 種樹滿幽谷疏泉瀉清池新陽染山木撩亂發枯枝
 無人歌青春自醜白玉卮今者荷寬有一作乞一作得
 州從爾宜西湖舊已聞既見又過之菡萏間紅綠駕
 鶯浮渺瀰四時花與竹罇俎一作動可隨況與賢者

同薰然襲一作蘭芝醪酷寒且醜清唱婉而遲一作
 四坐各已醉臨觴獨何疑昔人逢麴車流涎尚垂頤
 況此盃中趣久得樂無涯多憂衰病早心在良可噫
 嘗一作譬若卧極馬聞聲一作尚鳴悲春膏已動脉一作
 勳已百卉漸葳蕤丹砂得新方舊疾庶可治尚可執
 鞭弭周旋以忘疲

送榮陽魏主簿

廣一作
送魏廣

卓犖東一作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塞空千里至
 我門子足未及闕我衣驚倒顛僕童一作相視疑察
 吏或不然俛首鵠鶴喙進趨鳧鴈聯青衫靴兩一作
 脚言色情一作以温於公門豈少乃獨得公權受知
 固不易知士誠尤難我思屈童吏欲辯難以言觴豆
 又嘉節高堂列羣賢文章看落筆論議馳後先破石
 出至寶決高瀉長川光暉相磨晻浩渺肆波瀾察吏
 媿我歎僕童一作恪生顏我顧察吏嗜士豈以此觀
 此聊為戲耳以驚僕童一作昏士欲見其守視其居
 賤貧欲知其所趨試以義利干我始識其面已窺其
 肺肝禮有來必往木瓜報琅玕十年思見之一日捨

我還何用慰離居贈子以短篇

青松贈林子

國華一本
林國華按

青松生而直繩墨易為功一作良玉有天質少加作
假磨與礪子誠懷美材一作君實但未遭良工養育
既堅好英華充厥中於誰以成之孟韓荀暨雄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汙池以其下泉流之所鍾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
顧子誠鄙薄羣俊枉高蹤得一不為少雖多肯辭豐
譬如登圓壇羅列壁與琮又若饗鈞天左右間笙鏞
文章爛照耀應和相撞春而子處其間眩晃不知從
退之亦嘗云青蒿倚長松新陽發羣枯生意漸丰草
暮雪浩皓一作方積醪醑寒更濃母言輕此樂此樂難
屢逢

橄欖

五行居四時維火盛南訛炎焦陵木氣橄欖得之多
酸苦不相入初爭夕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
幸登君子席得與眾果羅中州眾果佳珠圓玉光瑤
媿茲微陋質以遠不見訶錫飴兒女甜遺味久則那
良藥不甘口厥功見沉疴忠言初厭之事至悔若何
世已無採詩詩成為君哦

鸚鵡螺

大哉滄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牙鬚一作甲角

爭光銍腥風怪雨灑幽荒珊瑚玲瓏巧綴裝珠官貝
關爛煌煌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一作珠
巧官貝關爛煌煌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
累遭剝腸匹夫懷壁古所傷濃沙剝蝕隱文章注胡
濃謂沙出本草磨以玉粉緣一作金黃清樽旨酒列華
堂隴鳥回頭思故鄉美人清歌蛾眉揚一醕凜冽回
為一作春陽物雖微遠用則彰一螺千金價誰量豈若
泥下追含漿

食糟民

田家種糯官釀酒推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弃
物一作不并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澆濟如沸湯東風來
吹酒瓮香粟累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醲村酒
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糯人釜無糜粥度
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為德嗟彼官吏
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
義適一作宜言可聞達力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
不能飽爾一作之飢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
責何由逃

送焦千之秀才

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

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一作伴相家子德義勝
 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鞏始生又吾門徐子喜
 驚踊曰此難致寶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一作子繁
 繁獲雙琪奈何奪其一使我意紛葩吾嘗愛生材抽
 擢方鬱翁一作委勇及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聳况從
 主人賢高行可傾竦讀書趨簡要害說去雜冗新文
 時我寄庶可蠲煩壅

伏日贈徐焦二生一本作徐焦二子伏日遊西湖余以病不能往因以

之帶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瑩爾互輝
 映當暑自可消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榭一作古
 木陰層層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俸優
 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一作樂睡莫與不思高飛蒸鴻
 鷗反此愁卧償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
 可勝清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一作草為交朋崎嶇
 礪谷窮上下追逐猿狖爭超騰一作性酒美窟佳足自
 負飲酣氣橫猶驕矜奈何乖離纒幾日蒼顏非舊白
 髮增矻歡徒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升行措眼眇
一作捷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頭輕目明脚力健美
 子志氣將飄凌只今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一作將

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寄生槐一本題上有卷張推官庭槐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奈何柔脆質累此孤高幹
 龍鱗老蒼蒼鼠耳光粲粲因緣初莫原感吒徒自歎
 偷生由附託得勢爭葱蒨方其榮盛時曾莫見真覺
 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萌牙起微蘖辨別乖先見
 剪除初非難長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
 惟應植者深辛不習而變含容固有善勦絕須明斷
 惟當審斤斧去惡無傷善

韓公一本定州公闕古堂

兵閑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里民流誰壑闕
 公初來視之嘻此乃子責將法多益辦萬千由十百
 整齊一作容談笑間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為耳在吾繩
 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非一朝人命在
 旦夕惟茲將奈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尚可運玉壘一作
 磬猶走糴因難乃見材不止將有得公言初未信終
 歲考成績驕憤識恩威謳吟起羸瘠貌貅著行伍倉
 廩飽堆積文章娛閑暇一作閒傳記尋一作觀往昔英
 英文與武粲粲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摧辯客周
 旋顧視間是不為無益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

公豈止然事業本夔稷富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當歸廟堂上有位况一作虛席大匠不揮斧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羣材文武各以職

永州萬石亭奇題注云柳子厚亭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威輒傷摧苦其危慮一作心常使鳴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下上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雜發幽蒼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為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吟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為我銘山隈

居士集卷第四

熙寧五年秋七日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呂公著見贈百卉漸萎蕤按字書萎於危切草木枯兒既云春膏已動脉豈有萎枯之理當作蕤蕤蕤草木華垂兒選詩文物共蕤蕤東都賦望翠華之蕤蕤今改作蕤

贈李道士

石本作贈宗裝牙石本惟當石本作燁石李尊師名景仙

一作

別後寄聖俞

夜柿一作君老一作難阮一作檻穿一作

尚在一幸在

紫石屏歌

在玉函作生

復慙

難久視難一作吁嘻一作

飛蓋橋翫月

風波浪

答呂公著晉人

作晉

送魏主簿

我歎

人日聚星堂

集探韻得豐字

閱古堂

周旋

萬石亭

於文章

居士集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五

古詩一十八首

荅原父 一作荅劉廷評

炎歊鬱然蒸午景熾方談子來清風興蕭蕭吹几簟
 又如沃瓊漿遽飲不知厭嗟子學苦晚白首困鈔槧
 危疑奚一作所質孔孟久已空羣儒室自私惟子通
 且瞻幸時巧贏餘屢得飽飢歎穢嚴一作春秋經大
 法誰敢規乃一本有管猶天之荅三才失綱紀一細作五
 代極昏墊盜竊恣肘一作篋英雄爭奮劍興亡兩倉
 卒事迹多遺欠一作纔能紀成敗豈暇誅姦僭聞見
 患孤寡一作是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
 反蒙華衮褒如譽嫫母豔救非當在早已暴一作惡何
 由斂苟能哀癘瘡其可惜針砭風於或許邀湖綠方
 濫

蟲鳴

葉落秋水冷衆鳥聲已停陰氣入墻壁百蟲皆夜鳴
 蟲鳴催歲寒唧唧機杼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
 平明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奉荅子華學士一作荅安撫江南見寄之作

下四字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
 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為高一作寬縱以
 為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云力
 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歲月浸隳頹紀綱遂
 紛紜坦坦萬里疆蚩蚩九州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
 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將徧身湯劑乃常藥未能去
 深根鍼艾有奇功暫痛勿吟呻痛定支體胖乃知鍼
 艾神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靈弊革僥倖濫官絕
 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為不仁人俊又沉下位惡去善
 乃仲賢愚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說乃其要易知行
 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間捨此欲有為吾知力
 徒煩家至與戶到飽飢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
 所一作獨難我昔忝諫列日常趨紫宸聖君堯舜心
 閔閔極憂勤子華當來時玉音耳嘗親上副明主意
 下寬斯人也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一作諭以上
 恩德當冬及陽春吾言乃其槩一作止一方云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一作經略司一本云提舉張
 自古天下事及時難必成為謀於未然聰者或莫聽
 患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為來者銘
 熙熙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一作一一作朝叛烽火四

面驚用兵五六年首惡竟逃刑仰賴天子聖軋坤量
包并苗頑不率德舜羽舞于庭謂此雖異類有生亦
含情藩籬被觸突譬若豨與羶馴擾以芻豢可呼隨
指令稱藩効臣職冠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
新生敢問前孰失恃安而苑兵酒肴為善將循默乃
名卿慮患謂生事高談笑難行一方兵遽起愚智共
營營上煩天子仁盱食憂吾氓謀議及臺阜幽棲訪
巖高小利不足為涓流助滄溟大功難速就倉卒始
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由集功名乃知深遠畫施設在
安平今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嚴嚴經略府樽俎集
豪華千營飽而嬉萬馬牧在垌相公黃閣老與國為
長城張子美而秀文章博群經從軍古云樂知已士
所榮感激報恩義當來請長纓

寄聖俞

一作因馬院至云見聖俞於城東輶書長韻奉寄

凌晨有客至自西為問詩老來何稽京師車馬曜朝
日何用擾擾隨輪蹄面顏憔悴暗塵土文字光彩垂
虹霓空腸時如秋蚓叫苦調或作寒蟬嘶語言雖巧
身事拙捷徑趾蹈行非迷我今俸祿飽餘賸念子朝
夕勤鹽齏舟行每欲載米送汴水六月乾無泥乃知
此事尚難必何況仕路如天一作梯梯朝廷樂善得賢

衆臺閣俊考聯簪犀朝陽鳴鳳為時出一枝豈惜容
其樓古來磊落材與知窮達有命理莫齊悠悠百年
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醜雜其間得失何足校況與鳧
鷺爭稗穉憶在洛陽年各各一作年少對花把酒傾玻璃
二十年間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睽我今三載病不
欲眼眩不辨駟與驪壯心銷盡憶閑處生計易足纒
疏畦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疆一作
壯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行當買田清潁上與
子相伴把鋤犁

有馬示徐無黨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留陰
徐驅當大道步驟中五音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
六轡應吾手調和如瑟琴東西與南北高下山與林
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
伯樂識其外徒知價千金王良得其性此術固已深
良馬須善馭吾言可為箴

天辰

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沒曾不差分刻
一本有其行一何動北辰居其所帝座嚴尊極衆星
乾健貴於易兩句拱而環大小一作各有職不動以臨之任德不任力

天辰主下土萬物由生殖一動與一靜同功而異域
惟王知法此所以治萬國

再和聖俞見答

兩畿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猶為稽短篇投子譬瓦礫敢辱報之金裹蹄文章至寶被埋沒氣象往往干雲霓飛黃伯樂不世一作出四顧驤首空長嘶嗟哉我豈敢一作能知子論詩一作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美豈須調以薑薺我區區欲彊學跛鼈曾不離汙泥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梯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憚入海求靈犀周旋二紀陪唱和凡翼每竝鸞皇棲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彊齊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音潮一作雞兒啼妻一作噤一作午未飯得米寧擇秕與稊石上紫豪一作家故有剗藤瑩滑如玻璃追惟平昔念少壯零落生死嗟分睽一揮累紙恣奔放駿一作若駕駱仍懸驪腹雖朽虛氣豪橫猶勝諂笑病夏畦名聲不朽豈易得仕宦得路終當躋年來無物不可愛花發有酒誰同攜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若早憂民犁

感春雜言一本題下有和呂公著

鳴鳴兮屋上雀噪兮簷間百鳥感春陽有如動機關

雄雌相呼和日夕聒聒不得閑砌下兩株樹枯條有誰攀春風一夜來花葉何班班乃知天巧奪人力能使枯木生紅顏奈何人為萬物靈不及草木與飛翹自從春來何所覺但恹睡美不覺白日高南山行逢百花不着眼豈念四氣如回環却思年少憶一作前事雖有駟駿難追還奈何來日尚可樂曾不勉彊相牽拔淥酒如春波黃金為誰慳人生一世中一步一作先百險艱俟河之清不可得聊自歌此譏愚頑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一作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一作以瞻靄下壓后土之鴻厓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窅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砭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詭但見丹青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鍾暮鼓杳靄羅幃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瓌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裊袂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

狀坐卧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
與玳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
不可以苟屈芳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碑何
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送徐生一作徐無黨之滬池

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賢天下稱吹噓死灰生氣
談笑暖律回嚴凝曾陪罇俎被顧盼羅列臺閣皆
名卿一作徐徐生南國後來秀得官古縣依峭陵脚靴
手板實卑賤賢雋未可吏事繩携文百篇赴知已西
望未到氣已增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
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園林相映花百
種都邑四顧山千層朝行綠槐聽流水夜飲翠幙張
紅燈爾來飄流二十載鬢髮蕭索垂霜冰同特竝遊
在者幾舊事欲說無人應一作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
譽過耳如飛蠅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來填膺
羨子年少一作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昇名高場屋
已得雋世有龍門今復登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籬
鷄瞻雲鵬嗟吾筆硯久已格感激短章一作因子與

萬氏鼎一本有歌字

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歎我從故老問其

由云古五鼎藏高丘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
常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祕藏奇怪神所搜天昏地慘
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愁蕩搖山川失維限九龍大
戰驅蛟虬剗然岸裂轟雲轟轟滑人夜驚烏嘲啁婦走
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黃屋憂聚徒百萬如蚍蜉千
金一掃隨浮漚天旋海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
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模古質非今伴器大難用識者
不以示世俗遭擲歛明堂會朝饗諸侯饗官百品供
王羞調以五味烹金牛時有用捨吾無求二三子學
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愀披荒斷古爭窮蒐苦語難
出聲咿嘍馬圖出河龜一作龍負疇自古恠說何悠悠
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彊作詩慙効尤

太白戲聖俞一作讀李太白集劾其體

開元無事一作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
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
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平川
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一作來興
登名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
土一作悲人寰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雲
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青霞下看一作區

區郊與島瑩飛露濕吟秋草

邊戶

家世為邊戶年年常備胡兒僮習鞍馬婦女能彎弧
胡塵朝夕起虜騎茂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常俱
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云免戰鬪兩地供賦租
將吏戒生事廟堂為遠圖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

梅聖俞寄銀杏一作和聖俞銀杏

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
問予得之誰詩老遠且貧霜野摘林實京師寄時新
封包雖甚微採掇皆躬親物賤以人貴人賢棄而淪
開緘重嗟惜詩以報慙慙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

復

歲晚忽不樂相過偶乘閑百年纔幾時一笑得亦艱
有酒醉嘉客無錢買嬌鬟問子官何為侍從聯朝班
朝廷多賢材何用蒯與管白髮垂兩鬢黃金鬻九環
奈何章綬榮飾此木石頑於國略無補有慙常在顏
幸蒙二三友相與文字間江子獨捨我是一作高鴻去
難攀秋風動沙苑郡閣當南山吟詠日多暇詔條寬
可頌寒雲雪一作紛糅幽鳥春絲蠻勝事日向好思

君何時還

述懷

歲律忽其周陰風慘遠夏孤懷念時節朽質驚衰病
憶始來京師街槐綠方映清霜一以零眾木少堅勁
物理固如此人生寧久盛當時不樹立後世猶譏評
顧我實孤生飢寒談孔孟壯年猶勇為刺口論時政
中間蒙選擢官實居諫諍豈知身愈危惟恐職不稱
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檻穽再生君父恩知報犬馬性
歸來見親識握手相弔慶丹心皎雖存白髮生一作
已迸慙無羽毛彩來與鸞皇竝一作翮追羣翔孤吹驚
衆聽嚴嚴玉堂署清禁肅而靜職業愧論思文章慙
誥命辱類難久居歸計無荒荒逕偷閑就朋友笑語雜
嘲詠歡情雖索寞得酒猶豪橫羣居固可樂寵祿尤
難幸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

和劉原父澄心紙澄心一作奉賦

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
窮死愈貴殘章斷藁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
已剥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雲壓太華高崔嵬自
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低摧君家雖有澄心紙
有敢下筆知誰哉宣州詩翁餓一作欲死黃鵠折翼

鳴聲哀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壘二子雖死此翁在老子尚能工翦裁奈何不寄及示我如棄正論求排詎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闔且開百年干戈流戰血一國歌舞今荒臺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弃淪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聖瑩臆卷百枚官曹職事喜一作樂閑殿臺閣唱和相追陪文章自古世不乏間出安知無後來

居士集卷第五

熙寧七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原父蕭蕭一作蕭蕭嘗欣一作欣

答子華濫官一作濫官下寬一作寬

寄聖俞俸祿一作祿

送徐生幕府一作幕府

萬氏鼎轟雲轟一作雲

太白戲聖俞龍咆一作咆九域一作域空山一作山下

看一作看空能一作能

澄心紙一作紙

居士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六

古詩二十五首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憶昨初受命同下紫宸朝問君當何之笑指北斗杓共念到幾時春風約回鑣所持既異事前後忽相遼歲月生易一作若夫山川行知道回頭三千里雙闕在紫霄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君才綽有餘新句益一作亦飄飄前日逢呂郭解鞍憇山胥僮僕相問喜馬鳴亦蕭蕭出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又喜前見君相期駐征輶雖知不久留一笑樂亦聊歸路踐冰雪還家脫狐貂君行我即至春酒待相邀

書素屏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曠野多黃沙當午白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暮投山椒館休此車馬勤開屏置牀頭輾轉夜向晨卧聽穹廬外北風驅雲雲勿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温君命固有嚴羈旅誠苦辛但苟一夕安其餘非所云

馬齧雪

馬飢齧雪渴欲行踏冰北風卷地來一作崢嶸馬悲踰躅人不行日暮塗遠千山橫我謂行人止歎聲馬

當勉刀無悲鳴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長一作

與短亭臘雪銷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遠客還

家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程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

何須煩一作勤遠征

風吹沙一本題上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確犖悲摧藏當窮一作冬萬物

慘顏無一作色冰雪射日生一作光芒一年百日風塵

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鞭一作起馬行勿遲酒熟

重贈劉原父一作憶昨

憶昨君當使比時我往別君飲君家愛君小鬟初買

得如手未觸新開花醉中上馬不知夜但見九陌燈

火人誼諱歸來不記與君別酒醒起坐空咨嗟自言

我亦隨往矣行即逢君何恨邪豈知前後不相及歲

日一作月忽忽行無涯古北嶺口踏新雪馬孟山西看

落霞風雲一作暮慘失道路礧谷夜靜聞麈麈行迷

方嚮但看日度盡山險方逾一作沙客心漸遠誠易

感見君雖晚喜莫加我後君歸紙一作十日君先躍

馬未足誇新年花發見回鴈歸路柳暗藏嬌鴉而今

一作春物已爛漫念昔草木冰未芽人生每苦勞事

役老去尚能憐物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

盈車

贈沈遵一作贈沈博

一本序云往遊傳人問太守博士沈遵好奇之士

也聞而往遊馬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

翁吟一調惜不以傳人者五六十年矣去年冬予

奉使契丹沈君會于思其之好尚又愛其琴聲乃作歌

而作之予既嘉君之好尚又愛其琴聲乃作歌

以贈

羣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

我初聞之喜且驚官聲三疊何冷冷酒行暫止四坐

傾各一本有為君屏百處有如風輕日煖好鳥語夜靜

山響春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膝上

橫沈夫子恨君不為醉翁客不見翁醉一作山間亭

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

石青山白雲為枕屏花間百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

自醒一本有沈夫子君過滁陽今幾時滁人皆喜醉

醉而醉至今人人能道之長記山間逢太守藍

醉六句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

人生不飲酒惟
知白首悲黃金

答聖俞一本題下有
高年見過

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獨無酒數往從
一作翁何所為翁居南方我北走世路離合安可期
汴渠千艘日上下來及水門猶未知五年不見勞夢
寐三日始往何其遠城東賺河有名字萬家弃水為
汙池人居其上苟賢者我視此水猶連漪入門下馬
解衣帶共坐習清風吹溼薪熒熒萋薄茗四顧壁
立空無遺萬錢方文飽則止一瓢飲水樂可一作涯
況出新詩數十首珠璣大小光陸離他人欲一不可
有得君家筐篋滿莫持才大多一作名高乃富貴豈
比金紫包愚癡賤同為一丘土聖賢獨一作如星
日垂道德內樂不假物猶一作須朋友并良時蟬聲
漸已變秋意得酒安問醇與醜玉堂官閑無事業親
舊幸可從其私與翁老矣會有幾當弃百事勤追隨

感興五首錄於
集

奉祠嚴祕館攝事整精誠歲晏悲木落天寒聞鶴鳴
念昔丘壑趣豈知朝市情弱齡嬰仕宦壯節慕功名
多病慙厚祿早衰歎餘生未知犬馬報安得遂歸耕
懷祿不知慙人雖不吾責貧交重意氣握手猶感激

煌煌晉間金兩鬢颯已白有生天地間壽考非金石
古人報一飯君子不苟得憂來自悲歌涕淚下沾臆
清夜雖云長白日亦易晚循環百刻中勢若丸走坂
盈虧自相補得失何足算餐霞可延年飲酒誠自損
未知辛苦長孰若適意短二者一何偷百年皆不免
顏回不著述後世存愈遠聖賢非虛名惟善為可勉
仕宦希寸祿庶無飢寒迫讀書事一作文章本以代
耕織學成頗自喜祿厚愈多責挾山以超海事有非
其力君子貴量能無輕食人食

唧唧復唧唧夜歎曉未息蟲聲急愈尖病耳聞若刺
壯士易為老良時難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自西北
三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間世歲月忽已易

吳學士石屏歌一作和張生
無和字

晨光入林象鳥驚腦臍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
去黃口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
復還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恠石
橫樹一作間煙埋草沒苔蘚斑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
是吳家石屏者號工剗山取山骨朝饒暮斲非一日
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一作之
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鑄鏡刻畫醜與妍千狀

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畫一作夜不得閑不然安得
巧工妙手憊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
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號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
獲一作乃知人天地雖神一作公藏不得又疑鬼神
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惟窮吾才乃一作傳張生自西
來吳家學士見且啗醉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
神鬪嗟我老矣安能陪

初食車螯一本題上云京師

纍纍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歎嗟
五代昔乘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邈不通夷華
於一作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為異味貴賤無
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為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
印巴水載每連舳陸輪動盈車裕潛細毛髮海惟雄
鬚牙豈惟貴公侯間巷飽魚鰕此蛤今始至其來何
晚邪螯蟻聞二名車螯一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
斑斕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
爭先屢成譁但喜美無狀豈思來甚遐多慙海上翁
辛苦斷泥沙

送裴如晦之吳江一本無下三字注云席上分得己字

雜鳴車馬馳夜半聲未已皇皇走聲利與日爭寸晷

而我獨何為閑宴奉君子京師十二門四方來萬里
顧吾坐中人暫聚浮雲爾念子一扁舟片帆如鳥起
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白玉有時沽青衫豈須恥
人生足憂患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

盤車圖一本上題和聖俞下注呈楊直講

淡山嶙嶙亂石轟轟山石礮聲車碌碌山勢盤斜隨
澗谷側轍傾轆如欲覆出乎兩崖之隘口忽見百里
之平陸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揚轅作
生忍飢官太學得錢買此纜盈幅愛其樹老石硬山
回路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嚮背各有態遠近
分毫皆可辨自言昔一作有數家筆盡古一作傳多
名姓失後來見者知謂誰乞詩梅老聊稱述古畫畫
意不盡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
見詩如見畫乃知揚生真好奇此畫此詩兼有之樂
能自足乃一作為富豈必金玉名高貴朝看畫暮讀
詩揚生得此可不飢

答梅無檢字和聖俞莫登樓在禮部貢院

莫登樓樂哉都人方競遊樓闕夜氣春煙浮玉輪東
來從海陬織竊洗盞當空留燈光月色爛不收火龍
嚼山祝千秋綠竿踏索雜幻優鼓喧管咽耳欲啾清

風嫋嫋夜悠悠瑩蹄文一作輪角車如流姬姪扶欄
車兩頭曉曉垂瓌嬌未羞念昔年少追朋倚輕衫駿
馬今則不中年病多昏兩眸夜視曾不如鴝鷓足雖
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眠擁衾稠人心利害兩不謀春
陽稍愆天子憂安得四野陰雲油甘澤以時豐麥麩
遊騎踏泥非我愁

答聖俞莫飲酒此已下皆黃配中作

子謂莫飲酒我謂莫作詩花開木落蟲鳥悲四時百
物亂我思朝吟搖頭暮蹙眉雕肝琢腎聞退之此翁
此語還自違豈如飲酒無所知自古不欲無不死惟
有為善不可遲一作功施當世聖賢事不然文章千
載垂其餘醕酌一罇酒萬事崢嶸皆可齊腐腸糟肉
兩家說計較屑屑何其卑死生壽夭無足道百年長
短纔幾時但飲酒莫作詩子其聽我言非癡

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憶鶴之作

君家白鶴白靈毛我家白兔白玉毫誰將贈兩翁謂
此二物皎潔勝瓊瑤已憐野性易馴擾復愛仙格何
孤高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俸低垂兩翅
趁節拍一作拍婆娑弄影誇嬌饒兩翁念此二物者久
不見之心甚勞京師少年殊好尚意氣橫出爭雄豪

清罇美酒不輒飲千金爭買紅顏韶莫令少年聞我
語笑我乖僻遭譏嘲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
逍遙兔奔滄海却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仞直上青
松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無慘纖罽綠鬣既非老者
事玉山滄海一去何由招

戲答聖俞

鶴行而啄青玉簫枯松脚兔躡而鬃尖兩耳攢四蹄
往往於人家高堂淨屋一作室曾見之錦裝玉軸掛壁
垂乍見拭目猶驚疑羽毛慘澹眼睛活若動不動如
風吹主人矜誇百金買云此絕筆人間奇畫師畫生
不盡死所得百分三二爾豈如稅物說其真凡物可
愛惟精神況此二物物之珍月光臨靜夜雪色凌清
晨二物於此時瑩無一點纖埃塵不惟可醒醉翁醉
能使詩老詩思添清新醉翁謂詩老子勿謂我愚老
弄兒兒憐鶴雛與子俱老其衰乎奈何反捨我欲向
一作東家看舞姝須防舞姝見客笑白髮蒼顏君自
照

和梅龍圖公儀謝鵬

有詩鶴勿喜無詩鵬勿悲人禽固異性所趣各有宜
朝戲青竹林暮棲高樹枝咿啾山鹿鳴格磔野鳥啼

聲音不相通各以類自隨使鶴居籠中垂頭以似一作聽詩鷄鷓享鍾鼓魚鳥見西施鷓鶴不宜爭所爭良可知此蜂與蟻子為物固已微當彼兩交鬪勇如聞鼓聲有心皆好勝未免爭是非於我一何薄於彼一何私欄檻啄花卉叫號驚睡兒跳踉兩腳長落泊雙翅垂何足充翫好於何定妍媸鵬口不能言夜夢以告之主人起謝鵬從我今幾時僮奴謹守護出入煩提攜逍遙遂棲息飲啄安雄雌花底弄日影風前理毛衣豈非主人恩報効爾宜思主人今白髮把酒無翠眉養鶴鷓又妬我言堪解頤

和聖俞感李花

昨日摘花初見桃今日摘花還見李晴風暖日苦相催春物所餘知有幾中年多病壯心衰對酒思歸未得歸不及牆根花與草春來隨處自芳菲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搖搖牆頭花笑笑弄顏色荒涼眾草間露此紅的皦草木本無情及時如自得青春不可恃白日忽已昊繞之重吟哦歸坐成歎息人生浪自苦得酒且開釋不見宛陵翁作詩頭早白
搖搖牆頭花豔豔爭青娥朝見開尚少暮看繁已多

不惜花開繁所惜時節過昨日枝上紅今日隨流波物理固如此去一作來知奈何達人但飲酒壯士徒悲歌

刑部看竹劾孟郊體

花妍兒女姿零落一何速竹色君子德猗猗寒更綠京師多名園車馬紛馳逐春風紅紫時見此蒼翠玉凌亂迸青苔蕭疎拂華屋森森日影閒濯濯生意足幸此接清賞寧辭薦芳醪黃昏人去一作黃昏寂寂鎖空廊枝上月明春一作鳥宿看鳥宿居士集卷第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答聖俞則止即止

石屏歌一作雄雌

食車螯但喜

莫飲酒雕肝琢腎

思白兔白鶴白雲毛嬌鏡一作爭買

感李花摘花還見李

買一作闕

居士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七

古詩二十二首

贈沈博士歌

醉翁吟一作

沈夫子胡為醉翁吟醉翁豈能知爾琴淞山高絕淞

水深空巖悲風夜吹林山一作溜白玉懸青岑一瀉

萬仞源莫尋醉翁每來喜登臨醉倒石上遺其簪雲

荒石老歲月侵子有三尺徽一作黃金寫我幽思窮

崎嶇自言愛此萬仞水謂是太古之遺音泉淙石亂

到不平指下鳴咽悲人心時時弄餘聲言語軟滑如

春禽嗟乎沈夫子爾琴誠工彈且止我昔被謫居淞

山名雖一作為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

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東坡詩云新客

疑當聲入黃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

國恩未報慙祿厚世事多虞嗟力薄顏摧鬢改真一

翁心一作憂醉安知樂沈夫子謂我翁言何若悲

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攬衣推琴起視夜仰見河

漢西南移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

致遠有餘力好竒自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

始摘纔三四金奩獻凝旒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酬

歲夕子漸多累纍枝上稠主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

博望昔所徙蒲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價與此侔

今也徧中國籬根及牆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

惟當記其始後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詔

京師無鴨脚樹駙馬都尉李和文自南方移植于其第

送吳生南歸

吳孝宗字子京

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歎

古士不竝出百年猶比肩區區被江西其產多材賢

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

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決疏以道一作之漸敘收

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

文篇一作忽從布褐中百寶寫一作我前明珠雜璣

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初無聞吳生不自

隱欲吐羞俛顏少也不自重不為鄉人憐中雖知自

悔學問苦賤貧自謂久而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

感幸冀蒙洗滌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

子何異於眾人眾人為不善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

知改過不逾巡惟於斯二者愚智遂以分顏回不貳

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知更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

時雞冠佩鞞豚斬蛟射白額後卒為名臣子既悔其
往人誰禦其新醜夫祀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
言庶可以書紳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一作赴襄陽本

無下三字 景元五字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薨清漢濱語言輕清微帶
秦南通交廣西岷岷羅穀織麗藥物珍枇杷柑橘薦

清鑄磊落金盤爛璘璘槎頭縮項昔所聞黃橙擣一作

齋香復辛春雷動地竹走根錦苞玉筍味爭新

鳳林花發南山春掩映谷口藏山門樓臺金碧瓦鱗

鱗峴首高亭倚浮雲漢水如天瀉沅沔斜陽返照白

鳥羣兩岸桑柘雜耕耘文王遺化已寂寞千載誰復

思其仁荊州漢魏以來重古今相望多名臣嗟爾樂

哉襄陽人道扶白髮抱幼孫遠迎劉侯朱兩一作朱輪

劉侯年少氣甚淳詩書學問若寒士講俎談笑多嘉

賓往時邢洛一作有善政至今遺愛留其民誰能持

我詩以往為我先賀襄陽人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原父見寄一作

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挿羽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暮
紛紛竟何為凜凜還自懼朝廷無獻納倉廩徒耗蠹

風霜苦見侵衰病日增故江湖豈不思懇悃布已屢
美哉廣陵公風政傳道路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顧
君來一何遲我請亦有素何當兩還分尚冀一相遇
把手或未幾尺書幸時寓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

秋風吹浮雲寒雨灑清曉鮮鮮牆下菊顏色一何好
好色豈能常得時仍不早文章損精神何用觀天巧

四時悲代謝萬物惜凋槁豈知寒鑑中兩鬢甚秋草

東城彼詩翁學問同少年一作小風塵世事多日月良

會少我有一罇酒念君思共倒上浮黃金藥送以清

歌曩為君發朱顏可以却君老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戲作

呈聖俞

大絃聲遲小絃促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啄新生

枝惟啄槎牙一作枯樹腹花繁蔽日鎖空園樹老參

天杳深谷不見啄木鳥但聞啄木聲春風和暖百鳥

語山路硤嶓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

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嬌兒身小

指撥硬功曹廳冷絃索鳴繁聲急節傾四坐為爾飲
盡黃金觥揚君好雅心不俗太學官早飯脫粟嬌兒

兩幅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感
以錦囊裝玉軸披圖掩卷有時倦卧聽琵琶仰看屋
客來呼兒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黃菊雖然可愛眉目
秀無奈長飢頭頸縮宛陵詩翁勿謂渠人生自足乃
為娛此兒此曲翁家無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

本州非作

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世無伯樂良可
嗤千金市馬惟市一作肥駿驥伏櫪兩耳垂夜聞秋
風仰秣嘶一朝絡以黃金羈旦刷一作吳越暮燕陸
丈夫可憐憔悴時世俗庸庸皆見遺子履自少聲名
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胃不自疑世路迫窄多
穿機鬚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歸來京國
舊遊非大笑相逢索酒卮酒酣猶能弄蛾眉山川搖
落百草腓愛君不改青松枝念君明當整驂駢贈以
璠華期早歸豈惟朋友相追隨坐使臺閣生光輝

送公期得假歸絳

風吹積雪銷太行水暖河橋楊柳芳少年初仕即京
國故里幾歸成鬢霜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錫
粥香留連芳一作物佳節過束帶還來朝未央

送宋次道學士赴

一作太平州

求

古堤老柳藏一作拂春煙桃花水下清明前江南太
守見之笑擊鼓插旗催解船一作打鼓侍中令德
宜有後學士清才方少年文章秀粹得家法筆畫點
綴多餘一作妍藏書萬卷復強記故事累朝能口傳
來居侍從乃其職遠置州郡誰謂一作本然交游一時
盡英一作俊車馬兩岸來聯翩船頭朝轉暮千里有
酒胡不為一作不留連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

正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誇朱顏事年少肯慰白
髮將花挿尚書好事與俗殊憐我霜毛苦蕭颯贈以
一作寄洛陽花滿盤鬪麗爭奇紅紫雜兩京相去五百
里幾日馳來足何捷紫檀金香未吐綠萼紅苞露
猶浥謂我嘗為洛陽客頌向此花曾涉獵憶昔進士
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屬盡賢俊洛城池
一作苑藥相連接我時年纔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蛺蝶
姚黃魏紅疊帶鞞潑墨齊頭藏綠葉鶴翎添色又其
次此外雖妍猶婢妾爾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繞如熟
羊胛無情草木不改色多難人生自摧拉見花了了
雖舊識感物依依幾杖賸念昔逢花必沽酒起坐驩
呼屢傾榼而今得酒復何為愛花繞之空百匝心衰

花客遭水厄疲捧碗口吻無異蝕月蟄僮奴傍視疑
復笑嗜好乖僻誠堪嗟更蒙酬句惟可駭兒曹助噪
聲哇哇

樂郊詩為劉原甫作一本注
系父鄭州東園也

樂郊何所樂所樂從公遊三日公不出其民蹙然愁
一聞車馬音從者如雲浮吾問鄆之人無乃失業不
云惟安其業然後樂其休樂郊何所有胡不考公詩
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遠夷有臺以臨望有沼以游嬉
俯仰迷上下朱欄映清池草木非一種青紅隨四時
其餘雖瓊屑處置各有宜樂郊何以名吾為本其意
自古賢哲人所存非一世當時偶然迹來者因不廢
鄆非公久留公去民孰賴此亭公所登此樹公所憩
俾民百年思豈取一日醉

洗兒歌為聖俞作一本云前日送酒遂助
先兒輒成短歌更資一笑呈聖俞

月暈五色如虹蜺深山猛虎夜生兒虎兒可愛一作
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詩翁雖老神骨秀想見嬌
嬰目與眉木星之精為紫氣照山生玉水生犀兒一作
此翁不比他兒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材高位下眾所
惜天與此兒聊慰之翁家洗兒眾人喜不一作惜金
錢散間一作里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煌梅氏子

鳴鳩崇政殿後
考試所作

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天雨止
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歸急一作呼不已逐之其去
恨不早呼不肯來固其理吾老病骨知陰晴每愁天
陰聞此聲日長思睡不可得遭爾聒聒何時停衆鳥
笑鳴鳩爾拙固無匹不能娶巧婦以共營家室寄巢
生子四散飛一身有婦長相失夫婦之恩重太山背
恩棄義須史間心非無情不得已物有至拙誠可憐
君不見人心百態巧且艱臨危利害兩相關朝為親
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

代鳩婦言一本法開士有
欲弄妻者作

斑然錦翼花簇簇雄雌相隨樂不足抱雛出卵翅羽
成豈料一朝還及目人言嫁雞逐雞飛安知嫁鳩被
鳩逐古來有盛必有衰富貴莫忘貧賤時女棄父母
嫁婦一作曰歸中道捨君何所之天生萬物各有類誰
謂鳥獸為無知雖無仁義有情愛苟聞此言寧不悲
看花呈有韓一本
崇政殿後
老雖可憎還可嗟病眼眇昏愁看花不知花開桃與
李但見紅白何交加春深雨露新洗濯日暖金碧相
輝華浮香著物收不得含意欲吐情無涯可愛踈簾

靜相對最宜落日初西斜時傾賜壺共斟酌及此蜂
鳥方誼譁凡花易見不足數禁禦難到堪歸誇老病
對此不知厭年少何用苦思家

帝鳥舉人卷後考試

提葫蘆提葫蘆不用沽美酒官一作壺日賜新撥醅

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官花

正好愁兩來暖日方催花亂發苑樹千重綠暗春珍

禽綠羽自成羣花間祇慣迎黃屋鳥語初驚見外人

千聲百轉忽飛去一作枝上自落紅紛紛畫簾陰陰

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

州山裏聞

和聖俞字一本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

本之作用其韻

有芸黃其華在彼衆草中清香濯曉露秀色搖春風

幸依華堂陰一顧曾不蒙大雅彼君子偶來從學宮

文章高一世論議一作議伏羣公多識由博學新篇匪

雕蟲唱酬爛衆作光輝發幽叢在物苟有用得時寧

久窮可嗟凡草木糞壤自青紅

答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

所覽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

君子忽我顧一作貧家復何有虛堂來清風佳果薦
濁酒簡編記遺逸論議相可否欲知所書人其骨多
已朽前者既已然後來寧得久所以昔人云杯行莫
停手

居士集卷第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謂樂郊詩有水出遠夷夷平也傷也與遠字

不類按說文遠迤斜去兒集韻委曲自得兒詩作

委蛇漢書作遠蛇恐合作遠迤而蜀本建本羅氏

本誤作遠夷

永嘉錢文子謂詩羔羊篇有委蛇字離騷載雲旗

之委蛇一本作遠迤一本作委移劉向九歎遵江

曲之遠移蓋變委作遠變蛇作迤移二字矣張衡

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蛟蛇又以委為

蛟孫綽天台山賦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

潘安仁金谷集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又盡

變作威夷字皆委曲貌今作遠夷乃參古今之變
必有所據其實則平夷也

右遠夷二字初不必辯著此以為輕改字
畫之戒

送吳生 我前一作前類回一作類雞冠一作雞冠祀上帝一作祀

揚查講文奴 彈琵琶 行人舉頭飛鳥驚一作飛鳥

威以錦囊一作錦囊

送公期 歸還來一作歸來

謝王尚書 牡丹事年少一作事復何為一作復力懶一作力

草新茶 三月一作二月此為一作草向空一作向偶分寄一作偶疑復一作疑

次韻再作 宣如一作宣亦奇絕一作亦各偶分寄一作各疑復一作疑

看花 老病一作老年少一作年

和聖俞芸香 光輝一作光

答原甫 見過佳果一作佳

居士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八

古詩二十一首

有贈余以端谿綠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
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

父舍人聖俞直講

端谿珠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一作雙紋呼兒置枕

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

滑無埃一作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

聖君哀憐大臣閔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如一作

加罪去持許還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

慙惟苟得一從儗舍一作居城南官不坐曹門一作

少客自然唯與睡相宜以懶遭一作投閑何愜適從來

羸茆苦疲困況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

年鼻軒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

蠅蟻蠓任緣撲蠹一作詩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

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嘗聞李白好飲酒欲與鐘杓

同生死一作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

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簾攜枕去

築室買田清潁尾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夜半羣動息有風生樹端颯然飄我衣起坐為長歎
 苦暑君勿歇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
 清霜忽以飛零露亦溥溥霜露一作四時本無情豈肯私
 蕙蘭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櫛髮變新白鑑容銷
無一作故舟風埃共侵迫心志亦摧殘萬古一飛隼兩
 曜雙跳九擾擾賢與愚流沙逐驚湍其來固如此獨
 久知誠難服食為藥悞此言真不刊但當飲美酒何
 必被輕統

答梅聖俞大雨見寄

夕雲若頹山夜雨如決渠俄然見青天談談升蟾蜍
 倏忽陰氣生四面如吹噓狂雷走昏黑驚電照夔魑
 搜尋起龍蟄下擊墓與墟雷聲每軒轟雨勢隨疾徐
 初若浩莫止俄收闕無餘但掛千丈虹紫翠橫空虛
 頃刻百變態晦明誰卷舒豈知下土人水潦沒襟裾
 擾擾泥淖中無異鴨與豬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
 悶坊儻古屋卑陋雜里閭鄰注湧溝竇街流溢庭除
 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為豬牆壁豁四達幸家無貯儲
 蝦蟇鳴竈下老婦但歎歎九門絕來薪朝爨欲毀車
 壓溺委性命焉能顧圖書乃知生堯時未免憂為魚
 梅子猶念我寄聲憂我居慰我以新篇琅琅比瓊琚

官閑行能薄補益愧空踈歲月行晚矣江湖盍歸歟
 吾居傳郵爾此計豈躊躇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憶昨滁山之人贈我玉兔子粵明年春玉兔一字有死
 日陽晝出月夜明世言兔子望月生謂此瑩然而白
 者譬夫水之為雪而為冰皆得一陰凝結之純精常
 恨處非大荒窮北極寒之曠野養違其性天厥齡豈
 知火維地荒絕漲海連天沸天一作火熱黃冠黑距
 人語言有鳥玉衣尤皎潔乃知物生天地中萬殊難
 以一理通海中州一作州鳥窮人迹來市廣州纔八國
 其間注輦來最稀一作遠此鳥何年隨海舶誰能徧歷
 海上峯萬怪千竒安可極兔生明月在天玉兔不
 能久人間況爾來從炎瘴地豈識中州霜雪寒渴雖
 有飲飢有啄羈絀終知非爾樂天高海闊路一作終茫
 茫嗟爾身微羽毛弱爾能識路知所歸吾欲開籠縱
 爾飛俾爾歸詫宛陵詩此老詩名聞四夷

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斜川詩見招遊
 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出窮坐一室
 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路無人行
 去市又遠索於筐筥一作篋得枯魚乾鰕數種

彊飲疾醉昏然便寐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

呈聖俞

少年喜追隨老大厭誼譁慙愧二三子邀我行看花
花開豈不好時節亦云嘉因病既不飲眾歡獨成一作
我嗟管絃暫過耳風雨愁還家三日不出門堆甍類
寒鴉妻兒強我飲釘飯果與瓜濁酒傾殘壺枯魚雜
乾鰕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舫
嘔啞坐令江湖心浩蕩思無涯寵祿不知報鬢毛今
已華有田清潁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黃攬幅巾駕
柴車

奉荅原甫見過寵示之作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患憶昔有
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援琴
寫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問永陽亦如此醉
卧幽谷聽潺湲自從還朝總榮一作祿不覺鬢髮俱
凋殘耳衰聽重手漸顫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
曝書畫試拂塵埃張斷絃嬌兒癡女迷翁膝爭欲彊
翁聊一彈紫微閣老適我過愛我指下聲泠然戲一作
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琴能
得琴一作意斯為賢自非樂道甘寂寞誰肯顧我相

留連興闌東帶索馬去却鎖塵匣包青氈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堦前兩叢菊愛之欲繞行百
匝庭下不能容我足折花却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
猶馥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堦前猶對束枯莖槁葉
苦風霜無復滿叢金間綠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朱
欄敞華屋奈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簷何局促詩翁
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凡草開花數日間天
葩無根長在目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餅卧牆曲
坐中年少皆賢豪莫怪我今雙鬢禿須知朱顏不可
恃有酒當歡一作且相屬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

與君結交遊我最先眾人我少既多難君家常苦貧
今為兩衰翁髮白面亦皺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
珉賤易為價玉棄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虹射屋辰
幸同居京城遠不隔重閨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
君聞我來喜置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脫頭上巾
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窮達何足道古來茲理均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無釋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豈惟明日難重

持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
奔走花開誰得屢相過蓋到莫辭頻舉手驩情落窶
酒量減置我不須論老朽奈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
當吞八九擇之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
政事諳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為手
把鋤犁汝陰叟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鱉淺水間羸蛄如山積
毛魚與鹿角一論一作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
南比其微一作既若斯其大有一作其大固莫測波濤浩
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沒不見始悟一作始出背脊有
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鋸爭剖一作
析骨節駭專車鬚芒一作侔劔戟腥聞數十里餘臭
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祕寶萬狀
一作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一作偶傳入京國
乾枯少滋味治聲平洗費炮炙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
客一旦辱一作得君詩虛名從此得京師人不識此魚
滄州向防禦見寄

辱以詩答

送刁紡推官一本無歸潤州

翹翹名家子自少能慷慨嘗從幕府辟躍馬臨窮塞

是時西邊兵屢戰輒一作無奔潰歸來買良田俛首
學秉耒家為白酒醇門掩青山對優游可以老世利
何足愛奈何從所知又欲向异代主人忽南遷此計
亦乃一作中悔彼在吾往一作從彼去吾亦退與人交
若此可以言節槩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聽此樂有誰知
君子篤自信眾人喜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為
寄謝伯牙子何須鍾子期
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絕絃謝世人知音從此無
瓠巴魚自躍此事見於書師曠嘗一鼓羣鶴舞空虛
吾恐二三說其言皆過歟不然古今人愚智邈已殊
奈何人有耳不及鳥與魚

二月雪

寧傷桃李花無損杞與菊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
花開少年事不入老夫目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
風晴日暖雪初銷踏泥自採籬邊綠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秋冬二首命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新陽晴暖動膏
脉野水泛豔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上啄布穀翩翩桑

下飛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黃犢肥田家此樂
知者誰吾獨知之胡不歸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
流作釣磯

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麥穗初齊稚子
嬌桑葉正肥蠶食飽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安知時
節好野棠梨密啼晚鶯海石榴紅轉山鳥田家此樂
知者誰我獨知之歸不早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
跎已衰老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
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
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却手琵
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此一作却傳
來漢家漢官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織織女
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
此聲能斷腸

盆池

西江之水何悠悠經歷巖石險且回餘波拗怒猶一作
獨涵去澹奔濤擊浪常喧喧有時夜上滕王閣月照
淨練一作無纖埃楊柳左里在其北無風浪起傳古

來老蛟深處歇窟穴蛇身微行見者猜呼龍漚酒未
及祝五色繁一作爛高崔嵬忽然遠引千丈去百里
水面中分開收蹤滅跡莫知處但有兩電隨風雷千
奇萬變聊一戲一作顧溺死為可哀輕人之命若
螻蟻不止山嶽將傾頽此外魚鰕何足道獸飲但覺
腥盤杯壯哉豈不快耳目胡為守此空牆隈陶盆斗
水仍下漏四岸久雨生莓苔遊魚撥撥不盈寸泥潛
日炙愁暴鯉魚誠不幸此踴促我能決去反徘徊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一作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
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
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
拙女一作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
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
自嗟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作奉送永興

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須之管酒如
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坂愛君尚一作少年
豪嗟我久衰歡漸鮮文章驚世知一作名早意氣論
交相得晚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盞鼠須管為物雖

微情不減新詩醉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

哭聖俞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灘聲八節響石樓
 坐中辭氣凌清一作高秋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
 逸語更適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枚與鄒我年
 最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深擁鼻誣師
 魯卷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
 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蓋鹽太學
 愁乘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頷鬚已白齒
 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彊問屢倫不覺歲月
 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釜甑過午無饋餽良時易
 失不早收篋擯一作擯瓦礫遺琳瓊薦賢轉石古所尤
 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
 幽翩然素旌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溝

居士集卷第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石枕新篁哀憐一作憐臨事一作事嘗聞一作時好飲一作飲

夜聞風聲以飛一作飛共侵迫一作共

清明前一日奉呈聖俞得酒一作酒

贈別祖擇之煌煌一作皇落寞一作莫

達頭魚剖析一作析

夜坐彈琴見於書一作書

二月雪寧傷一作傷

歸田四時樂晚鶯一作鶯

明妃曲無常處一作處漢宮一作宮

盆池揚關左里一作關輕人之命一作命魚誠一作誠

生魚幸此一作幸能決去反一作反

古詩三十首

寄題劉著作義史家園效聖俞體

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寒當樹所宜木
羣花媚春陽開落一何速凜凜心節奇惟應松與竹
母我當暑種寧種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槿豔隨昏旭
黃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未知經雪霜果自保其綠
顏色苟不衰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悅凡目
千金買姚黃慎勿同流俗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冲卿學士分得黃字為韻

今日胡不樂衆賓會高堂坐中瀛洲客新佩太守章
豈無芳樽酒笑語共一觴亦有嘉一作佳菊叢新苞弄
微黃所嗟時易晚節物已淒涼羣鷺方盛集離鴻獨
高翔山川正搖落行李怯風霜君子樂為政朝廷須
儔良歸來紫微閣遺愛在甘棠

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老大惜時節少年輕別離我歌君當和我酌君勿辭
豔豔庭下菊與君吟繞之顛其黃金菜泛此白玉卮
君勿愛此花問君此何時秋風日益高霜露漸離披
芳歲忍已晚朱顏從此衰念君將捨我車馬去有期

君行一何樂我意獨不怡飛兔不戀羣奔風誰能追
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

子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

守是邦因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見寄因

以答之龍圖驛馬亭在句

風吹城頭秋草黃仰見鳴鴈初南翔秋風吹春復
綠南鴈北飛聲蕭蕭城下臺邊桃李蹊憶初披荒手
植之雪消冰解草木動因記鴻一作鴈將歸時爾
來十載空遺迹飛鴈年年自南北臺傾餘址草荒涼
樹老無花春寂歷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
綺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紙我思古人無
不然慷慨一作成功名垂百年沉碑身後念陵谷把酒
泣下悲山川一時留賞雖邂逅後世傳之因不朽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

洛人皆種花花發有時闌君家獨種玉種玉產琅玕
子弟守家法名聲聳朝端歲時歸拜慶閭里亦相歡
西臺有道氣自少服靈丸春酒養眉壽童顏如渥丹
清談不倦客妙思喜揮翰壯也已吏隱興餘方掛冠
臨風想高誼懷祿愧盤桓

鬼車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衆星沒舉手嚮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淒淒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不齊既而咿咿啾啾若軌若抽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嘔鳴機夜織錦江上羣鴈驚起蘆花洲吾謂此何聲初莫窮端由老婢撲燈呼兒曹云此怪鳥無足儔其名為鬼車夜載百鬼凌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連一一作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周馱聞此鳥憎若讎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嚙一頭落斷頭至今青血流爾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鵝鷓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污反鳥所遭之家家必破我聞此語驚且疑反祝疾飛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為祥却呼老婢炷燈火捲簾開戶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

感二子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一作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聲百蟲坏戶不啓蟄萬木逢春不發萌豈無百鳥解言語喧啾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覩天巧命短疑為天公憎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中原疲戰爭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

讀書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一作交乘勝方一作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一作案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名惟期脫貧賤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謂言得志一作後便可焚筆硯少償辛苦時惟事寢與飯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中間嘗忝竊內外職文翰官榮日清近康給亦豐美人情慎所習醜毒比安宴漸追

時俗流稍稍學營辦盃盤窮水陸賓客羅俊彦自從
中年來人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形骸
若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惟尋
舊讀書簡編一作論斷多朽斷古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閒
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祿利老用忘憂患
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鍊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
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罪譴
買書載舟歸築室一作穎水岸平生頗論述銓次加
點竄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信哉蠹書魚韓子語
非訕

鴉鴉詞 幼王建作

龍樓鳳闕一作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
愁夜短綠窻鴉鴉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
轤聞汲水三聲四聲促嚴粧紅靴玉帶奉君王萬年
枝軟風露濕上下枝間聲轉急南衙促仗三衛列九
門放鑰千官入重城禁禦鎖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
君不見穎河東岸村一作陂閣山禽野鳥常一作朝
啗田家惟聽夏鷄聲鵲鷄京西村人謂之夏鷄夜夜攏頭耕曉月
可憐此樂獨吾知春戀君思今白髮

初食鷄頭有感 一本無有賦字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夜南風吹艾蒿凝祥池鎖會靈
園僕射荒陂安可擬京師賈五岳宮及爭先園客採
新苞剖蚌得珠從海底都城百物貴新鮮廠價難酬
與珠比金盤磊落何所薦滑臺撥酷如玉醴自慙竊
食萬錢厨蒲口飄浮嗟病齒却思年少在江湖野艇
高歌菱苳裏香新味全手自摘玉潔沙磨軟還美一
瓢固不羨五鼎萬事適情為可喜何時遂一作買穎
東田歸去結茅臨野水

雙井茶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
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
兩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雲日注
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
隨時變易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時香味色

贈李士寧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
平生不把筆對酒時高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
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六一無上金一作錢買酒醉
高樓明月空床一作清風眠不醒一身四海即為家獨行
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都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

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一本四字但愛其人而莫一作見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游心

太虛逍遙出入一本二句止常一作與道俱故能入

火不熱一作入水不濡嘗聞其語一作吾雖而未見

其人也豈斯人之徒與不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一作

表而一本無滑稽玩一作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明妃小引

漢宮諸女嚴粧罷共送明妃溝水頭溝上水聲來不
斷花隨水去不回流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
堪愁

感事四首

老者覺時速閨人知日長日月本無情人心有閑忙
努力取功名斷碑埋路傍道遙林下士丘壠亦相望
長生既無藥濁酒且盈觴

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
開墳見空棺謂已超青冥尸一作解如蛇蟬換骨蛻
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

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斑虬或駕五雲車

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涂
富貴不還鄉安事富貴欺神仙人不見魍魎與為徒

人生不免死冤鬼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太虛
等為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
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
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暇謀寢食
彊顏悅憎怨擇語防仇敵眾欲苦無厭有求期必獲
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
神仙雖杳茫富貴竟何得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余生本羈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病何用苦惆悵
誤蒙三聖知貪得過其量思私未知報心志已凋喪
軒裳德不稱徒自取譏謗豈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
身雖草萊間名在朝廷上惟余服德義久已慕恬曠
矧亦有吾廬東西正相望不須駕柴車自可策藜杖
坐驚顏鬢日摧頹及取新春歸去來共載一舟浮野
水焦陂四面百花開

昇天槍

青牛西出關老聃始著五千言白鹿去昇天爾來忽
已三千年當時遺迹至今在隱起蒼檜猶依然惟能
乘變化所以為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

雲煙奈何此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
事茫茫真偽莫究徒自傳雪霜不改終古色風雨有
聲當夏寒境清物老自可愛何必詭怪窮根源

憶焦陂

一本無憶字
注 陰作

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聞花香焦陂八月新酒
熟秋水魚肥鱸如玉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
下船笑向漁翁酒家保金龜可解不須錢明日君恩
許歸去白頭酣詠太平年

贈許道人

洛城三月亂鶯飛潁陽山中花發時往來車馬遊山
客貪看山花踏山石紫雲仙洞鎖雲深洞中有人人
不識飄飄許子旌陽後道骨仙風本仙胄多年洗耳
避世喧獨卧寒巖聽山溜至人無心不著心無心自
得無窮壽忽來顧我何慙慙笑我白髮老紅塵子歸
爲築巖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送龍茶與許道人

潁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夜朝北斗太清
壇一作虛不道姓名人不識我有龍團古蒼壁九龍泉
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馴鹿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柵慙媿主人恩自非殺身難
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爲網羅獲南山藹藹
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
吹百草香飲泉蓄草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戶

留題齊州舜泉

岸有時而爲谷海有時而爲田虞舜已歿三千年耕
田浚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歷山之下有寒泉
向此號泣于是天無情草木亦改色山川慘淡生雲
煙一朝垂衣正南面臯夔稷契來聯翩功高德大被
萬世今人過此猶留連齊州太守政之暇鑿渠開沼
既清連遊車擊轂惟恐後衆卉亂發如爭先豈徒邦
人知樂此行客亦爲留征軒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蜜脾未滿蜂採花麥壠已深鳩喚一作雨正是山齋
睡足時不覺花間日亭午

經春老病不出門坐見羣芳爛如雪正當年少惜花
時日日春風吹石裂

朝少年惜花

紛紛紅藥落泥沙少年何用苦咨嗟春風自是無情
物肯爲汝惜無情花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

自老人老不復少花開還更一作復新使花如解語應笑惜花人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

誰謂田家苦田家樂有時車昌鳴緜白繭麥熟轉

黃鸝田家此樂幾人知幸獨知之未許歸逢時得寵

已逾分報國無能徒爾為收取玉堂揮翰手却尋南

畝把鋤犁

射生戶予初至州獵戶有獻狼豹者

射生戶前日獻一豹今日獻一狼豹因傷我牛狼因

食我羊狼豹誠為害人物縣官賞之縑五疋射生戶

持縑歸為人除害固可賞貪功趨利爾勿為弦弓毒

矢無妄發恐爾不識麒麟兒

戲石唐山隱者

石唐仙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算心真人已去升寥

廓歲歲巖花自開落我昔曾為洛陽客偶向巖前坐

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

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居士集卷第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西齋小飲眾賓一作賢

歸鴈亭仰見一作

食雞頭都城一作

感事苦無狀一作

昇天自傳一作

朝少午惜花紅菜一作

出郊有感鳴絳一作

鴉鵲詞促仗碑本促作促似重寤廉則案唐書儀

道人帶予提仗而立號曰立門仗又云內外諸門以排

州大杖本並作作吉州奉及時賢文集並作提

鎖池臺鎮碑

居士集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十

律詩六十首

送王汝宰藍田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鐺
樹搖秦甸綠花入鞦韆若遇西來旅時應問望一作

故園

徽安門曉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葱葱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一作
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之登高賦徒知京

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

名郎出粉闥佳郡古關西幾驛秦亭盡千山蜀鳥啼
朱輪照耕野綠芋覆秋畦向關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

朝雲來少室日暮向箕山本以無心出寧隨倦客還
春歸伊水綠花晚洛橋閑誰有餘罇酒相期一解顏

逸老亭

一本注彭城公白蓮庄

上相此忘榮怡然物外情池光開小幌山翠入重城
野鳥窺華袞春壺勞耦耕枕前雙鴈沒兩外一川晴
解組金龜重調琴赤鯉驚雖懷安石趣豈不為一作

蒼生

廣愛寺

都人布金地紺宇巋然存山氣蒸經閣鍾聲出國門
老杉春自綠古壁雨先昏應有幽人屐來留石蘚痕

弔黃學士三首名題

麗正讎書久蘭臺約史成迎親就江水厭直出承明
世德無雙譽詩豪第一評風流今頓盡響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文園仍病瘠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
金馬人相弔長沙物易妖秋風吹越樹歸旆自飄飄

自古蘭衰早因令蕙歎深書遺茂陵藁病作越鄉吟
萬里無春色閩山蔽夕陰空嗟埋玉樹齋志永沉沉

兩後獨行洛北

北闕望南山明嵐雜紫煙歸雲向嵩嶺殘雨過伊川
樹繞芳隄外橋橫落照前依依半荒苑行處獨聞蟬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一本注西京作

一兩郊圻迴新秋榆棗繁田荒溪溜入禾熟雀聲喧
燒出空搖腹人耕廢廟垣閑追向城客落日隱高原

智蟾上人遊南岳

終日念雲壑南歸心浩然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
野渡惟浮鉢山家少施錢到時春尚早收若綠巖前

送左殿丞一作入蜀

傳聞蜀道難行客若登天紫竹深無路黃花忽見川
聞禽嗟異域問俗訪耆年欲識京都遠惟應望日邊

秋郊曉行一作望

寒郊桑柘稀秋色曉依依野燒侵河斷山鴉向日飛
行歌採樵去荷鋤刈一作田歸林一作村酒家家熟相

邀白竹扉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寮友

周禮恤凶荒輶車出四方土龍朝祀雨田火夜驅蝗
木落孤村迴原高百草黃亂鷄鳴古堞寒雀聚空倉

桑野人行蝨魚破鳥下梁晚煙茅店月初日棗林霜
墜戶催寒候叢祠禱歲穰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緱氏縣作

亭候徹郊畿人家嶺坂西青山臨古縣綠竹繞寒溪
道上行收穗桑間晚澆畦東臯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

秋色滿郊原人行禾黍間雉飛橫斷澗燒響入空山
野水蒼煙起平林夕鳥還嵩嵐久不見寒碧更孱顏

送梅秀才歸宣城

從學方年少還家整橐金久為江北客能作洛生吟

罷亞霜前稻鉤輶竹上禽歸帆何處落應拂野梅林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飆遙看山口火暗渡洛川橋
不見新園樹空聞引葬蕭林鷄棲已定猶一作獨此倦

征鑣

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拂朝煙征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
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綠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

寒齋日蕭索天外敞簷楹竹雪晴猶覆山窻夜自明
禽歸窺野客雲去入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載酒行

張主簿東齋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過一作山鳥入
城帝賞主高談勝心冥外物齊惟應朝枕夢長獸隴

隣一作雞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呈府中同寮

古木鬱沉沉祠亭相袞臨雷驅山外響雲結日邊陰
霖霖來初合依微勢稍深土膏潛動脉野氣欲成霖

隴上連雲色田間擊壤音明光應奏瑞黃屋正焦心

帝邑三川美離宮萬瓦森廢溝鳴故苑紅蘊發青林
南畝猶須勸餘春尚可尋應容後車一作客時作洛
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奉寄希深
聖俞仍酬述中見寄之什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人行已荒徑花發半枯槎
高榭林端出殘陽水外斜聊持一罇酒徒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一作希深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曾為謝公客偏一作入梵

王家陰澗初生草春崑自落花却尋題石處歲月已
堪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

偶來林下逕共酌竹間亭積雨添方一作沼殘花點
綠萍野陰侵席潤芳氣襲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兀
爾形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渡伏浪卷沙流
樹落新摧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
萬里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
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迹空欲問張侯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寄梅
聖俞

經年都洛與君文共許詩中思最豪舊社更誰能擁
臯新秋有客獨登高徑蘭欲謝悲零露籬菊空開之
凍醪縱使河陽花滿縣亦應留滯感潘毛

晚過水北

寒川消積雪凍浦漸通流日暮人歸盡沙禽上釣舟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歸客下三川孤郵暫解鞍鳥聲催暮急山氣欲晴寒

已作愁霖詠猶懷祖帳歡更聞溪溜響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

幕府三年客羣居幾日親初分關一作口路猶見洛

陽人壠麥晴將秀田花晚自春向家行漸近豈復倦
征輪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

投館野花邊羸驂晚不前山橋斷行路溪雨漲春田

樹冷無棲鳥村深起暮煙洛陽山已盡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一本有并引字

朱家曲自許縣北門上赤坂岡分道西行入小
路三十里有村市臨古河高實之版京師者舟
車皆會此居民繁雜宛然如江鄉予
以事偶至此宿旅邸明日遂赴京師

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窮桑柘田疇美漁商市井通
薪歌晚入浦舟子夜乘風旅舍孤煙外天京王氣中
山川許國近風俗楚鄉同宿客雞鳴起驅車猶更東

行至樞澗作

霜後葉初鳴羸驂遠澗行川原人遠近禾黍日晴明
病質驚殘歲歸塗一作暮程空林聚寒雀疑已作
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漢使入幽燕風煙兩國間山河持節遠亭障出疆關
征馬聞笳躍雕弓向月彎禦寒低便面贈客解刀環
鼓角雲中壘牛羊雪外山穹廬鳴朔吹凍酒發一作
朱顏塞草生侵磧春榆綠滿關應須鴈北嚮方值使
南還

送賈推官赴絳州

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行李山川遠風霜草木腓
郡齋賓榻掛幕府羽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塵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
翔風馳駿馬塞雪射驚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威勝軍張判官

北地不知春惟有榆葉新岑牟多武士玉塵重嘉賓
野燐一作驚行客烽煙入遠一作塵繫書沙上鴈時
寄日邊人

送同年史襄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笳今茲一尉遠猶困折腰嗟
白馬關中道青天一作棧外家過秦應弔古惟有故
山斜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吳江通海浦畫舸候潮歸疊鼓山間響高帆鳥外飛
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非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一本注初發

梁漢衰斜險夫君畏遠遊家臨越山下帆入海潮頭
岸柳行稍盡江蓴歸漸秋故鄉看衣錦寧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一作送朱處仁

為客久南方西游更異鄉江通蜀國遠山閉楚祠荒
油幕無軍事清猿斷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

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一作識洛陽
陽生共歎長沙謫空存許劭評堪嗟桃李樹何日見
陰成

送王尚恭隕州幕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一作城起畫角向
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襲貂遙知為客恨應賴酒

孟消

送王尚詰三原尉

初仕便西轅驍駒兩佩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
桑柘千疇富人煙萬井閑欲為京洛詠應苦簿書閒

送徐妣陳寺丞

表

銅墨佩腰間中流望若一作仙鳴蟬汴河柳畫鷁越
鄉船下瀨逢江鴈瞻氛落海蕩山川仍客思盡入隱

侯篇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曾作關中客嘗窺百二疆自言秦隴一作水能斷楚
人腸失意倦京國羈愁成鬢霜何如伴征鴈日日向

衡陽

夏侯彥濟武陟尉

風煙地接懷井邑富田垆河近開水坼山高見雨來
官閑同小隱酒美足街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遠山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峯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望繫朝廷重文推天下工清名畏楊綰故事問胡公
物議垂為相風流頌已窮仁言博哉利獻替有遺忠

識度推明哲風猷藹縉紳何言止中壽遠不乘洪鈞

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哭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

結髮一作逢明主馳聲著兩朝莫揜先有夢升屋豈

能招贈服三公袞兼榮七葉貂春風茄鼓咽松栢助

蕭蕭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孤舟日日去無窮行色蒼茫杳靄中山浦轉帆迷向
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漈田漸下雲間鴈霜日初丹水

上楓蓴菜鱸魚方有味遠來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

雲間征鴈水間棲矰繳方多羽翼微歲晚江湖同是
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已下五首一本屬夷陵九詠

島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峯雙可憐勝境一作
當窮塞餽使留一作人戀此邦亂石驚灘喧醉枕淺

沙明月入船窻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荆江見蜀江

下牢津

依依下牢口古戍鬱嵯峨入峽江漸曲轉灘山更多
白沙飛白鳥青障一作合青蘿遷客初一作嘗經此
愁詞作楚歌

龍溪

潺潺出亂峯演漾綠蘿風淺瀨寒難涉危槎路不通
朝雲起潭側飛兩徧江中更欲尋源去一作山深不
可窮

勞停驛

孤舟轉山曲豁爾見平川樹杪帆初落峯頭月正圓
荒煙幾家聚瘦野一刀田行客愁明發驚灘鳥道前

黃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萬樹蒼煙三峽
暗滿川明月一猿哀非鄉况復驚殘歲慰客偏宜把
酒盃行見江山一作山河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望州坡

聞說夷陵人為愁共言遷客不堪遊崎嶇幾日山行
倦却喜坡頭見峽州

居士集卷第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老亭兩外一作後

弔黃岡一作越越鄉一作山

快牒行路呈家一作呈

行次作寒碧一作碧

東齋買主一作至

黃河馳馬一作無

和應之登廣德寺閣經年一作年

江行贈鴈征鴈一作秋

居士集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

三峽倚岩堯一作遷地最遙物華雖可愛鄉思獨

無聊江水流青嶂猿聲在碧霄野篁抽夏笋叢橘長

春條未臘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一作蔽日山

霧晦連朝斫谷爭收漆梯林闔摘椒巴寶船賈集一作

成調笑捺一作鬼聚喧囂夷陵之俗多油芥入好祠

催晏歲牢落慘驚颯白髮新年出朱顏異域銷懸樓

朝見虎官舍夜聞鴉寄信無秋鴈思歸望斗杓須知

千里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幕府文書日已稀清罇歲晏喜相携寒山帶郭穿松

路瘦馬尋春踏雪泥翠蘚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

深溪為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字照鄰

後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罇同高文落筆妙天

下清論揮犀服坐中江上掛帆明月峽雲間謁帝紫

微宮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見瓊枝一作慰病翁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平日相從樂會文博泉壺馬占朋分罰籌多似昆陽

矢酒令嚴於細柳軍蔽日雪雲猶黓黓欲晴花氣漸

氛氳一罇萬事皆毫末螺贏螟蛉豈足云

書七言四韻

結綬當年任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伊川洛浦尋芳

偏魏紫姚黃照眼明客思病來生白髮山城春至少

紅英芳叢密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兩聲

呈喜一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

呈元珍表臣

為憐碧砌宜佳樹自斲蒼苔選綠叢不向芳菲一作

騷一作開落直須霜雪見青蔥披條法轉清晨露響葉蕭

騷一作半夜風時掃濃陰北窻下一枰閑且伴衰翁

戲答元珍一本下云花時大雨之什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

橘凍雷驚筍欲抽芽花開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一作

不須嗟鳥聲新變知芳節人意無聊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日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趣鍾鼓梵王家
地僻違春節風晴變一作物華雲光漸容與鳥呼已
交加冰下泉初動煙中茗未芽自憐多病客來探欲
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蕭條雞犬亂山中時節崢嶸忽一作已窮遊女髻

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夷陵俗朴阻廣莽祭鬼則男女數百相從而樂飲

山昔最雄夷陵俗謂三國時吳蜀爭於此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勞酒

問鄰翁夷陵土俗居縣舍西好學多知荆楚故事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一作代書寄舍人三大

春秋楚國西偏境陸羽茶經第一州紫箬青林長蔽

日綠叢紅橘最宜秋道塗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

善汨臘市漁一作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風鳴

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月出行歌聞調笑花

開啼鳥亂鈎軸一本有公庭畫地通人語邑政嚴風

四句客偏慈黃牛峽口經新歲白玉京中夢舊遊曾是洛

陽花下客欲誇風物向君羞

戲一作贈丁判官

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作酒孟須信春風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一本注夷陵作

青一作春山四顧亂無涯雞犬蕭條數百家楚俗歲時多雜鬼蠻鄉一作風言語不通華繞城江急舟難泊當

縣山高日易斜擊鼓踏歌成夜市邀龜卜雨趁燒一作春畬叢林白晝飛妖鳥庭砌非時見異花惟有山川

為勝絕寄人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經年遷謫狀荆蠻惟有江山興未闌醉裏人歸青草渡夢中船下武牙灘野花零落一作亂風前亂一作飛

雨蕭條江上寒荻笋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都一作寄謝希深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恠我一作我自還浪得浮名銷壯節羞將一作看白髮見一作對青山野花向客開如

向我一作我情猶笑芳草留人意自閑却到行一作至謝公題壁

處向風清淚獨一作清淅淅一作風淅淅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寒猶入餘花晚自開

命賓曾授簡開府最多才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

謝公執詞三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莽蕭笑言猶在耳
冤魄遂難招
天象奎星暗辭林玉樹凋朔風吹霰雪
銘旌共飄飄
前日賓齋宴今晨奠柩觴
死生公自達存沒世徒傷
舊國難歸葬餘貲不給喪
平生公輔志可一作得在文章

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浴瀆泉臺一閉夜
蒿里不知春
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
堪憐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愁牛嶺

邦人盡一作說畏愁牛牛一作愁不獨牛愁我亦愁
終日下一作山行百轉却從山脚望山頭

寄子山待制二絕一本後屬作別藥陽寄沈待制

留滯西山獨可嗟殘春過盡始還家
落花縱有那堪醉一作何況歸時無落花

聞君屢醉賞紅英落盡殘花酒未醒
嗟我落花無分看莫嫌狼籍掃中庭

寄秦州田元均

由一作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一作耕耘
夢回夜帳聞羌笛詩就高樓對隴一作雲
莫忘一作鎮陽遺愛在一作北

潭桃李正氛氲李一作春深桃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逸

幾歲瘡痍近息兵經營方喜得時英
從來漢粟勞飛輓當使秦人自戰耕
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一作劔六蕃迎知君材力多閑暇刺聽陽關醉後聲

樂城遇風劾韓孟聯句體

歲暮氛氲惡冬餘氣候爭吹噓
回暖律號令發新正
速響來猶漸狂奔勢益橫
頽城鏖戰鼓掠野過陰兵
掃蕩無餘靄顛摧鮮立莖
五山搖岌業九鼎沸煎烹
玉石焚岡裂波濤卷海傾
遙聽午合市爭呼夜驚營
慘極雲無色陰窮火自生
電鞭時若割雷輻助喧轟
孔竅千聲出陰幽百恠呈
狐妖憑莽蒼鬼焰走青荧
奮怒神增悚中休耳暫清
胡兵占月暈江客候鼙鳴
飄葉千艘失飛空萬瓦輕
獵豪漆馬健舶穩想帆征
畏壓頻移席陰祈屢整纓
凍消初醒蟄枯活欲抽萌
病體愁山館春寒賴酒鐺
雞號天地白登龍看晴明

過中渡二首

中渡橋邊十里堤寒蟬一作落盡柳條衰
年年塞下春風晚誰見輕黃弄色時
得歸還自歎淹留中渡橋邊柳拂頭
記得來時橋上

過斷水殘雪滿河流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

陽城旋裏新來鴈趁伴南飛逐一作何事越船野岸

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

自勉

引水澆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

都城車馬日喧喧雖有離歌不慘顏豈似客亭臨野岸暫留罇酒對青山天街樹綠騰歸騎玉殿霜清綴

曉班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溜響潺潺

寄劉都官

別後山光寒更綠秋深酒美色仍清繞亭黃菊同君種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側在琅琊山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公是滁州謝上表云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共荷君恩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題輿嘗屈佐留京攬轡今行來一作按屬城楚館尚看

淮月色嵩雲應過虎關迎春寒酒力風中醒日暖梅

香雪後清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宜城縣射亭

作色三年事事勤宜城風物自君新已能為政留遺

愛何必哉花遺後人藹若芝蘭芳可襲温如金玉粹

而純支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亭遊春三首

綠樹交加山一作野鳥啼晴風蕩漾落一作晚晴花

飛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一作月酒醒春已一作色歸

春雲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

守藍輿醅酌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

老一作空來往一作空亭前路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

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一作那齋聞百舌

百轉千聲隨一作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

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繞郭雲煙一作開匝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霜林落

後山爭出野菊開時酒正濃解帶西風飄畫角倚欄

斜日照青松會須乘醉携嘉客踏雪來看羣玉峯

送張生

一別相逢十七春顏衰髮互相詢江湖我再為遷

客道路君猶困旅人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

逾新山城寂寞難為禮一作喜濁酒無辭舉壽頻

田家

綠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

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別滁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一作如

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聞道西亭偶獨登悵然懷我未忘情新花自向遊人

笑啼鳥猶為舊日聲因拂醉題詩句在應怜手種樹

陰成須知別後無由到莫厭頻携野客行

招許主客

欲將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涼更一作掃掃廣庭

寬一作開百畝少容明月放一作土清光樓頭破鑑看將

滿甕面浮蛆撥已香仍一作更約多為詩準備共防梅

老敵難當

金鳳花

憶繞朱欄手一作喜自裁綠一作紫叢高下幾番開中庭

雨過無人迹狼籍深紅點綠苔

鷺鷥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盡日獨行淺

處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鵲

鮮鮮毛羽耀朝輝紅粉墻頭綠樹枝日暖風輕言語

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

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誰栽金菊叢相

近織出新番蜀錦窠

樵者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磴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

雨南澗歸時渡處深

詠雪

至日陽初復豐年瑞遽臻飄颻初未積散漫忽無垠

萬木青煙滅千門白晝新往來衝更合高下著何句
 望好登長榭平堪走畫輪馬寒毛縮蝟弓勁力添鈞
 客醉看成眩兒嬌一作驕且且嚮虛堂明永夜高閣照
 清晨樹石詩翁對川原獵騎陳凍狐迷舊穴飢一作
 雀噪空園此土偏宜稼而予濫長人應須待和暖載
 酒共行春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

解榻方欣待雋英掛帆千里忽南征錦衣白日還家
 樂鶴髮高堂獻壽榮殘雪楚天寒料峭春風淮水浪
 崢嶸知君歸意先飛鳥莫惜停舟酒屢傾一作

初至潁州西湖一作到潁州事之種瑞蓮黃

楊一作因與郡官小寄淮南轉運呂度支發

運許主客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柳絮已將春去
 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啼一作鳴禽似與遊人語明一作本
 月閑撐野一作小艇隨每到最佳堪樂處却思君共把

芳卮

三橋詩皇祐元年新作三橋而

朱欄明綠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宜望清連對女郎

青一作朱欄明綠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宜望清連對女郎

右宜遠

鳴騶入遠樹飛蓋渡長橋水闊鷺雙起波明魚自跳

右飛蓋

輕舟轉孤嶼幽浦漾平波回看望佳處歸路逐漁歌

右望佳

答通判呂太博

千頃芙蓉蓋水平平即泗水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

圍處花光合干嘗採蓮千朵神紅袖傳來酒令行又

命坐客傳花人獨令舞踏落暉留醉客歌遲檀板

換新聲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人看落英

祈雨曉過湖上

清晨驅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曉日未昇先起

霧綠陰作一本初合自生煙身閑始覺時光好春去猶

餘物色妍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隨蕭鼓樂豐年

居士集卷第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答蘇子美見寄云祭鬼聚噓雷本注夷陵俗
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餽其餘里俗謂之
祭鬼諸本皆同惟蜀本以祭為捺朝佐按類篇捺
初葛切挑取也推也有推食之義蜀去峽近故能
知其方言又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亦作捺按
集韻捺桑葛切散之也有散福之義二義皆通今
改作捺一作捺若作祭字別無意義本注豈應復
言里俗謂之祭鬼也

答蘇子美

俚歌石本作

捺鬼

捺石本作祭注
文却引捺鬼事

遊東山寺

冬後石本作

幕府

幕一作

龍興寺小飲

氤氳一作

手植楠木

滋轉石本作

獨遊東山寺

交加一作

莫陵書事

向君差一作

寄子山待制

京本一作

送沈待制方喜

方務一作

入汴河聞鴈

新來一作

送劉都官

都城一作

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

一作
紅白

送楊先輩

高堂

一作
高年

答呂大博

詩注

插以
一作

居士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送謝中舍二首

滁南一作陽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水種花故事已傳

遺一作父老說世人今一作分作畫圖誇金閨引籍子

方壯白髮盈簪我可嗟試問弦歌為縣政一作意何如

鑄俎樂無涯

喜聞嘉譽藹淮壖又看吳一作送征帆解畫船隴畝遺民

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一作傷白髮吾今爾

仕路一作宜青雲子勉旃舉棹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

少一作更留連

酬張器判官泛溪

園林初夏有清香人意乘閑味愈長日暖魚跳波面

靜風輕鳥語樹陰涼野亭飛蓋臨芳草曲渚迴舟帶

夕陽所得平時為郡樂况多嘉客共銜觴

西園石榴盛開

荒臺野徑共躋攀正見榴花出短垣綠葉晚鶯啼處

密紅房初日照時繁最憐夏景鋪珍簾尤愛晴香入

睡軒乘興便當勢酒去不須旌騎擁車轅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一作初

菡萏香清一作綠畫舸浮使君寧一作不復憶揚州都

夢中作

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

世酒闌無奈客思家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還也聊以贈之

相逢十年舊暫喜一罇同昔日青衫令今為白髮翁

俟時君子守一作求士有司公況子之才美焉能久

困窮 送楊君之任永康

劔峯雲棧未嘗行圖畫曾看已可驚險若登天懸鳥

道下臨無地瀉江聲折畧莫以微官恥為政須通異

俗情況子多才兼美行薦章期即達承明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一云與

儉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

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罇談笑作

閑人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事國一心勤一作且瘁還家五福壽而康風波已出

憑忠信松栢難凋耐雪霜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

首再升堂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先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一本云太傅相公寵答佳

篇仍索拙詩副本謹吟成四韻以叙郵懷

楚肆固知難銜玉丘門安敢輒論詩藏之十襲真無用報以雙金豈所一作宜已恨語言多猥冗況因盃杓一作正淋漓願投几格資哈噓欲展須於欲睡時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惜謹依元韻聊述

規佩之意

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銜詩憂患飄流誠已甚文辭衰落固其宜非高僅比巴音下少味還同魯酒滿兩辱嘉篇永為寶豈惟榮耀詫當時

太傅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

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一本作因成四韻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為天下福甘棠何止郡人思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云伏蒙寵示

之會某亦經春多病誠有可嗟謹依元韻報好酬素一本於經春多病下文有略無少暇

字四

醉翁豐樂一閑身憔悴今來汴水濱每聽鳥聲知改

節因吹柳絮惜殘春見花也春罕平生未省降詩敵近覺和難韻甚到處何嘗訴酒巡壯志銷磨都已盡看花覺牽強纔作飲茶人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歲時豐儉若循環天幸非由一作拙政然一雨雖知為美澤三登猶未一作補凶年京東累歲不熟桑陰蔽日交垂路麥穗含風秀滿田千里郊原想如畫正宜芻酒望晴川

望晴川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凜凜節奇霜澗栢昭昭心瑩玉壺冰正身尚可清風俗當暑何須厭鬱蒸塵柄屢揮容一作請益龍門雖峻忝先登立朝行已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當年丞相倦洪鈞弭節初來潁水濱惟以琴樽樂嘉客能將富貴比浮雲西溪水色春長綠北渚花光暖一作自薰去思堂在此渚也此臨得戴公詩播人口去思從此四夷聞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蹤跡本羈單登門二十年平生任愚拙自進取因緣憂患經多矣疲鴛尚勉旃凋零鴛谷友蘇子美同出

下惟悴鴈池邊忽忽良時失區區俗慮闕公齋每偷
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一本無倦餘談亦可編每按
議皆立朝行已之節至於說笑之間亦仰高雖莫及
多記朝廷故事皆可紀錄以貽後生希驥豈非賢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
肯逐利名遷

借觀五老詩次韻為謝

一本注云即丞相杜公太子賓客王渙光

揀御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貫尚書郎馮平

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錐種
種丹心許國高桓桓鴻冥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
自寒閒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一作傳一作看

答杜相公惠詩

一本云近以藥苗茶具為獻伏蒙報以嘉篇云云謹於別

韻譯成一首

藥苗本是山一作家味茶具偏於野客宜敢以微誠
將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
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在一作世豈惟榮耀詔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曲欄高柳拂層簷却憶初栽映碧潭人昔共遊今孰
在樹猶如此我何堪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
半酣後日更來知有幾攀條莫惜駐征驂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不歸車馬喧喧走塵
土園林處處鎖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羈客多傷涕
自揮我亦悠然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一作呈

禁署一作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溢金盤纖埃不隔
光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蓮燭燒殘愁夢斷蕙爐薰
歇覺衣單水精宮鎖黃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一作和子華朝退寒甚陸諸公飲

玉階朝罷卷晨班官舍相留一笑間與世漸疎嗟已
老一作得朋為樂偶偷閑紅牋擲管吟紅藥綠酒
盈樽舞綠鬟自是風情年少事多慙白髮與蒼顏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官一作馬上口占一本

華子履子

凌晨更直九門開驅馬悠悠望禁街霜後樓臺明曉
日天寒煙霧著宮櫺山林未去猶貪寵罇酒何時共
放懷已覺蕭條悲晚歲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琳館清晨藹瑞氣玉旒朝罷奏韶鈞綠槐夾路飛黃
蓋翠輦鳴鞘向一作紫宸金闕日高猶泣露綠旗風
細不驚塵自慙白首追時彥行近儲胥忝侍臣

憶滁州幽谷

滁南一作山幽谷抱千峯高下山花遠近紅當日辛勤

皆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

能說醉翁誰與援琴親寫取夜泉聲在翠微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一作和欽聖學士聞喜置酒即事

嶽嶽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清川萬古流不

盡白鳥雙飛意自閑可笑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

江山少年我亦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西溪一作

聞說溪園景漸佳遙知清興已無涯飲闌歸騎多作

去乘月雪後尋春自探花百疇黃鸝消水日雙飛白

鳥避鳴笳平生喜接君酬一作嗟予每許陪高唱不得樽前詠

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初旭一作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節曉出大

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白霧中繡鞵一作驕躍躍貂

袖紫蒙蒙朔野驚颯慘邊城畫角雄過橋分水回

首羨南鴻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兒童能走馬婦

女亦晉弓度險行愁失盤高路欲窮一作斗絕誇天除高盤畏路窮

山深聞喚鹿林黑自生成一作風松壑寒逾響冰溪作

沈溪咽復通望平愁驛迥野曠覺天穹駿足來山北輕

禽出海東合圍飛走盡移帳水泉空講信鄰方睦尊

賢禮亦隆斫一作冰燒酒赤凍一作膾縷霜紅白草

經春在黃沙盡日濛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祗事

須彊力嗟予乃病翁深慙漢蘇武歸國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過塞一作

古關衰柳聚寒鷄駐馬城頭日欲斜一作駐馬關猶頭見落霞

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紫貂裘暖朔風驚潢水冰光射日明笑語同來向公

子馬頭今日向南行

送渭州王龍圖

漢軍一作十萬控山河玉帳優游暇日多夷狄從來

懷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吟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

燈炫綺羅此樂直須年少壯嗟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余少時嘗聞一鈞容老樂工箏聲與時人

所彈絕異云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復聞至此始復一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絃縣蠻巧轉花間

舌鳴咽交流冰下泉常謂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自

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泫然

送鄆州李留後

北州遺頌藹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
帳綠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塵高談四
坐傾富貴常情誰不羨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瀑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當輪
宿輒成拙句奉呈

萬釘寶帶爛青銀賜一作錫宴新陪一笑歡金馬並遊
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嗟零一作流落凋顏鬢晚

得飛翔接羽翰今日遽聞催逸宿不容多病養衰殘
禮部貢院闕進士就試自此而下二十首皆禮部貢院唱和一首本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羣英無譁戰士街枚
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
公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裁一作禪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思同萬國權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燦燦春風
裏黃傘亭亭瑞霧間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
天顏自憐曾預一作與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閑繞危欄一作樓去復還遙望觚稜

煙靄外似聞天樂夢魂間豈無罇酒當佳節沉有朋
歡慰病顏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舊際已關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閒袂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
上行歌遙聽九衢間黃金絡一作束馬追朱轡紅燭籠
紗照玉顏與世漸一作已疎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
關

憶鶴呈公儀一作和公儀

一笑相驩一作從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
凌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
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携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一作和禹玉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
舊一作事笑談今此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
為白髮翁自古薦賢為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答王內翰范舍人一本云謝景仁為王

相從一笑歡無厭屢屢獲新篇喜可涯自昔居前誚
稭幸容相倚媿蒹葭白麻詔令追三代一本注禹玉
林青史文章自一家一本注景仁我亦諫垣新忝
命君恩未報髮先華禹玉新除學士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

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病眼自憎紅蠟
燭何人肯伴白鬚翁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伏
下風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桃 一作和公
儀正月桃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
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戲書

支離多病歎衰顏賴得一作羣居一笑歡人老思家

甚年少身閑泥酒過春寒來時御柳一作天街凍歸

去梨花禁禦殘縱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

一作朝頓漢畫空恨
空欲持春恨託飛翰

春雪 一本上句
和聖俞字

逗曉一作風聲惡寒簾雪勢斜應憐未歸客故勒欲

開花病思寒添睡春愁夢在家誰能慰寂寞惟有酒

如霞

和梅公儀嘗茶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摘處兩旗香可
愛貢來雙鳳品尤精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
解醒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洒有餘清

和較藝書事一作奉答高
玉再示之作

相隨懷詔下天關一鎖南宮隔幾旬玉塵清談消永
日金鑄美酒惜餘春杯盤錫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
雨新猶是人間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頻

和戲答公儀贈白
白字無鵬

梅公憐我髭如雪贈以雙禽一作意有云但見尋常
思白兔便疑不解醉紅裙吟齋雖喜留閑客野性寧
忘在嶺雲我有銅臺方尺瓦慙非玉案欲酬君

再和用其韻一作林韻
再答公儀白鵬

佳詵能令百事忘豈惟閑伴倒餘缸珍奇來自海千
里皎潔明如壁一雙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
紗窻蠻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兩

簷瓦蕭蕭雨勢踈寂寥官舍與君俱身遭鎖閉如鸚
鵡病識陰晴似鷓鴣年少自愁花爛熳春寒偏著老
肌膚莫嫌來往傳詩句不爾須當泥酒壺

出省有日書事

凌晨小雨壓塵輕閑憶登高望禁城樹色連雲春決
泮風光著草日晴明看榆吐莢驚將落見鷓移巢忽
已成誰向兒童報歸日為翁寒食少一作留錫

和一本有較藝將畢

槐柳來時綠未勻
開門節物一番新
踏青寒食追遊騎
賜火清明忝侍臣
拂面蜘蛛占喜事
入簾蝴蝶報家人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用其韻一作和

衡鑿慙叨選英豪
此所鍾古今參雅鄭
善惡雜臯共揮翰
飄飄思懷奇落落
曾披文驚可畏奏下始開封

三廡

和出省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卷子奏上字號

僮奴一作被莫相催待報
霜臺御史來晴陌
便當馳譽朝野人
言慶得才共向舟
塢侍一作臨選莫驚鱗
鬣化風雷

居士集卷第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宗本作某情謹

伏惟俯賜采覽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宗本作某落伏蒙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宗本作某落伏蒙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宗本作某落伏蒙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宗本作某落伏蒙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宗本作某落伏蒙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宗本作某落伏蒙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宗本作某落伏蒙

答杜相公惠詩宗本作某落伏蒙

右詩序定本雖從簡然公舊語不可不存

酬張判官泛溪一作示泛

贈歐世英之才美一作才美

手植雙柳從老一作徒

憶幽谷寫取一作去

和韓學士誰能一作當

題滑州溪園遙知一作君

奉使道中地里一作理

又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朱愜一作珠

和出省聯騎一作連騎

居士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十二

詩五十五首

送鄭華先輩賜第南歸一本注華以累舉年老恩賜出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

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

楚帆試問塵埃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作六一

時會堂二首遺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

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嘗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先春自探兩旗開誰

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鑿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

春貢亭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

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

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丘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一作從綵旗行。喜聞車馬人同樂，慣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骨春叢。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鑰一作入斷人聲樓閣，一作沉沉夜氣生。獨直偏知宮漏永，稍寒尤一作覺玉堂清。霜雲映月鱗鱗色，風葉飛空撼撼鳴。大馬力疲思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一作繁羨君風力有餘。開漁樵人樂江湖外，一作談笑詩成罇俎間。日暖梨花催美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一作雖然不莫惜新篇屢往還。一作應有新篇慰病顏。

送沈學士知常州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輪東下入秋濤。江晴風暖旌旗颺，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罷纈紅袖飲方豪。平生粗得為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搔。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

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

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雋寮。古屋醉吟燈豔豔，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顧我心情又非昨，祇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一作老速，物意逐時新。賞酒閑邀客，披裘共一作探春。猶能自一作勉，強顧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

仁

閨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凌鑠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動，冰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憐身事一漁舠。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為病侵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似澗。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凝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凜冽春寒氣尚驕。攝事初欣迎社

驚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鸞壺舌
漸調興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一作暫無悽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
返翠崖遺迹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
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一作春
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霜後草嫩一作十
分金卷荷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閣老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莓苔生壁圖書
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雖能陪笑語老年其實厭
追隨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嘉祐四年御史進士時詳
定卷子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官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畝新蜂窠滿房花結
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鞦韆紅牡丹洛中花之
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
署一作君王殿後見鞦韆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用其韻時在崇政
殿後詳定幕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綠萼憶來時見桃著子
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類
髮皆黑顏容如
時折腰聊為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
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
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一作青苔點點
房
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
日靜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椹鳥啁啾鳳城綠樹知多
少何處飛來黃栗留田家謂麥熟時鳴者
為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
恥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為醉一作酒別還家何
以慰親權自慙知子不一作未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開見初一作初見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

憲軒惜不搖嘉樹衝宜走畫轅寒欺白酒嫩一作老愛紫貂溫遠靄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鶻鳳語翁

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歡賴酒一作樽稍晴春意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用其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臥直廬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嚮學今為盛優賢古莫如靚深嚴禁署一作閣宴樂

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

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訝詩唐李杜言語漢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鹽煩刻畫寒谷借

吹虛朋友飛雖驚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効安得遂

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歸歟引綬誇民吏椎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

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與未窮年少曾為洛陽

客眼明重見魏家紅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為白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闕晨霞一作九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

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國景徘徊自慙擊壤音多野帝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錫粥冷清香但愛蠟煙新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花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臯門路寢閤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浹根莖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飫一作集羣英論道皇墳奧貽謀一作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戩金灑落拜賜玉鏘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開

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 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
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思未報清血但沈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
筆侍臣新和栢梁篇衣冠心見藏原廟蕭一作鼓愁
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畫翼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
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栢自
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六龍白日乘雲
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
處今日龍輻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牆金鼎藥成龍已
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
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

坐惟應覓夢到鈞天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法然有感

琳闕岩岩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
殿水闌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
燈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歸然

夜宿中書東閣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
星空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
危百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京本作運使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
井舳舻銜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翻白
鷺濤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闕闕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
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
丰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駝
褐小雨班班作鷺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作

計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
聞鷲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脉未抽春寒慄慄作春愁却思綠葉清陰
下來此曾聞黃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
得齒牙浮動鬢蒼浪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
鬢君謨今已白刀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此
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 一作齋夕感事

齋宮岑寂偶偷閑猶覺閑中興未闌美酒清香銷晝
景冷風殘雪作春寒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盍
掛冠誰為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踈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
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駕兼鷲野性終存鹿
與麋笑殺汝陰常處士

鷄

集禧謝雨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卧聽竹屋蕭蕭
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黃道日街闌綠槐風
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戴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
自愧陪羣彦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祿歲晚歎衰翁
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梁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綠苔人迹少黃葉雨聲多
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瑤圖新嗣聖玉塞久包戈
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

感

行殿我我出綠槐琳房芝闕聳一作崔嵬管絃飄落
人問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
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鍼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居士集卷第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兼簡子華景仁相伴一作相連

奉酬長文出城鷺篋一作篋莫嫌一作其懷無膠一作膠

寄劉舍人笑語一作笑語

扣江鄰幾桃花歸後一作去

景靈宮致齋石本序云某落景靈致齋書事奉禮審官糾察太學史院五君子狀惟來覽其上

和武平蔡直書懷躊躇一作踟躕

早朝感事石本一作奉

居士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點誦聖俞詩有感一作偶題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酒醒一作醉人間萬事空蘇梅

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一作憫翁一作病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

鈎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段明

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閤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

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

感事悲雙鬢包羞一作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類

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

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氍。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令傳。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露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樽留客史一作仗君醉，玉塵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水碧漪漣。政成事簡何為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官嚴大饗，吉土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冊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已宴

一兩初消九陌塵，乘蘭修楔及芳辰。思深始錫龍池宴，節正須一作知鳳曆新。是歲始頒明天新紅琥珀傳盃漱醴碧，琉璃瑩水滌滄上。林未放花齋發，留待

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初逢楔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雙鬢惜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詩一本有集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為白髮翁。卧讀楊蟠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尚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旆俄驚一作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一作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碑本院

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難留醉，客鳴機織墨蹟芋偏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一作元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榮禮數優。棠一作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 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人成荒賢路胡為此生妨病骨瘦使花藥

暖嘉祐八年于闐國王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

不滅于闐所獻花葉布素朋絮白如凝脂而禦風甚溫

獨也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嘗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

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錄事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

一合史恩余上命賜余酒一瓶

寫因史為不易遂有此賜然自後月一號弓但灑孤臣

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

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

方慶逢千載俄驚過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

仗動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興隆學校皇家

鼎忽遺弓霜清日薄蕭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

衛猶疑五載欲時巡觚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臥

石麟白首舊臣瞻晝晏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

雪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塵閑揮白

日長豫約詩一作書簡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為州身行南鴈不到

處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為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

賢侯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絕

黃栗留鳴桑甚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

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食國籠一生憂患損天真潁人莫恠歸來

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

寐此時才得少踟躕余時將赴亳社恩許在道遇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

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

歲豐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僊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頽毫相望學未夾吾州仍得治仙鄉夢回枕上黃梁
熟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詩敵力
難當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彙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來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
實磊落韓嫣黃金九聊効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
琅玕嗟予久苦相如渴却憶冰梨慰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當天地中閨君仍在最高峯山藏六月陰崖
雪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
相逢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堯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豪實園林
熟一作一本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畝興闌吾
欲反耕桑若無頽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作思穎寄中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疎穎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為閑處
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

鹿車沉一作幸有西鄰隱君子輕裘短一作披笠伴春

鋤常也

渦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
足却來閑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鷓鴣日出林光
動野闊風搖麥浪寒漸暖綠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
勝繁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宮燒香

清晨琳闕聳巒岷弭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
裊畫廊行處佩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
瓦寒我是蓬萊宮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
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齊養丹道士顏如
玉愛酒山公醉似泥不惜藥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
來棲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藥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齡
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髮方一作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
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
贈黃道士詩并感作三絕見索拙句輒為四

韻奉酬

能茶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
鶴謫仙今已捨黃泉古來豪傑皆知此誰拂塵埃為
惘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後一首五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驪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
角雞鳴蒼一作海浴朝暾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

膠一作歲已昏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痛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晚歲三齊舊富閑人行乘下路日

上一作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穎

夢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

雙流水南洋北洋河也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面山州城四面
東西二面山並連此亭高盡見之解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
顏穎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為外
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
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道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
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穎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

為愛南山紫翠峯偶來仍值雪初融自嫌前引朱衣
吏不稱閑行白髮翁向老光陰雙轉數此身天地一
飄蓬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一作雪

臘雪初銷一作融上古臺桑郊向日綠旗開山橫南陌
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
使壯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鷓鴣聲樂天寒鴈過稀

跨鞍驚髀骨數帶減罽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
徑牢落生涯泥一杯頽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
歸來自媿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開晴明風日家家
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
頽顏惟慙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富相公別亭

截薛高亭古澗隈偶携嘉客共一作徘徊席間風起
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廷元老今華泉落
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崦過春開一作新雨亂泉連石
麇麇一作林間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橫琴銷永
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
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歎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

驚喬木成陰百轉駑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
耕史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一本此篇已下徐嗣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
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勸
元勳不須投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畫錦堂

昔憇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數人非隨車仍是為霖
雨被袞何如衣錦歸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
靜每來臨水詵游儻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
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
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公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

老者事白日自為閩人長祿厚豈惟慙飽食俸餘仍
一作買輕裝君息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頽水傍

留題南樓二絕一本前一首題作偶言

偷得青州一歲閑四時一作素頭終日面孱顏須知我是
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公退留賓誇酒
美睡餘歌枕看山橫

答和王宣徽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怪我瞠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令萬物
遂無能擬乞一身閑花前獨酌罇前月准上扁舟枕
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答和呂侍讀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轡笑談二紀思如
昨名望三朝老更專野徑冷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
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鐏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為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罇俎
樂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
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髡兩鬢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
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駉驥已嗟埋玉向
蓬蒿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頽水新居
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一作鷄敢言家
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吹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
効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瘡渴陶令猶能一
醉眠材薄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居士集卷第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寄題沙溪寶積院寶積去沙溪十五里詩刻猶在
而諸本皆作寶錫今兩存之

永厚陵祝歌辭前有引狀朝佐攷公家定本如謝
賜飛白詩引狀皆載別卷今編入外集第五卷此
不重出

想本惟亭亭作高
亭餘並同正文

頽唱一作西和東頽一作西何為樂一作多

靈駕一作元後引挽歌一作元元一作先

郡齋書事一作秋秋熟一作秋色

書懷春鋤一作春

表海亭一作亭亭一作亭

居士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十五

賦五首雜文五首附

黃楊樹子賦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藏韃近日的皪一作灼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箭鬱以含霧一作露

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栢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瀆激澗斷無路林高曠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有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一作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實穴風吹陰崖雪積唵山鳥之朝啣裊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核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以靜而求觀一作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藹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噓噓非管冷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凄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冀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除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蟬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蛇女語鸚鵡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哢古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為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作無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而一一作不一作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

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一作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一作一本賦後有跋云予四學書起作一作之不去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作無方字墨蹟止一作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一作而風至其觸於一作於無物也縱縱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一作聲字一作無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月一作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一作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膚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蔥籠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一作葉字一作無乃其一一作無氣之餘

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
 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墨蹟有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
 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一有無情有時一有飄零人為動物惟物
 之靈一作人為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
 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能一有及憂其智之
 所不能一有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一作黝然
 黑者為星星奈何以一無非金石之質一有欲與草
 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
 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一作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 和劉原文件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陰白雲之搖曳
 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
 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
 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
 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闔闔之清風飲黃流一作之
 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
 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一作
 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

冰之所聚鬼方窮髮一作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
 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
 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
 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
 空廬之湫早兮甚龜蝸之踞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
 壁蝸伺余之入屋一作蝸蝨幸余之虛坐賴有客之
 哀余兮贈端石與斲竹得飽食以安一作寢兮瑩枕
 冰而簞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
 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
 蚩之利觜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
 爾欲易盈杯孟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
 若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
 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
 若乃華棟廣厦珍簾方牀炎風之煥夏日之長神昏
 氣蹙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耗兩目其茫洋惟高
 枕之一覺冀煩敵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
 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眶目欲
 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

公於髡髮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
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
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
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
也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
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一
有露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
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
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
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
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罍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
端而窺覷至於大哉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
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
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
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
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
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
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吟 并序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一作醉翁亭於滁太常博士沈遵有
字者好奇之士也聞而一作止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
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林字余奉使契丹沈
君子一作會余有於字一思冀之間夜闌酒半四字無此
接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為之辭以贈遠一作
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一作翁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
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
出遊其蹊啾嚶啁啾於翁前兮醉而字不知有心不
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
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
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
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并序一本題上云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
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
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既聞江湖海
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
其行也一本無為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極道
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香噴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鏡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字無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雖離，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兮，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丹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嶢嶢兮橫一作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兮，今子其往兮誰從。其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喬一作松之翁，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為老乎山。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三其

雜說三首 一有并序二字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一作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若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

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疆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首篇

居士集卷第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楊樹子賦多黃楊樹子字無瀆激作瀆激

鳴蟬賦嶢嶢作嶢嶢

病暑賦又如一作空廬空廬

憎蒼蠅賦Y鬚一作

醉翁吟序作醉翁吟作鳥

雜說第三任矣此下字學也此上有於字

居士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十六

論三首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一作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為一篇一作卷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為偽梁為此字無偽則史不宜為帝紀有本後唐之事當編到唐史為一書或比而一作亦無二漢雖為前後二十二字一前一作先而則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為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一有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而恠仲尼嘗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

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為正月一有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為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為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于建元遂名年以為號由是而後用夏正其後遠不復改十五字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為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真偽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白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代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代議者獨以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

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其一作可疑之際又

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

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被則推其統曰

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

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

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揀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

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

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

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恠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

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作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

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閔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一作文事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取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無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

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
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
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至千
愍懷之間晉如綏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
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
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
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
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
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
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
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
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
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
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
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
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
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
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
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
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

爲魏說者不過曰一作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
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
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
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
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晉宋而
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
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
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
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充駿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
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
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
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
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
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
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
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
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
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
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
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

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居士集卷第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攷正統論初有原正統明正統秦魏東晉後

魏梁論凡七篇又有正統後論二篇或問一篇魏

梁解一篇正統辨二篇當編定居士集時刪原正

統等論為上下篇而繼以或問魏梁解魏梁解在第十七卷

中餘篇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正統序論

以謂正統度曆文辨統字下有者字

正統論下

秦起夷狄夷一作戎符生皆當作符姓也

或問益之

有以字

居士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第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感而有力量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軌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弦笙一作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
 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
 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
 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
 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者字有也故
 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
 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
 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
 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
 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嗇嗚呼何其備
 也蓋舜二字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
 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
 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
 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
 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字有樂而趣
 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
 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
 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
 勉彊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

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
 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甚起其後所
 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
 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
 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
 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六字無此方鼓
 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
 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
 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
 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
 排之一甚也七字夫千歲之患偏於天下豈一人
 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
 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
 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
 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字有息比所謂修其本以勝之
 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
 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
 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此一字無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

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孰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不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蘇之治水也郭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欽也奚必曰火其書

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居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鄩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備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恠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

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故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資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執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 在諫院進一本以論為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

兄弟一作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以字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

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
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
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
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
人雖多而不猷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
鑒矣一作朋

魏梁解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不黜魏而辨不爲僞議者或
非予一作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弒之惡
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
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
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
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
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
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
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
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
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
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
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

得而掩耳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則人之爲惡者庶
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
也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
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蓋以人爲可欺與夫
幸人不知而可掩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
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掩也就使四君
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
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一作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
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掩也如
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掩其惡者
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
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
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
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
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
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
是也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
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

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速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偏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彊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

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祿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內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子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

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惑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軌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抗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頰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頰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遠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蘭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蘭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

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居士集卷第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佐攷本論初有中下篇此卷所載即中下二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本論上王政闕闕闕一作者洽耳聞目見無非仁

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一無此十七字其為一作為莫知所

趣一作趣操戈而逐之一作以

本論下蓋歎一作傷亦有可以惑人者一作亦有所畏

明黨論而已二字一作其紂有臣紂一作交以辨君子以字下一

魏梁斛不黜一作絕

居士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十八

經旨十一首附一首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

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此字無也易者文王之作

也其書則六此字無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

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

一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

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

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

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

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為卦文起於奇耦

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

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

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一作筮孔

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

占一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

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

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

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
六爻之文占辭也一作文王之大衍之數占法也自
皆一作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
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
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
占一作筮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
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
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此字無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
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
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
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
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
大儒君子而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
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
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
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
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
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
曲學之士喜為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

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
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
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
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
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
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
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
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一字
或問一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
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為二
掛一揲四歸奇再扞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
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
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
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
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
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古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
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
也矧占之而不効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
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
而雖繫辭之疵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

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兼知掛扚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九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丘氏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

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此字無新奇多有一作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感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數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

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

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廢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實一作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

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悔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遠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一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

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今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執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下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

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下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有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有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

也此字無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恠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

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
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
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
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之所以然也以
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
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
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
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
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
則安知竹之不知也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
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
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
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
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
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
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
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
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居士集卷第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初公作易或問三篇第二篇論卦爻象象其後刪
去別作一篇論繫辭此卷所載是也元論卦爻象
象一篇諸本皆不載恐遂棄遺今編入外集第十

卷

明用無首無當作

春秋論下而嘗藥之事而一作又

居士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
宸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
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
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
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
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
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邁家艱閔余哀荒俯
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
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彌
年荐承諄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
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
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
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
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
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
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
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
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
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
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
並修厥官紂乃非違先以正而為率勉夫怠墮惟其
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
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
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
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
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
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
在國家之撫御固靡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
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
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

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真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内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器于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樞前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頊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

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固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違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思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顛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為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頊誠懼誠林稽首再拜謹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皆任叅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
元又有濮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濮議更不重出

聽政詔候一作俟

刪文司徒二字上
有攝字

居士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

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實以武顯於梁晉
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
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
城為濟州閻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
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
習子史為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
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為人狀兒竒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
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
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
堂號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
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語音鬯然殿中皆聳動太宗竒之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一有遷殿中丞知
均州一作鄆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
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為新附之邦乃
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
知婺州五代
之際江海之間分為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

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為臣屬之邦然闕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為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一作就道已而疾病一作華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一有闕字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

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詞曰

閻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鄉一作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并序

穎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

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
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
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
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
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
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
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
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
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三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
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
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
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
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
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
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
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

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
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
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
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
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仁足以
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信于人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
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其一作患屏息
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
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
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朝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
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
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
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
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
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
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叅知政
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
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
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
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

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勸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一本有歲以為常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諠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副使無副字一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清肅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

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寶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

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
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
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
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
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
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
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
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
人一無字及第第一無字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
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蹶躄不安求去秦公
笑曰此學一作兒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
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
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
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一無時嗚呼可
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
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齋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

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
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
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戒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陳州一有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

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

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

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

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

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

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

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

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

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

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

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

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

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

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

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

反河西上復召相且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

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

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

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

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

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

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

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魯胡

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

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

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

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

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虜使往築

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

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

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失計乃引去於

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

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大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孰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華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

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覺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一有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一作坤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一作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
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
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子治公拜稽首茲惟
難一作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
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
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居士集卷第二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
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
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
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
論遂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閻景祐中
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
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
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

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
公為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
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
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
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
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
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為然從歐陽公辯
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勦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
允曰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
恨之故今羅氏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
公亦罷六字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
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
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
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衆而載堯夫所改如
此陳無已談叢叙二公曲折未必盡然呂公薨范
公雖有祭文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平
無已謂歸重而自訟過矣

文惠公碑棄官此下一

文正公碑來臣

來一

當作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一

碑銘四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有大

志以名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

八年始一有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

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

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祕書丞為

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時舊思多不法

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

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

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

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公既繩其大而人

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

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姓一作交結權貴又有恃其

聲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敢犯公法

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諸豪乃懼史之所能

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為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

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

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

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

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

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

恩德許遷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如此

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

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

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京西轉

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

潘惟岳一作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可字有以

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

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

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

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

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一事有而兵多勢重非易可

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

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公度言終不合

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

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

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

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
 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
 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日字誤入添
 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
 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
 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
 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
 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
 人曰某字一本曰某二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
 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
 改葬龍治一作鄉之源一作頭慶曆六年夏其孫肇
 稱其父命以一有公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
 曾氏始出於鄩鄩為妣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
 之際莒滅鄩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
 自鄩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為曾
 氏而蒞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
 餘歲而至於公一作千有餘歲夫晦顯常相反一作
 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
 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
 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

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
 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無一本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
 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
 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有將特詳焉所以
 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有若蒼龜
 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
 議一作論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
 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有
 仕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
 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
 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
 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
 餘年王氏更四世一作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
 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
 朋友樂施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

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不可

字奪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

子弟錢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

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

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之賜某厚矣聞者為

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

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

歎息或終日不食若一本有語于人口善人因數劇飲

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

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

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

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

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

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

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

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

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

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一本公

以相殺兼其財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

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

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

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密卒用公言一作為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泰一作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

治一作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

吾以術陰字有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

真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

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太

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

歐陽文忠公文集 卷二十一

一七七

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

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

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

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是歲天子開天章閣

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作是時天

進用范公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

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

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

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

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

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

一作有所為其一本而任之大用豈其不欲空言而已

一本已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四十有五官至度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以遺子孫止一作長存銘

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

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作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

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

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

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

中書令其為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

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鎮安又追封冀國公惟冀

國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

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

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儔德偉望顯于朝

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

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

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

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

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

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

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天一本有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選字有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為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甲子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作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瑾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璣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瑛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遠矣程侯顯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昞裔孫仕于陳李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執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於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為之銘臣脩

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奉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答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

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無滿歲罷不然被謗識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有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直有學士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

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

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遷而至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聚折之其語

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

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

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

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

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官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

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

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

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

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

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

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

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數一作出兵夏人以為

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

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閏三

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

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翁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貳仟壹伯賜號推誠保德

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國夫人子男四人

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
 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
 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
 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
 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
 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
 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
 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
 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
 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
 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
 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
 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
 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問息近藩
 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
 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冀國程公神道碑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
朝位考是時未置三少雖有太子少師乃非一品
 今諸本皆作少師當是筆誤合作太師羅本尚書
 下有令字今從之
 程文簡公神道碑除中丞日丞相張文節公當執
 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朝位按文簡兩為中丞其初
 在天聖五年九月時文節為集賢相實當筆明年
 三月文節薨後數年當明道二年十月文簡方再
 守中丞諸本誤載文節之言於再除之後惟羅氏
 本移附初除之下今從之又諸本作至和三年閏
 三月薨惟羅氏本作嘉祐元年朝位按仁宗實錄
 至和三年九月下詔改嘉祐元年則閏三月固宜
 繫之至和但史官例書新元則至和合盡二年羅
 氏本亦有所據

議大夫白公碑遣使者一有十萬一作數某日卒一本

十日再遷一作龍治鄉治也

待制王公入為二字一作之時獨三字一作近寬二字

勝字一有曾祖諱徹祖諱祐考諱旭公以慶曆五年七

月二十六日卒書一本所

冀國程公碑公諱元白祖諱新考諱贊明一本再世

累世一作

程文簡公碑父之一一作命置置一被貶斥已而一有來

降者乎一無堡塞一作猶上書言一有廣平郡脫開國

字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有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
戶食實封六十五百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
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
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
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
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

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平一作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叅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父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矣必久其官而一無眾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告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

允初遣使者召之之字無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焚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官

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勅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
 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
 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
 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
 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少一作傳韓億次適兵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者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公事寡
 嫂謹與其弟旭相相一無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
 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作
 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大作威為懼其
 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
 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
 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
 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
 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
 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
 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
 其可紀者輒聲聲一無為銘詩昭示後世四一無上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賞罰功當
 罪明相所一作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
 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
 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
 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
 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
 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太醫朝夕往視有司
 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
 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

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儔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導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寢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始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與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無字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

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閱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公一作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

一作或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巳之女次孟氏也田貞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也田貞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有鳴呼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子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子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子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卑子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誤誤又注悞字云上同禮部韻始以誤為謬以悞為欺居士集第二卷鎮陽讀書詩云悞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悞字蓋以悞悞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勅書洙於字學最精其書悞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當以碑為正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子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臧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

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殿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

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贈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

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將國公祖諱玄追封邗一作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追封魯國公諱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

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為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側

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䟽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茲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比邊議未決公獨以謂

中國戢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一本作領軍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䟽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

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懷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思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作本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判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

負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有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馬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詔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詔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武恭公碑 河南密此下一過險一作號其軍一作

余襄公碑 曾祖諱從祖諱榮父諱慶一本兵馬鈐轄

某衛將軍一作嘉之喜一作廣東西一作廣入海一作

太常寺太祝一作大評事皆適士族一作長通職方負

電四員外郎孫祥次適福州觀察支使周熊次適
書省校書郎章博裕次適越州上虞縣主簿張元諱
一尚孫男四人隆太常寺奉禮郎嗣昌皆大理評事
加詩三刻時

京夫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一作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毋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一有皇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

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二字無河東陝西之民得鄉

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選稱官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及間而可不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

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得字難

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于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也田負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化基為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二字無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二字無吏部考此字無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

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使粟以貸民且曰凶豐

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度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

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諸州後歲

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度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

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

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墮其居若不可

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府未行契丹兵指邢

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二無趙守

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

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

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

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

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

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

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馬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官至尚書也

田貞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既

其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

既不能祠君子一作漢之一無旁而其墓幸在其縣

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

刻石于隴以永君之揚一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

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

內殿崇班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

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

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

請曰銘之藏誠一作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

于隴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

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

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

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

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

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

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

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

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

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先裕嘗為應山

今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賑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官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士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

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蒧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叅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一作較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豈父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

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聘者
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
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
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
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
不自勉或死而泯沒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
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
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
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喪贈之寵以
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
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乃遷
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合母宋氏京兆一作
宋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
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
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子與君遊
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
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
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
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
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
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
州正平人也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
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
厚孝謹多材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
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為
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
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
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為強起就職居頃
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
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
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
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
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
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
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
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

守是州子薛氏婿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為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息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間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脩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無一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

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一作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塋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一作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

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名一無山水竹林卷一作茂樹奇花俸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一作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有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

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知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殲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處士墓表羅氏本葬安陸蔽山之原譜本以陸為陵朝位按安州安陸郡其倚郭有安陸縣應山乃鄰邑今從羅本

石曼卿墓表然好一無

連處士墓表連處士此下

張也田墓表幸其疾有特字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清原鄉作源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皋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為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紵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止有不母為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讀十三年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湖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殲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

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此無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為君立生祠如皋民不農桑以鹽為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為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皋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為御史會君卒

君平生所為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鍊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為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竇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一作年九月庚申公鍊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無上字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錢姓出陸終蓋顛頊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久而以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抗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竇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執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

母喪與其兄某第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通州水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

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為泰州如阜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宇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過之一無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試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

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瓏之植碑本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作本有字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常常求其死也回顛乳者劍一作地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

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英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異國太夫人皇
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
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
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
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
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
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
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
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
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
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實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
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
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瑞州遷太常
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

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
編校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
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
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
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
學校東南多學者而胡抗尤盛君居抗學為教授以
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
所成就其後天子憲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
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
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
剡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
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
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
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
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
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
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
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
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
州殺將吏有眾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

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
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
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
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
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
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
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
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
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
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
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宋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嘗
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
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
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
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
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
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
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
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儕皆舉進士

曰思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
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
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因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
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
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
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周君墓表諸本皆作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朝
佐竊謂篤行君子正賴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
字鄉里乃為考春陵志悉書之

錢君墓表 悉求一作賢行

唐君墓表 父諱謂一作賢行

胡先生墓表 景祐明道一作明道於京師

瀧岡阡表 吾始石本

丁君墓表 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也一作已曾祖諱輝祖

諱諒父諱東之一本此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第二十六

墓誌四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
 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此字無科能字有以
 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
 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
 於河南今為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
 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
 垣主簿遷汝州梁縣一有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
 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
 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
 葉鄭州之滎陽縣一有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
 州皆有政能一作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
 冠得疾一有及發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
 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
 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相冲淑沂冰
 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
 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
 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

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
 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
 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
 思一作歿也見解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
 夫一有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
 久空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
 孰當其與在子與孫子一作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
 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
 管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
 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
 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
 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
 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
 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

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鄞其年十一月已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歿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

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此字無求上旨多字有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衰如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實寧于京召師以使南歸三年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識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

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為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負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一有起子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劫列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拂纓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槩無新衣然平生有一好施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宗族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能乃不假其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使公之事

凡多賦繁于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月極其封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服海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州葬其
嗣子某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

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

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莚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頷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

以闕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寬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蒲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蒲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

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謙食公為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墮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因圍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開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許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思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蓬蒙之

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

以後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叅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一作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叅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
 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
 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
 第為濰州司理叅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
 叅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
 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
 君始為辭章舉進士官雖早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
 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
 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為吏所至有能名京
 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
 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為言詔書褒美在閬州
 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為博士時其弟愈猶
 為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
 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
 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
 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為恨已而其子唐
 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
 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
 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

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為秘
 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
 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
 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
 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為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
 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熙寧三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 采陽此下一有及寢一作朱生公一作朱公

善此下

謝公墓銘 終始一作

鮮簡肅公墓銘 後世譏我一作譏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一云行給事中如新州上柱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

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

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

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無

此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

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無此望

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

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

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

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

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

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

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廡中一見

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

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

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

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

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

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

靈州沒于賊召遷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

事一有使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

出師公請出有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

知又師才可論傳潘楊瓊敗績當誅一有而田紹

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

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可者

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因而朝廷以兩鎮授

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

字三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

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

浙轉運一有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

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

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人奔喪

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

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

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可出兵無沙行之

阻而能徑八字無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

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

支負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負外郎知壽

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

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

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

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

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

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

于官公好學有文尤五字無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

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

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

於集賢一作始復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

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

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

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

有八以終二字無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

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

丞次曰寶臣皆一字無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

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

子贈賻優恤二字無加一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

寺丞明年八一作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

原一作葬于宣州銘曰

士之所難有藹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

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

尚書都官負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

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一作蘭陵

字蕭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

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脩為叔父脩不幸幼孤依

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

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

知太夫人言為悲一作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

家江南偽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

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

以歿公一作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闕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

博士尚書也田都官二負外部享年七十有九最後
 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
 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
 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
 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
 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
 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
 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維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也
 田負外部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
 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欽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子
 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
 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
 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
 門其准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
 決者三十六人有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
 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出有官為
 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
 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
 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
 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為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

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
 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
 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從公
 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
 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債春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歸于明通退而無
 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
 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
 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
 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
 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
 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
 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
 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
 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
 墓誌銘起代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

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
 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貨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
 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貨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
 為政其利可以賙天下貨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
 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
 馬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
 其民曰令欲為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
 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
 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
 曰使我為令脊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
 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
 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為諸縣最歷
 警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接
 田者言早不為文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
 穎州司法叅軍州民藥氏為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
 矢為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
 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
 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
 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
 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賙人緩急而為性寬靜沈默一有及於史事取左
 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
 為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
 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人一一無卒
 子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
 蔣成鄉栢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壁右侍禁
 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
 班殿直次拱巳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
 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欽州司戶叅
 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
 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
 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
 得備負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
 後世徒見王氏之典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
 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貨施德于人至公貨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
 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
 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眾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遊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於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又在於世亦不可得也一有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

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侍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也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安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有將以為侍且字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

喪惻然于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泉鄉之北原先生治春秋不感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存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恠迂百出雜偽真復生牽早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登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梅公墓銘於許一作詳見其一作其時邊將三字上一

孫先生墓銘聖既歿經更戰焚一作聖人

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